

婦女

第十四卷
第五號

中華郵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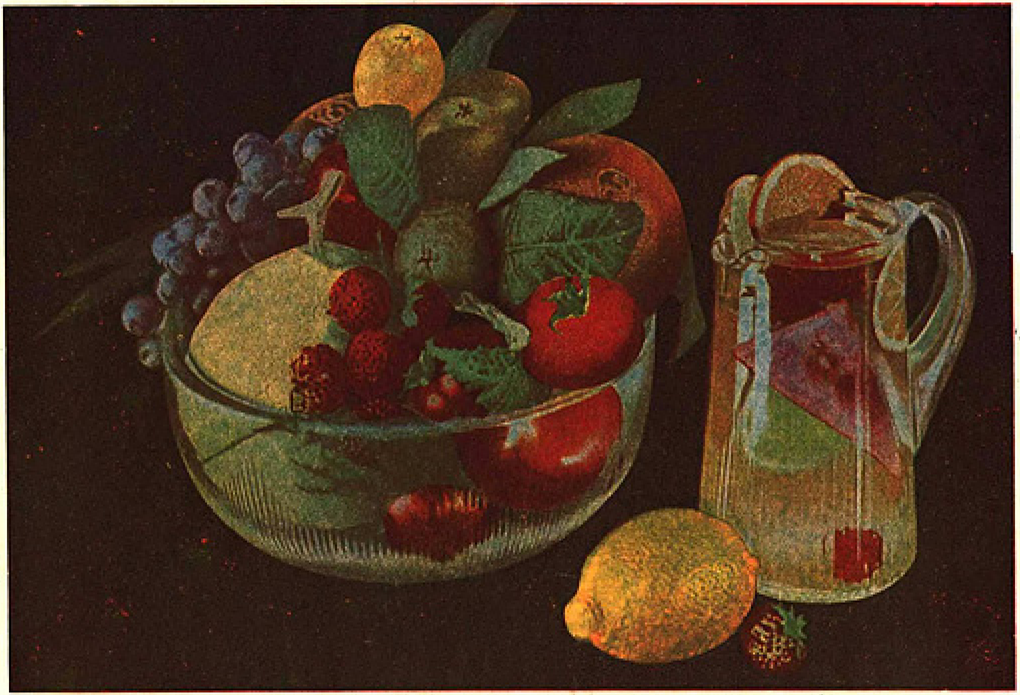
民國十七年五月

婦女雜誌社發行

THE LADIES' JOURNAL

Vol. XIV, No.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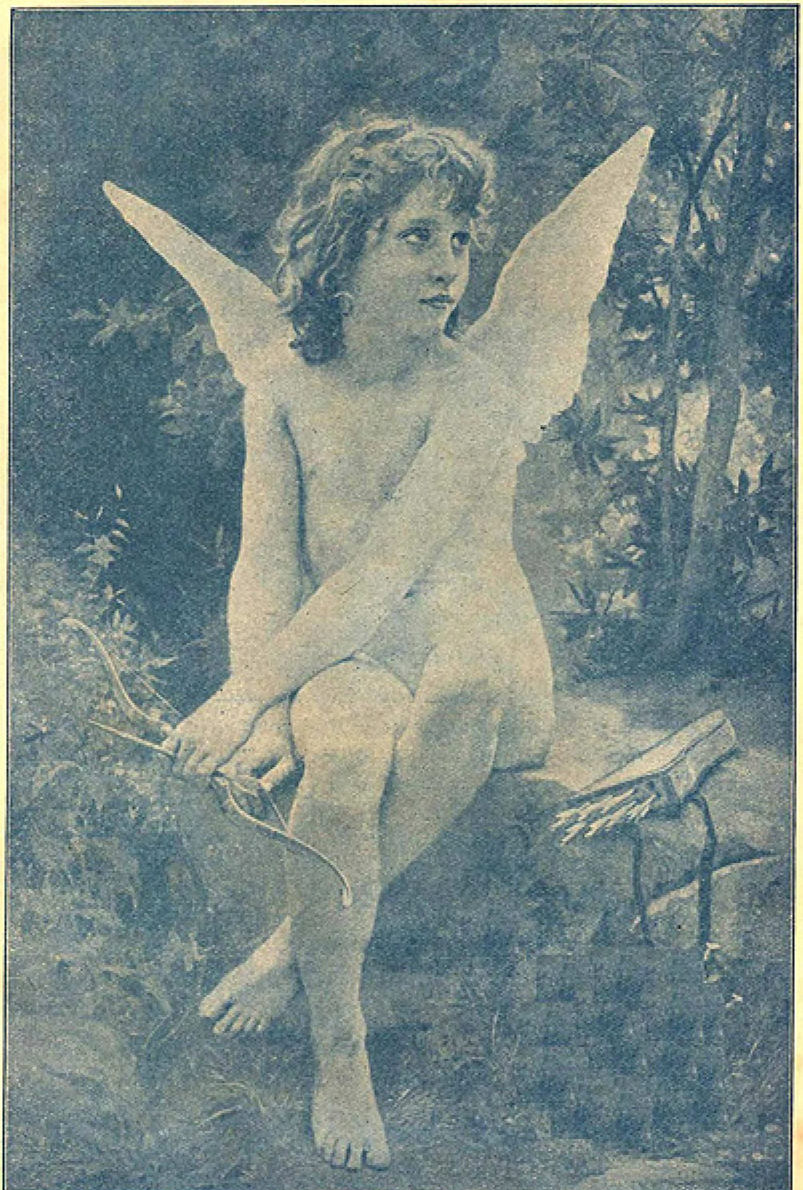
May 1st 19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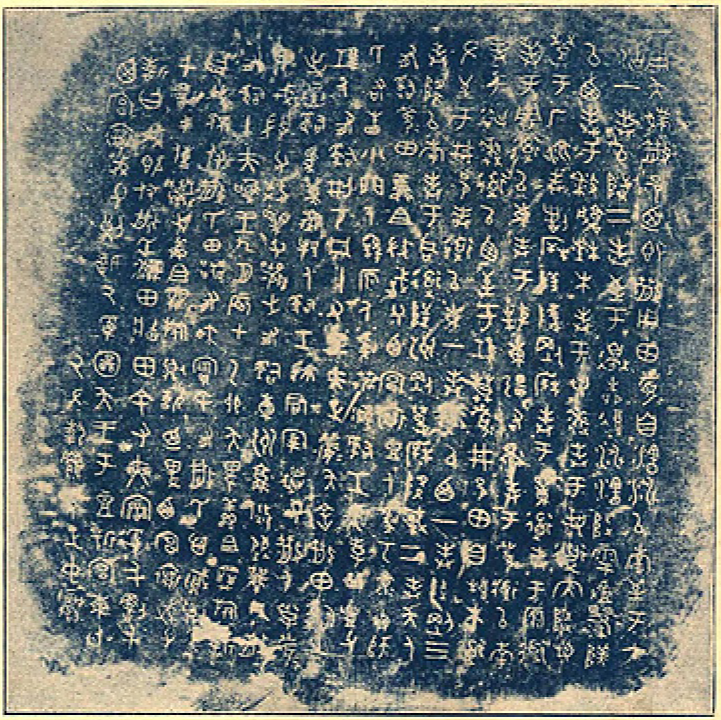
果 物

愛神（依羅司Eros）

依羅司是用一個有翅的美麗的小孩來代表的他的用具有箭與弓有時還擎了一枝火炬美麗的玫瑰皎潔的白兔雄武的雞柔和的羊是常和他同伴的還有一種傳說依羅司的眼睛是被遮蔽着的因此他盲目地射箭這也許世上多怨偶的緣故或說他的母親也是被他射傷的



散氏盤銘（下附釋文）



用大散（謂爲斷）散邑迺卽散用田眢＝自
瀘涉以南至于大沽一表（井田圖分界之木）
以陟二表至於邊柳復涉瀘陟雩𢽈遷陟以西
表于𢽈城杜木表于若邍表于若導內陟若登
于厂湶表割榛陵陵＝剛榛表于𨸏導表于原
導表于周導以東表于𣨰東彊右還表于眢＝
導以南表于𥘱邍導以西至于𢁉莫眢＝井邑
田自椰木導左至于井邑表導以東一表還以
西一表陟剛三表陟以南表于同導陟州剛登
榛陟棫二表大人有司眢＝田義祖微武父西
宮襄豆人虞丂彔（道號）貞（號知正）師
氏右相小門人䛐原人虞𦣞淮司工虎孝𦖞豐
父瑀乃有司荆丂□（卽闕字）十又五夫之
眢＝大舍散田司土必𧨵司馬𠂤卑牧人司工
驫君宰德父散人小子眢＝田戎微父效果父
䞣之有司橐州京攸從𩍲凡散有司十夫唯王
九月辰在乙卯大界義祖𤺺（人名）旅誓曰
我兓付散氏田器有爽實余有散氏心賊則爰
千罰千傳棄之義祖𤺺旅則誓迺界西宮襄武
父誓曰我兓付散氏溼田牆田余有爽𣿪爰千
罰千西宮襄武父則誓乃彔圖大王于豆新宮
東廷

乃右執豐史之中留　錄積古齋釋文

婦女

婦女雜誌第十四卷第五號目次

家庭生活中的社會問題…………徐尚木（貳）
經濟壓迫下的女性…………陳東原（壹〇）
女子的大學教育問題…………徐廈才（壹貳）
勞工界的慈母…………林紹昌（貳貳）
□飯後爲什麼不可多飲茶…………頌（貳壹）
□河豚的毒…………頌（貳壹）

甲種徵文當題　妹妹的小朋友
一個人仔出來啦…………馬益堅（貳伍）
你們相親相愛吧…………鄧炎漢（貳柒）
孩子時代的春光…………涓涓（貳捌）
石型之淚…………史美鈞（叁壹）
小夫婦的分離…………洪祖慶（叁肆）
我永遠替她愁着…………葛守真（叁伍）
瀰漫了悲哀…………石深（叁柒）
□穿娘（自描仕女）…………吳嘉猷（叁玖）
蕉園婦女的生活…………浚明（一）

婦女

進平的婦女……CFP（三）
女詩人魚玄機……儲禕（六）
□假造的珠寶……澂知（一二）
蚊與瘧的關係……家俊（一〇）
衣類布帛的染色法（續前）……薩本祥（一五）
□隱顯變幻的字跡……澂知（一五）
讀「生活號」後……儲禕（一九）
到美國後的感想……曉未（二四）
故鄉的端陽節……蘇德鴻（二六）
□實事的工夫（續前）……鼎乘貞（二八）
無線電最新式的天線……林履彬（二九）
象棋初步……謝俠遜（三一）
◉姊姊的未婚夫 乙文 穠雷 澂露（三三）
▲珍兒筆記中的一頁……大傳（三三）
▲他因她而愛我……君可（三四）
▲什麼時候最樂呢……王少遊（三五）
▲為什麼害羞？……廖國芳（三七）

婦女

▲以後他是少來了……童子心（三八）
▲莅的一封信……吳覲雲（三九）
▲和藹的桐哥……陳伯吹（四〇）
▲很誠實很聰明很用功讀書……鍾竹友（四二）
▲女性之敵……之芳（四三）
亞珊的言論自由……徐鶴林（1）
嘉耦怨耦（續前）……天游（13）
爲着她……光凡（21）
醫事衛生顧問……程瀚章（28）
攝影術顧問……杜就田（32）
十四卷十二月號徵文……（64）

附載

盲聾女子克勒氏自傳（續前）……高君韋（57）

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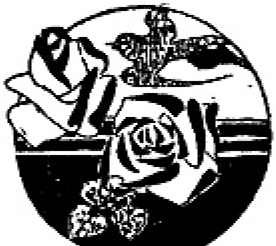
景物（三色版）
雙姊（侯羅司）
散氏盤銘（附釋文）

婦女雜誌



打檯球　　邱景梅寫

第十四卷　第五號



家庭生活中的社會問題

徐倘木譯

老早就想做這麼一篇文章了，只是時間一天一天地過去，終於沒有功夫，雖然心裏還常常懷着這個願望。偶然翻到四月號的家事學雜志 Journal of Home Economics, April, 1928，第一篇就是這麼一個題目，心裏非常歡喜。著者安樂德湯麥（Thomas D. Ellot），是美國西北大學的教授，在社會學界上還沒有什麼多大的聲望。把牠約略讀過一遍，覺得裏面還有幾處中肯的意見，而且很可以給青年人有一種偏於未來的切身問題的思考的機會；雖然是美國雜志上一篇極平常的文字，但是，還不失去一種學者的平心靜氣的態度。所以就把牠譯在這裏，也好使我自己的心懷裏輕鬆一些。

四月三十日，病後，倘木自識。

家事學者常以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看做文化團體的基本的單位。不過要知道這兩者之間，沒有一種是比較不基本些的，因爲牠們常常在自己團體內變動，或在兩個團體互有連繫之間變動的，比較慢些的變動之連繫點，我們可以叫做永久的或建設的，比較快些的，我們可以叫做暫時的或功用的，但是這種變動的事實，不能殼像看得出來的，在人類間變動的連繫點，往往爲物質的變動以及發明、發見而影響，這種影響可以引起更遠的變動，或因重新適應而阻止更遠的變動，於是問題便出來了！

、一種社會的問題，無論是在何種的情況之下，牠自身決

不能解決的。牠沒有把可以使牠自己解決的因子包含在內。一種眞確的解決，是要使包含在內面的一切分子都感到和諧。一種問題，若沒有外界進來的因子的侵犯，或羈絆在這境況內的因子不出去侵犯人家，那末，那種問題，永遠停留在不可解決的境況之下了。

美國家庭要想尋出牠們自己不能很和諧地解決自己已到了何種地步，只須從寡婦、孤兒、遺棄、離婚、分居的案件中一看家庭破裂的統計表，便很容易明白了。但這些統計還不是完全的。有許多類似家庭的型式——未結婚的父母，無兒女的父母，無家庭的夫婦，永遠不能算入這些統計之內的。這種也都是家庭的問題。並且，卽有了普通家庭的型式，倘然一個家庭的道德沒有組織好的，或者這個道德的標準是很卑下的，那末這也可以很眞確地看做是「破裂的家庭」，和那些家庭已經破裂了的一樣。自然墮落的家庭，會包括幾種破裂的因子——遺棄、離婚、私生子、犯罪者——在內。這樣的問題，確是比那種僅僅破裂的家庭格外來得悲慘，格外來得困難。

無論如何，家庭的破裂，僅是一種終止的結果，一種洪泥的沈澱，而不是一種徹底的解決。有許多家庭，無論在什麼時候，總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的過去，不要踏進眞正家庭的關係。有幾種家庭從自助的工作中建設起來，或者得着幾種私人的，弗慈善機關的幫助，鼓勵和感化。另外還有幾種在漸進的、穩健的、不好奇趨新的情況下的家庭，倒也是會走到十分墮落境界中去的。因爲他們的標準，他們的態度，他們的智慧，常常會拯拔出這種危險的境界的。無論何人，他果眞常常生活在正直的鄰人之間，一定會明白一種通常的社會經濟和家庭經濟的現象，常常成爲正負相銷的情形，很像社會救濟問題那樣重要。因而常常引起一種慈善事業的視察員或查驗委員的注意。在這種不可預算的許多問題之兩端——一端給「人類興趣」的購買力到電影院、賣笑者、跳舞場去，那一端在社會機關管理者的手裏，所得到的那種極端的情形之間，很難劃一條人工的界線。

家庭問題的發見，是在幾種組織完固家庭的先決條件上，或家庭組織以後生活的平面上所產生的種種缺點中尋出來的。這種通常的家庭生活基本的因子，可以概括如下：

一、支持完固家庭及通常生活標準之社會的組織。

二、家庭完固的先決條件：

（一）健全的遺傳（生物的基礎）

（二）個人的性格（道德的基礎）

（三）家庭的型式（婚姻，兒童，共同生活）

（四）適可的進款（經濟的基礎）

三、通常生活平面上的因子：

（一）安全（道德的，公民的，生命的，財產的）

（二）庇護

（三）健康（滋養，保溫，衞生）

（四）職業

（五）教育

（六）休閒

（七）精神的與美的表現。

在近代都市的文化裏，依靠着公衆的或私人的各種社會性組織的任務所組成的一種特殊功用更加來得重要。若家庭用牠財富和社會的生活、需要、服務隔離開來，但也離不掉是一個社會問題。無論如何，缺陷總是有缺陷的，我們不必問其爲家庭的或是社會機關的，這種事實，已經留給我們看了：社會的來源，不能滿足家庭的需要。否則倒沒有什麼問題了。進一步說：倘然我們盼望能夠影響到家庭，使牠們能夠很有策略似地去搜集、利用這種社會的來源，解決他們自己的問題，那末，我們也一定要從社會性組織的努力上幫助一部分社會化的同志。有許多家庭問題，只不過這麼的被社會所認識了：牠們是包含在家庭裏不能認識的一方面，因此，家庭的完固和永久，便不能實現了。

爲制裁問題而研究家庭，是一種有趣味的問題，爲什麼一種家庭的管理上，必定要維持一種道德的標準，去抵抗家庭生活基礎上極危險的缺點？怎樣可以去維持這一種道德的標準？我們應當對待像所謂變態的家庭一樣，用多方面的情形去研究所謂常態的家庭；而且能幫助我們得到牠們結果的人，沒有比家事學者再適當的了。

因我們分析上一種很便利的基礎，很快的會在家庭完固的每一種條件和生活標準上某一種因子之間尋出牠們最流行的缺陷來的。

遺傳　遺傳是家庭的生物的基礎。這是一個反應刺激的自然的能力。我們知道這種能力，只不過從實際的反應中得到的，但是，在實際的反應內部沒有方法可以去指明各個人能力之最充分的範圍來的。研究遺傳以爲是一種事實的預定論，這是現代通俗的生物學宣傳者最容易犯的弊病。所謂因遺傳上的缺陷，在我們知識上、技能上、以及一切可以啓發各種通常反應的方法上一樣的也有缺陷的。實際些說起來，無論如何，凡某種家庭表現的各種不同的現象，我們都認作社會問題，因爲這種不同的現象是由於遺傳——就是說，一種遺傳，像別種家庭一樣，對於任何刺激，很明顯的不能用一種通常的方法反應出來，這種情形，我們很可以看到，像大多數人身體上某種的缺陷，是很容易產生重聽、畸形、低能、神經衰弱等病態，這種使家庭完固上發生阻礙，明明是由於「遺傳性」的緣故。另一方面，結核症、生殖器病、毒癮、悲慘的殘廢、癲狂、犯罪等等，我們不能很嚴格的認作遺傳了。卽如低能，一種缺少內心的來源的病，還是用一種經濟上的判斷，比生物的判斷來得好些。（這句話似乎沒有什麼根據。譯者注）

性格　性格表示家庭生活之道德的基礎。性格是一個人的習慣、態度、對於社會環境的組織。這是前幾世紀和現在的、家庭的、社會的情境所遺傳的一種混合的結果，但也是使家庭躋於高級地位的先決的條件。並且，這性格，一定要把現代的家庭感情和家庭道德上所最需要的幾種品格，時時放在心裏，像負責；忠心；誠實等對於普通一切品格，對於克己，對於家庭生活之習慣上的規例，對於家庭本身遇着顛沛困頓的時候，這種態度尤爲重要。當一個人還在小孩子的時代，他就會規勸人家不要做不道德的事情，也會發表他對於他未來家庭的意見，他告訴你他永不願結婚，或永不願和一個沒有家事經驗的人結婚，或者他也會懊悔從前對於家庭太不負責任了，或者他也會照顧小孩起來……。倘然沒有這種特殊的態度，便會產生許多墮落的家庭來了。

最後，不看重品格，還是一種比較根本的權威問題。人民歡喜權威，但是，什麼是權威？除非他們信仰牠，否則他們也不會歡喜的。他們可尊榮的權威，有實力的權威，而不是強迫的權威或偶像的權威。當他們給人們欺騙的時候，他們會起來反抗宗教的聖經或俗尚，所以，當強迫他們實行盲目的信條的時候，他們也會起來反抗這種家庭的道德的。這是思想獨立的一小部分的明證，而一大部分還是由於一種眞正獨立的態度。

自然，這家庭應當是他自己的父母的性格和家庭生活的性格最好的練習場。倘然這個主要的功用，給人們保藏着了，那末在這個道德的問題剛剛出發的時候，那便要證明從外邊來源裏加入的幫助了。

在工業上，機器制度已把非人的物質和非人的能力經濟化了，到二十世紀，才注意到人文的來源之保藏。這在家庭不是一個同樣的問題麼？那家庭間的職務，不是漸漸機器化而沒有一致的精神的來源來保藏和調劑麼？

家庭的重心是道德。讓我提出關於家庭道德和態度上較重要的幾個問題來：

現代人選擇他的伴侶，還是要把她當作母親，還是要把她算做朋友，還是都要顧到？

現代的女兒和妻子，是否要求穿着一種適當的樸素的衣服，使她很勝利的完成她做母親的機會？

醫學永沒有想要阻止身體的成熟。兩性的衝動和煩悶，比智識的成熟來得早。在都市的迷惑與複雜，女子的自由與知識，以及晚年結婚等等很流行的個人主義之下，結婚的對像的產生是否較難？較少？或者較多？

因選擇上便利和互相了解的關係，現代都市生活是否使兩性間的熱戀太容易或太困難了？

願意回答上面一個問題的人，以爲伴侶應當先到家庭裏來給人家認識麼？

性的迷惑，是否變成爲一種暴慾的和模仿的難問題

麼？

怎樣能把結婚和撫育小孩的事件，使未婚的男女注意？他們應否注意？

家庭離開學校和訓練良好公民的機關應當多少遠？現代的父母要維持兒童們對於他們的尊嚴，應當從遺傳下來的固有的地位上想法呢？還是在兒童們最易變化現實精神的氣質之青年時代，就和他們冷淡呢？

什麼是林德才推事(Judge Lindsay)所播下的種子的真正的收穫？

被棄小孩的留養與優遇，是否能影響於家庭的道德？

家庭道德，是否太趨向於避免那些罪惡的、痛苦的、孕娠的、恥辱的、表面的感覺麼？

一種道德標準，可以使我們在實際上承認那些男子的標準高，女子的標準低，是不錯的麼？社會對於一切年齡的男女，應否試用一種一致的標準麼？

自由選擇的配偶，可以用一副的眼光，看作不正當的賣淫事業麼？

倘然是的，那末我們應當把這種危險留在罪惡、恥辱、妊娠、和痛苦裏面，可以使人們不常常碰到麼？

什麼東西，可以試驗出關於家庭的道德和不道德呢？

家庭的將來，是不是要借重道德和好尚的標準來決定呢？

對於婚姻上缺乏一種類似字數的安慰和補救，是不是比對於某種行動上缺乏一種類似宗教的誘導更重要麼？（此是宗教家言，原文無「類似」二字，譯者私增，譯者注）

怎樣能使一對忠誠的情侶，努力於做到現代人所希望於他們的，像：好的配偶，好的父母，好的家長，好的生產者和好的公民，而不是一個宣告道德破產的人？

家庭的型式　家庭的型式是家庭完固的法律的基礎，在某種文化裏面，這種光明正大的家庭型式，是尊貴的地位之一種保障，這種地位是在家人間莊嚴的、自尊的、感覺上一種心理的要素，雖那種為風俗所鑄成的特殊的型式，總有變動的時候，但是適合於風俗的型式，還是包含着一種極大的潛勢力，有許多家庭已為生存的價值所證明，而且在各種不同的環境下，已為羣衆的標準所認可了，所以結婚問題和家庭型式確是從已通行的樣式，一直到正在試驗中正被認可或應被認可的那種變動裏的一個極大的問題，人口過剩以及游牧無定的型式，通常都認為變態，貧年結婚，除了印度，在美國雖極少，但還成一個極嚴重的問題呢！

還是通力合作地管家？還是同牀異夢地結婚？還是淡淡如水一個朋友似地做下去呢？還是鐵冷鐵熱或雖長增高地變

受下去呢？

結婚應當把準了舵向着生活的標準進行去呢？還是我們應當堅持着每一個新兒童加入了以後，我們便要把生活的範域縮小了呢？還是每一個兒童有他自己的權利去要求社會援助呢？

對於知慧較差的人的結婚，應否另行規定幾種不同的法規？可以不可以叫他們「節育」？應當不應當叫他們停止生育麼？

道德　在這一點，家庭型式的問題，很顯明的關涉於家庭的進款，這是家庭的經濟的基礎，我們留在別處討論了。

房屋　在通常生活標準上七個因子之中，房屋、健康、和休閒，在這裏似乎最適於提出討論了。在歐戰以前的時候，房屋的缺陷，還沒有現在這樣嚴重，這因為標準上已有一部分嚴重的變遷了，一半是因有許多人，還有他們分離的家屋，一半還是由於社會的供給。當房屋給經濟狀況所支配的時候，這個問題之中，便包含着道德的危險，健康的危險以及藝術的破產，更不必提到家庭道德和家庭型式的廢除的可能與否。家庭的情感，能否用以反應到同居的家客，在廚房或在天井裏合作麼？他們能受到熱水管高照的熱度以代替火爐麼？他們能從理想的、實際的、合居的設計中得到鄰人的忠心和克己，像美國西北大學土地經濟社中的膳食辦法麼？貧民窟，小房客區域，以及另外沒有組織的區域裏，能夠供給一種保護房客的權利，像分居區域裏供給一種合宜的房子的辦法麼？在美的方面，房屋裏能夠有關於神經衞生的設備麼？貧民窟清潔運動，家事視察，模範住宅規例，工業區域辦法等，那一種最有效率？這幾種都是由於近代都市生活和都市計畫中的房屋而起來的問題。我們到現在還沒有知道都市生活中的社會的價值如何啊？

健康　麻爾博士（Dr. Moore）在美國醫學與人民健康（American Medicine and People's Health）一書裏已告訴我們種種醫學上的努力，還不能很適當的支持生活上的標準。嫌惡那些巡迴看護員，免費醫院和健康診察，差不多已成為完固的標準的家庭的通病。結核症已成為最劇烈的家庭病。花柳病蹂躪了許多幸福和不幸福的家庭。這種病治療的方法，不僅包含着醫藥的問題，而且還是經濟的和家庭的問題，因為在這種問題之內，一種洩慾的要求，和一種生殖力的過剩，一樣的在裏面掙扎。減弱生殖力和破壞家庭都是由於賣淫業的供給，所以我們必須要廢止此種供給。要廢止此種供給，我們必須要教以一種道德的和美的態度和教以衞生常識一樣的重要。現代家庭其他的健康問題，都和家庭經濟有密切的關係的。人口過多的家庭，不能舉火的家庭，無力自給的家庭，坐以待斃的家庭，我們常常碰到的。

休閒　美國的家庭總願意多尋點娛樂，少尋些休閒。有許多所謂娛樂的，已經離開了家庭，流於卑污而且又商業化

了。有些人竟借人代理他游戲，而自己却爲一旁觀者。人們可以給一些疑於職業的歡者，表面上似乎是爲自己的娛樂而娛樂的。其實，他已被動的在搖盪的世界中，微掠一些浮影而沒有人格參加在內了。家庭和良好時間的關聯，早巳停止了，只不過如野馬般的奔馳，野猴般的矯健，野犬般的浪漫，用以織成一個感情的網之紀念品而巳。就是讀書與吃飯，也常常是在別處的。

小孩住的房子，屋頂上的小樓，以及空場等等，仍在偕地造屋的學校之小都市裏流行着，但是，這些巳經對變成現代的都市生活了。

留聲機，批霞娜，無線電，僅不過是爲了娛樂而拿回家去的，而不是爲休閒，研究和做事的壓迫，只剩了一小部分的時間和家裏人就伴。在臥室裏，父親只忙得向小孩子們說：『在星期日，我把這些紅臉的怪人挂在這裏罷！』

臥室內有無線電，牆洞內有電影，出入有汽車，有這種聯絡鄰里的娛樂，才可鞏固鄰里的情感，用這種種方法，才可免除鄰里間的猜疑和客氣。娛樂對於這般不負責任的消費者，已是一大羣一大羣地批發去了，漸漸兒消滅了對於家庭生活的想像，誤會了對於家庭本身的態度。商業化的娛樂剛剛完結，而商業化的罪惡又恰恰起來，這是管理家庭的婦人們所應負責的。總而言之：這種商業化的『娛樂』，是家庭中永遠不能解決的社會問題。

在休閒時間的利用中，袖手旁觀和不負責任的娛樂，說起來都是近於個人主義的，其實從創造性的羣衆所參加的眞正休閒中產生出來的娛樂，實在沒有什麼個性在內。這已是羣衆的興趣了。雖然跳舞也許是不上等的，但是他總算穿上一件舞衣了。

超自然的權威和制裁的衰落，我便更轉到嗜好與氣質上的反抗，是互爲因果的。墮落的影戲和舞臺上的種種耀要，巳經深入於羣衆的心裏，而認爲一種發洩情感的源泉。這在家庭生活上一種荒謬的顯著的惡果，當然有一種抗議的極充分的理由，不過有時根基了固執的成見或清淨教徒的信條，對於一切公共的娛樂，都武斷爲荒謬而不合理，那也是常有的事。

影戲並不常常直接刺激到做壞事情的，但是那種人的生命，巳經擠入了他們模糊的世界，而獨留着實際的經驗。當遇到一種境況時，他們很自然的從影戲式的行爲中反動出來，這種反動，活動影戲界內，早巳供給他們一種「一觸卽發」的反應了。

有許多對於家庭穩固和永久的努力巳正在進行，而且巳有各種研究常常發表出來。其中有許多研究，很明顯的已受了特殊的主義和興趣的恩賜，或爲那輩研究關於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問題的學者們所已解決了的。

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是從各方面所得來的實際的材料，和各方面所研究的辛勞的成績的間他種改造。一切的家庭問題，已鎔爲一個大的家庭。因爲這個緣故，所以西北大學想在社會學系的作業上，能發展成一個擴大的永久的家庭，研究的中心。

從各方面的潮流看，已指出在現代情況之下，家庭完固上的影響，受着守舊的壓迫和受着革新的壓迫是一樣的。盲目的保守和盲目的嘗試與革命，到處都感到危險。於是問題便是：我們能否在事實或結果內找到證據，可以完全放棄古訓或者完全保留古訓？在我們研究中的根本出發點，應當是實際的。什麼東西是不好的？爲什麼？這並不是所謂純粹的社會學者，那種冷靜頭腦的研究，至少是一種易感動的根本的研究。除了搜集事實以外，還要仔細的考慮和分析，並且還要拿一種人生的哲學做他們的根基。

這篇論文的目的，已提出了幾種問題，並且把這幾種問題分了類，以便易於解答。在這次序與研究上面，希望這許多問題，還能適於引起注意到上面所提出的幾個特殊問題上去。

我在這裏不再多說對於現代家庭中的社會問題、家事學應有特殊的關係和供獻那些廢話了。在家庭經濟上以及一切有關生活標準的事實上，其關係格外來得明顯。這裏便有一塊確定的領域，在這領域內，社會經濟自有其相當的利益，並且在這領域內，社會經濟和家庭經濟間有一種相互的價值，而且都應很負責的供獻，到必需的研究和可能的解決上去。

（完）

謹以此文與讀者告別。讀書有暇，仍願以文字與諸君相見。

尚木，時將赴巴黎



經濟壓迫下的女性

陳東原

Fuh Tan University Library

生存在宗法社會的經濟組織下，婦女虛榮與勢利的崇拜是必然的現象。因爲她們沒有獨立的必要，她們完全寄生於家庭，倚賴其丈夫，那末對於這唯一的丈夫，應存如何的熱望？嫁鷄隨鷄，嫁狗隨狗，嫁了公侯將相，便是一品夫人，嫁着酸儒寒族，甚至要做街頭丐婦：這關係自然很大。所以男子因爲在社會上有競爭的機會，他們儘多看得開，度量大的（自然大多數依舊免不了勢利的毛病），而在婦女，確是極難。勢利二字，分析起來，自然一是貴的表徵，一是富的表徵，然而在宗法社會中，貴與勢往往是富與利的手段。貴即可富，無富不貴，實在說來富比貴還要來得有力。換言之，就是經濟優勝者便有其在社會的特殊勢力。婦女們多有爲此種勢力炫惑的。

就歷史說，朱買臣因爲家的原故，只好讓妻離婚，這自然是不得已的事。其後魏行九品中正，以九品取人，分別高下，任意尊卑，當時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之誚。門閥之見，遂極嚴格。甚至皇帝詔諭，禁止皇族師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與百工伎巧卑姓爲婚。相習成風，流弊滋多。爲標榜門第之故，嫁女娶媳，富者因尙奢侈，貧家亦極舖張，世族尤不甘菲薄，遂每因經濟困難，嫁娶失時。同時貧人亦不願養女而有溺女之風。婚禮論財，爭多論少，顏氏家訓稱其與市井無異。這是歷史上最早的表現；然而流傳至今，均未能免，故也可目爲最久的表現。

婚姻兩方既爭以門閥與財產爲重，遂每有極不好的現象發生。所以宗法社會中一般比較安分的人和主張中庸的學者，都主張男家應勝於女家。宋胡安定的孫子胡瀠說：「先祖……有遺訓，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或問故，曰，嫁女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司馬光也說：「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取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社會上大多數人既都主張男須勝女，不覺地便成了一種習慣、一種定律、一種眼光，遂養成女性的拜金觀念。

經濟壓迫下的人們，每因不得已的生活問題，而以女兒爲犧牲的，在歷史上極多此類事實。清鄭板橋有詩謂揚州「千家養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種田，」可以代表一斑。更如從前因女而貴的很多，白樂天長恨歌甚至有「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之句。原來因兒女婚姻而攀龍附鳳，是一件最輕便最容易的富貴捷徑。在宗社私有財產制之下，誰人不願意富貴？所以做父母的實有那些人存心倚賴女兒的。在女兒一方面，這更是切身問題了。

貪求富貴，犧牲女兒，因而得着不幸結果的自然亦就很多。婦女生活史曾引有一個人，便是清代的邵飛飛。按陳鼎邵飛飛傳，說飛飛三山西河人，爲閩南總督之幕員羅密以千金娶去爲側室，帶至京師，不容於大婦，欲以賜閽者，不從而死。作有薄命詞二十絕句，燕臺詞十絕句寄其母。薄命詞中有最沉痛的三首云：

隔斷江山幾萬重，粉脂零落爲誰容。如何嬌嫡親生母，只愛金錢不愛儂。

挑燈含淚疊雲箋，萬里緘封報可憐；爲報生身親血母，賣兒還剩幾多錢？

這兩首都是發抒其對於家庭重視金錢的怨望。又一首警告一般女子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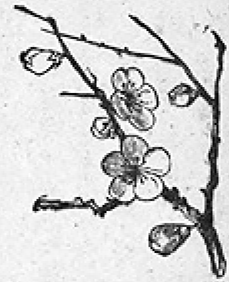
無端昔日慕金夫，也是貪癡女子愚；寄語故園諸姊妹，荆釵裙布自堪娛。

歷史上這種事實雖多，但并不能警覺後來的女子。我們要誠懇的說，現在婦女們多半還保存有這種拜金思想哩。

前面我已說過這種拜金思想的經濟原因了，所以在社會狀況沒有改善之前，便不能希望這種思想的滅絕。而且各種動物對於雄性的選擇，莫不以其強壯美麗在一羣中佔優越地位爲標準，則關於人類，自亦難以除外。不過所謂社會文明，原重在理性的擴張。經濟基礎雖然居很重要的地位，兩性關係總非完全寄存在經濟範圍之內。而且有時有那種基礎不穩固的經濟狀況，最容易迷惑人而亦最容易發生危險，青年女子，尤應愼重。例如一時興起的軍閥和政客，偶然依附上臺的新貴人，以及坐享父兄資財的紈袴子弟，這些人的經濟基礎都是極不穩固的，而這些人亦最愛標榜其資財勢力以炫惑女性。目前受這種人騙的就很多。這都是不明瞭社會的整個情形，和僅有褊窄的經濟眼光者所自招的錯誤。越是在現在這樣紊亂社會，這種事情越多。

中國的經濟狀況，必然的要經過一種物質文明時期，所謂中國的問題，是患在生產之太寡，而不在分產之不均。中國的生產不進步，一切便無從解決。所以自今以後，無論男女都應致其全力於促進中國生產力之一點。那對於這一方面有供獻的，便是有經濟能力的人，便值得崇拜。所謂生產力大，并不專指那鑛山經理或是種田的農夫，他們固然有直接的生產力，其餘一切無論在交通上、實業上、政治上、文化上，凡是對社會眞有貢獻能力與志願的，都是今後中國切要的人材。這一班人也就是經濟狀況好的人。即使他目前實在很窮，也都算不了什麼。所以女性拜金觀念和虛榮心，一時雖不容易消滅，我總希望她能由狹義的變成廣義的，盲目的變成理性的，那樣便是社會的福音了。

（完）



女子的大學教育問題

徐廈才譯

女子應否入大學的問題，是不能輕易下一斷語來回答的；而且這全問題常爲普通人的觀念所混亂，他們的意思：不論那個人，倘若有能力供給，就應當入大學校。然而不滿人意的事實留示我們看，在七個青年男子或女子中，只有一人有相當的智力，能够受大學教育的益處。而在這七中挑一有被選入學資格的人中，又再要減去一更大的百分率。那些有充分智力的人，因爲缺乏健全的志向、和毅力，不能運用自己的智力，在大學裏替他們規定的功課上做工夫。再有更大的糜費，就是許多有志向、有才智的學生，因爲缺乏了正當的指導，把他們的毅力和智力，用到錯誤的功課上去。

不多幾年前，全美國專門學校和大學校編輯的報告書，指明每一百個入大學校的人數中，只有三十二人，能够修完學程。他們中或因能力薄弱，或因成績不良，或因受了大概的失望，入校第一年內退學二十九人，第二年內十七人，第三年內十三人，最後一年內四人。並且，那是一定的，在畢業三十二人數中的一大部分，未必能因受大學教育而眞有進益，——至少他們得到的學問，抵不過費去的時間、精力、和金錢。

我們在表面上知道了教育的代價，但是完全不能認得在教育費用內有使人驚異的一大部分是耗費去的。幾年前，美國勞動部的調查，指示一個普通工人的家庭，在出款項下，用在每個小孩身上，自初入學至十六歲，共一千三百二十五元。自從那調查後，生活程度又劇增了，而普通中學畢業年齡提高至十七歲、或十八歲，所以這是很有理由來說，現今家庭出款項下，用在每個小孩身上至少要二千元。

從上面的論據上看來，我們可以說，普通一個中學畢業，預備入大學的女子的教育費，幾乎要近六千元（連學校用的經費），而在大學校裏四年的費用，還要更大。最近幾年，有數可按。九百十三個大學校，和專門學校產生了三萬五千六百三十四個畢業生。學校裏所費的教育金，共二萬萬二千二百八十五萬二千四百二十一元。平均每人要佔六千二百五十元。在這數目上再須加上學生家庭方面所化的費用。

國每年內總要在三千元以上。

照這樣算來，專門學校學位的代價，要值一萬五千三百元。在這數目內，那小數五千元，是直接由畢業生父母的錢袋內挖出來的。其餘的學校經費，出自國課。關於這點是很有趣味來說，假使我們國課券，不因為了這鉅大的教育金，那末就要減少一半咧。

是故，現在國內做父母預備送他們女兒到大學校 去的人，面前遇到的問題是：做這舉動值得嗎？他們的女兒是否能因受大學教育而得到充分的進益嗎？

上面我們指出的幾個答案，不能十分地明瞭，許多事情必須仔細考慮過，本文的目的，並不想設法定出一個公式來，不過要勉力解釋幾種普遍的事實，藉此得到一個結論。我們要深切考慮的幾個問題，列在下面：

一、問題中的女子，是否有進求大學教育，能夠得到牠是靈處的智力嗎？

二、她的要進大學校，是否為了求教育的緣故，或者她把這件事看作一件趾變的事情？

三、她的人生，有沒有一定的目標；她將來怎樣希望把自己所受大學訓練的結果，應用到事業上去？

為了這幾個問題，每一個都要引起許多別類的疑問，讓我們逐條來討論牠們。

我們都知道，人類的智力，自天才到白癡，相差的等級很多，自然，沒有做父母的人肯簡捷承認他們的女兒是不配受大學教育的，然而這裏有事實可尋。

在過去的十年內，心理測驗應用到幾百萬人身上，結果指出人口中不過於百分之十五——大約七人中一人——是有高等智力的。世界大戰時候，幾千萬人在徵兵隊裏受軍隊測驗，指出每一百個受試驗的人中，只有十二人至十三人，有入大學的智力，能夠希望其讀書成功的。

他們舉行測驗的一種，包括二百十二個問題，要在五十分鐘內回答出來。受試驗者每組百人，結果及格的都很少拿他們問題回答對的做根據，智力分級如下表：

回答對的問題	智力級次	人數
135—212	A＝最優	4—5
105—134	B＝優	8—10
75—104	＋C＝上中	15—18
44—74	C＝中	25—30
25—43	－C＝下中	15—18
15—24	D＝次	10—15
0—14	－D＝下次	4—5

這種同樣的測驗，亦曾施諸於大學生方面去，結果指出在學生隊裏，列入A級和B級的，大約占全數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當時受測驗的男女學生共有四千七百五十人，列入A級和B級的三千五百七十四人，或全數百分之七十五，其餘

列入C級以下至D級的，共一千一百七十六人。

依據學校的經驗看來，那受心理測驗智力列入下等級次的學生，他們的功課是不能使人滿意的。自然，用這種科學方法來測驗人家的腦力，是不十分可靠，而且我們必須承認，這種方法不能說是完全無訛的。我們常有看見，受心理測驗時列入A級的學生，因爲他懶惰，所以功課不好；而別個列入C級的學生，因爲他用功，故成績反較他人爲優。但是照通例講起來，列入+C級的學生，他們的功課，終是不及格的。

我們曾有幾十個專門學校，用盡種種測驗的方法，要想來斷定學生受心理測驗時列入的級次（Rating），和實際上在大學校裏學業成績得到分數的等次（Grades）間的關係。少數學校測驗的結果，可以拿來做幫助，使懷疑者相信，這種量度智力來定入學標準的方法，是極有價值的。

某一年，伐塞爾專門學校（Vassar College）的記載，指出學生中百分之三，成績最優等，百分之二十一，優等，百分之四十二，中等，百分之三十四，中途輟學的，——這是很可以用來證明他們的成績是不滿人意的。這很大百分率的失敗者，就可以代表普通大學生耗費的時間和金錢。所以還百分之三十四的學生，還是不進大學的好。

那方法用來預先察出不合格入大學的學生，以圖節省教育制度上的大耗費，同時免去低能學生的受屈辱，是可以拿坦克塞斯大學（The University of Texas）測驗一年級生的舉例來解釋明白的。那測驗裏有一百個問題。其結果分數在百分之五十六以上的學生，後來的學業成績十中之九是及格的。那些分數在百分之三十八以下的學生，則一百人中，有五十四人不及格，中途離校，其餘四十六人，成績都不能夠使人滿意。

再有別的證據，證明心理測驗級次，與學業成績等次有連帶的關係，可以再在坦克塞斯大學的別一個測驗裏頭找出來。

受試驗者係三百九十七個女生，和三百八十九個男生；測驗結果七百八十六個男女學生分成下列三類：

高級，——一百個問題中，有五十八個以上的答語是對的。中級，——有三十九至五十八個答語是對的。——低級——有三十八個以下的答語是對的。每級人數如下：

高級	一百九十八人
中級	三百七十二人
低級	二百十六人

後來他們的學業成績，高級中九十八人，分數等次列入七十五與九十之間，八十五人列入六十與七十五之間。祇有十五人，列入六十分以下，不及格等次。那二百十六個低級智力的學生呢，祇有十五人的分數等次，列入七十五分。八十五人，列入六十與七十五之間。其餘的一百十六人，佔全

數之大半，功課都不能及格。

心理測驗對於那些想送女兒到大學校去的父母的實際上之重要問題是：假使她在這測驗裏，降列入低級次，她的將來要中途輟學，是絕不會少見的。這種女兒，學業成績優良的，大約百人之中，只有一人。就是不中途輟學，她祇能有中等的成績，那是確信無疑的。

坦克塞斯大學畢業成績分等次，自最高九十分降至六十分，及格的等次，再遞降至零分。下面一表，根據每百學生心理測驗級次，來比較分列入各等次學業成績的學生數。這是有趣味的一點，來看這種表格，順次排列，頭尾的數目都很小，指明智愚學生各佔一半。

學業成績等次	心理測驗高級次人數	心理測驗低級次人數
90	3	0
80—89	26	1
70—79	40	12
60—69	22	32
50—59(不及格的)	8	38
50 以下	0	18

中等學校學生受心理測驗，變成極普通了。假使學生的父母關心自己女兒，要知道她的智力程度，那末可以去問學校裏校長，和校長或別的教師作一度坦白的談話，對於解決這問題，有極大的價值。做父母的人，因此就可以知道自己的女兒，有沒有進求大學教育的資格。

在別方面講，假使中學校裏沒有智力測驗的表冊，或者你要核對你女兒在學校裏的智力測驗是不是正確，那末你可以考察她學業成績列入何種等次。這是表明她才能的一個穩當方法，考察她對於學業是否有相當的興趣，在校讀書時，是否曾費過充分的時間？這大概是準確的來說，學業成績優等的，指示她有充分的智力，反之，成績劣等的，除非她懶惰，身體不健全，或者完全缺乏讀書興趣外，指示她的智力是下等的。

因為要證明上面的話，再可以參考坦克塞斯大學的測驗。在七百九十二個受試驗的男女學生中，二百十二人，學業成績列入優等，分數在七十五分以上。他們中只有十五人，例入智力測驗低級次的。自然，這個記錄使人有希望，智力分數低的女子，亦能學業成績優良，然而這種機會極少——大約十四人中，只有一人而已。

有人說，一個女子已經很耐心地修完了中學課程，再表示她的願望，要入大學校，這是很好的一個明證，她可以受大學教育的益處的。然而旁人說，拿一百個女子做代表，六人或七人中，只有一人，她的智力，是够得上大學教育的。她們在初級學校，中學校時代，不及格的人已自動地淘汰，人數早經減少了。然而我們看了勃郎大學（Brown Univer-

ality）的調查，就能夠知道她們的自動淘汰，尙還未曾完整啊。

在那學院裏受測驗的是全紐英格蘭州各中學校的最高班女生二千零七十一人。她們都是自動淘汰的殘餘者，而且各人都打算要進求大學教育的。依照智力測驗她們所得的分數，這二千零七十一人分成三等：優等，中等，劣等。這分等是採用教師的經驗，把智力程度類似的學生相併而分成的。在這勃郎大學的測驗裏，百分之五十八的受測驗者，列入劣等，百分之二十列入中等，她們的入大學校，是有問題的，只有百分之二十二的學生，成績列入優等，有才具入大學校。

這就可以用來證明，不是每一個女子都有資格入大學校的。但是，就算你相信你的女兒智力程度合格，你還不能夠確定說，她就應當入大學校。這裏還有第二個問題要你回答：她能夠自己用功嗎？這句很簡單的答語，在你自己平日的觀察中，就可以找出來。她以前用功過嗎？她能夠知道怎樣集中心思嗎？

勤讀的習慣，不是到了大學校裏才會發成，假使一個女兒，經過了十二年的初級學校和中學校的教育，還不能夠有這種習慣。好學心是人格中的一種，希望讀書成功的人，是決不可少的。這件事可以舉個測驗的例來解釋明白。舉行這測驗的學校，是紐約城的一個中學校，專爲測驗用功與不用功學生的成績的。

一羣學生先受心理測驗，再在裏面選出智力級次不相上下的一隊。雖說在這隊裏學生的智力程度相等，然而他們後來的學業成績分數，有幾個竟遠超出別人。從這點上看來，可以歸結說，那學業成績分數少的學生是不勤讀的，——不自己用功，或者不知道怎樣自己用功，使將來收好的效果。

兩羣智力相等的學生：一羣是用功的，一羣是不用功的，他們的學業成績平均分數的等次是：

科目	用功的學生	不用功的學生
英文	88	70
代數	87	71
歷史	81	61
拉丁	86	64
科學	86	78
平均分數	85.7	68.6

上表所列用功與不用功學生學業成績的差數竟達百分之十七，這是極值得引起我們注意的。我們非但由此考究得用功的學生，能夠多積學問，並且可以知道這用功的習慣，如果人們應用到將來一生的事業上去，定可收到極好的效果。

我們若參考美國的名人錄，內面記載美國的男女名人。從他們各人的教育背景裏，我們能找出極有用的研究資料。譬仿，請看下列名人表，同他們所受教育的準備。

教育的背景	名人數

自修	388
初級學校	1,880
中學校	2,756
大學校	14,055

從上面的表上，我們可以找到一個結論：受過大學教育的人，他們成名的機會，比較自習的要多三十六倍。這比較或者是不準確的。不過無論怎樣，在事實上受過教育的人，他們事業有所成功，總比不受教育的機會來得多。

一個研究家曾經考察那些在十年內畢業四個大學的榮譽生。他考究得二百六十九個榮譽生，離校經過長時期後，在社會裏都得到相當的地位。他們內中一百三十一人，或百分之五十，都列在名人錄內。從這點上看來，榮譽生成名的機會，是二對一

這個多添出來的利益，是不是歸功於四年大學教育所積得的高深學問呢？這似乎難說確定的。榮譽生慣常是一個好學生，一個懇切的學生。他的一生成功，實在不是因為他在學校裏有優良的成績，而因為他有使自己成績優良的好品性。這種品性，使他無論在事業場中，或職業界裏都能達到成功。

讓我們回過來研究用功與不用功學生中間有什麼特異的地方？拿一件事來舉例，我們考究得在教師發問一個題的時候，用功的學生，就在那裏沉思默想這問題了。假使教師問到他們，他們已有準備了，便趕快立起來回答。那不用功的學生呢，對於教師的發問，不甚關心，倘若問到他們，便躊躇不決，彷徨無似了。

假使我們仔細去分析這種用功習慣，我們就可以發見，這是使人們在教室以外事業場中達到成功的好品性。用功學生可以將其品性分析如下：他對於工作有特殊興味，心理作用合乎邏輯而有次序，又能將心思集中。總之，他是有意識、機警、有志向、有徹底的研究的。

所以我們能夠考究得用功習慣，不但於學問上，事業上很為重要，且於個人的心理狀態，亦大有關係。你可以觀察你女兒在家裏讀書的情形，或同她教師的談話，來斷定她有沒有這種好習慣。

假使你的女兒智力測驗是及格了，但是她缺乏用功的習慣，那末她的入大學校，就有問題了，除非她的智力特長，學業方法是有條理的。假使她是不甚聰明，並且懶惰，對於自己學業缺乏興味，那末她的入大學校，是沒有希望的。

但是就算她聰明、用功、有興味，我們還有一個極重要的問題要考慮，就是那第三問題：她將來要應用自己的才能到那一種事業上去？她應當受那一種教育？她應當入那一個大學？在修學期內應當規定那幾種科目？總而言之，她將來希望應用自己所受的教育做些什麼事？

現在許多專門學校裏有種種不同樣的教育來供給她們。

選擇的目標，要完全根據下面兩種原素：你女兒的興味是怎樣？才能是怎樣？這是很穩當的來說，教育的唯一目的，是供給人家女兒有謀生的技能．她打算自立，必須要有技能作成一星期值幾塊錢的工作出來才與．

有一時候，人家都想，女子要教關於德育方面的智識，由此形成國家觀念．別的教育家，把女子責任看得不如此尊貴，他們相信女子只要受些家事智識，看護學問，和撫育兒童的教育；再高一點呢，有普通的中等教育，稍微幫助些她丈夫關於筆墨的事情．另有人則贊成女子要受完備的教育，凡關於社會道德，或他們自己個人所具藝術上、或美術上的特長，都要使他盡量發展．這許多主張都是有價值的，但是各人缺乏了一件最重要的原素，他們不曾想到預備使女子有自立謀生的技能．

現在有幾百萬的女子自食其力，在各種職業界裏和男子競爭，所以她們需要專門的教育了．全美國的專門學校和大學校裏的八十二萬報名入學的學生中，有三十一萬二千人是女子，——超過百分之三十八．不消再過幾年，恐怕就要升到百分之五十．各大學和專門學校，因為注意到她們特種的需要，現在都在預備她們所要學習的課程了．

女子以結婚為唯一任務的日子早已過去，成為陳跡了．這是如何使人驚奇的事．在今日賺錢的工人中，有很多很多的是女子．她們已經領悟到結婚不能保障她們，使她們不再要去工作了．一千九百二十六年，勞動局女子部刊印的一報告書，內面記載美國四個著名小鎮裏賺錢女工的狀況．她們中百分之五十五是已結婚的，有許多丈夫已經死了，有許多已經離婚了，有許多的丈夫跑掉了，有許多丈夫證明自己沒有能力賺充分的錢來供給家用．這許多女子中的百分之五十三是有子女的．假使把她們肯定為青年女子，那末百分之九十是已結婚的．結婚的期望，不應當使女子在大學內努力．她應當先要有人生一定的目標．

然則那種職業合宜於女子呢？倘若我們看了美國職業調查表，我們就要發見沒有幾類職業，女子是不與男子同樣的相容的，而每類職業裏的女子比例數，又正是一天一天地增加起來．

女子在教育界裏頭佔了優勢．在公立學校裏，女教員有六十七萬五千人，男教員只有十三萬八千人．最近調查表，在六十一萬五千總數的打字生和速記生裏面，有五十六萬五千人是女子；在十四萬九千總數的看護人裏面，有十四萬四千人是女子；在一萬五千總數的圖書館員裏面，有一萬三千人是女子；在一萬三千總數的醫生助手裏面，有一萬一千人是女子；這幾種職業，都是女子佔優勢的．

實際上沒有一種職業是不容女子插足的．現在國內有九千多個女子，做不動產經紀人，有七萬八千個女子管理或開設商店，有一萬四千女子教授藝術及彫刻，有七千個女子實

習醫藥，有八千個女子做著作家。這許多數目，比了男子的數目自然不能好算大。然而很足够用來證明，這幾種職業界亦開放女子，要是她們願意去加入。

做父母的問題是，要考究得自己女兒的興趣和才能，幫助她選擇學科，務使她的本能盡量地發展，成爲一個可用之才。這還不好算足够，譬仿做父母的知道自己女兒志願要做教師，就把她送到高等師範學校裏去。假使她的學業成績歷史有六十分，化學有九十分，那末要叫她去專門學教授化學，將來的成績一定好得多。

假使一個女兒喜歡戶外運動，那末就可利用她這嗜好。許多專門學校現在都有體育部，還有許多學院，如薩琴學校（Sargent School）是專門教授體育的。

女子歡喜文學較男子愈加普通，這是一種優美的科目，而爲後日得到主筆地位的重要準備。再宜學習速記和打字的智識，以備後日的應用。

所有在美洲出售的貨物，女子要購買百分之九十。她們購物時所用自己的特具智識，天性嗜好，和判斷力；廣告公司裏需要這幾種才能。廣告事業特別合宜於女子，因爲她們思想纖密，較男子爲甚，有時男子顧不到的事情，女子反能顧得到的。

藥劑學家和化學家，在社會裏的需要是比前更加大了。假使一個女子顯出她對於科學有特殊的興味，旁人就可鼓勵她，叫她在專門學校裏對於這門功課特別注意。

屋內裝飾的事業，近日異常發達。女子天性本近乎此，若再加上了專門的知識，那末在此職業裏頭就容易佔優勢。這種才技是容易領會的，但在過去的日子裏頭，還沒有人想到牠有商業上的價值。

從前女子服務圖書館有了良好的成績，現在統計家隊裏知道她們同具有這種資格，所以亦需要她們了。這種位置每年可得六千多塊錢的薪水。許多公司都情願拿出大薪水，送給統計員，不論男子或女子，要是他們能够處理得有條不紊。從前服務圖書館賺一百元或一百五十元薪水的女子，現在可以換做這項職業，每年賺幾千塊錢了。

既然女子買進了人家所出售大部分的房子，那末亦可以把牠們賣出去。她們的困難是不知道不動產的價值。這件事，就是男子亦難能够知道。她們中有幾個專門去研究各項的價值，以及不動產事業的經營情形。裏頭並沒有什麼神祕的事，幾乎每一個女子都能夠學爲這項事業的成功者。

銀行同別種興盛的商店，認清了結納女顧客的價值，遂僱用聰明伶俐的青年女子，叫她們來交際，增進業務；聯絡感情。這種女子必須受商業上的訓練，而於智育、德育，亦要有深湛的修業。

這裏沒有地位把女子職業可能的範圍完全寫出來。但是許多專門學校裏面，現在都有職業介紹部，那裏接到數百封

職業界來函，聘請專門學校女生。他們要求的大概資格，文學要有根柢。你若寫信到這種介紹部去詢問，就能得到一切的報告。關於這件事，做父母的人打算送女兒到專門學校裏去，應當寫信去問本州的大學校。假使得不到充分的報告，那末可以寫信去問紐約城內各大學合辦的職業介紹部，或波士頓的職業聯合會，或者去問不論那一個女子專門學校，如羅那脫，惠爾斯利，斯密司等。

女子的教育費爲數不少。譬仿，在伐來爾學校內，固定的學膳宿費每年一千元。再要加上七八百元的衣服費，書籍費，另用，和一切臨時雜費。別處費用可稍省。在馬薩州立師範學校，近年內平均數是八百七十七元。

紐約城內哥倫比大學的高等師範學校，報告在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內學生的平均費用從七百三十七元起，至二千一百零七元：內中一半的學生，平均用費自一千零二十一元至一千三百二十六元，四分之一的學生過於一千三百二十六元，再有四分之一的學生則少於一千零二十一元。預算表大約如下：

學費	$ 294
膳宿費洗衣費	515
衣服費	200
雜費	159
總數	$ 1,168

在這表內並不包括來回紐約的火車費，衣服費亦祇就在學期內添備的而言。她們從家裏帶來的盛飾服裝還不在內。

那最容易領會的調查表，作成於一千九百二十二年，從一百十四個大小專門學校的報告書取材得來的。學生平均用費如下表：

	費用最小	中等	最大
學費膳宿費和其他固定的費用	$ 260	$ 486	$ 1,010
書籍費，材料費，雜費	75	160	331
總數（火車費衣服費除外）	365	646	1,347

如上表，四年專門學校教育費用能夠變成一個經濟上的重要設施，要用思想來仔細籌畫的，至少，所費心思要如平常買進一所房子，一輛汽車一樣，或且過之。因爲買一所房子或一輛汽車，苟不經意，所受損失亦不過一部分的錢，然而大學教育無功，則全數盡屬虛費的。

在某種情形之下，遣送一個女兒至專門學校裏去，能夠使她受到永遠的損害。假使她沒有正當的指導，她就不能去發展她固有的才能，或者要耗費其精力在使她得不到益處的事情上。所以與其做一個半開化的無用的人，還不如做一個精明的速記生。這種毛病，許多專門學校畢業生，都是不運氣犯劃的。

勃郎大學校長昉司，曾經說過：「現在美國專門學校裏百分之二十五的學生，或者在生命中能夠作就更大的成功，假使他們從未入專門學校。」

那智力不及格而勉強要受高等教育的女子，或者她不願運用自己才能來造就好機會，還是離校的好。普通人心理以爲學生在大學校內四年，耳濡目染，總能得到一些溫文的教育，是誤會的。愚鈍的腦力，和懶惰的天性，實在是無可藥救的。

所以做父母的人應當考慮而記在心頭的，共有三個重要的問題：

你的女兒有智能嗎？她有志向嗎？她有目標嗎？

你能造就一個目標，有時亦能鼓起志向，但是對於先天智力不足的人，實在是無能爲力的。除非叫她去換做能夠勝任的事。

最後，大學教育對於社會，對於個人，都有一種極大的理想價值，不是每個人都能享受得到的。就是那些入大學校的人，亦不能算真個個享受到。或者，他們在校裏，比了那些應當入大學校而不能夠入的人，還要受苦得多咧！

本文見一九二八年 The New Age 四月號，Hubert Malkus 原著　譯者註

飯後爲什麼不可多飲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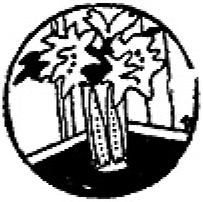
埍

茶中含有一種物質名叫單寧酸，這種物質，能使蛋白質凝固而不易消化；所以飯後多飲茶，則將食物中所含的蛋白質凝固，因此消化困難，不能爲養身的滋補品。又就茶一方面而論，少飲之亦有益於消化，因茶中除含單寧酸外，尚有一種有揮發性而微含毒質的茶素，這種茶素能使食慾增長，有補助消化的功用。

河豚的毒

埍

河豚的肉味很美，但吃牠是非常危險，倘使洗滌剖割得不合法，貿然取食，往往有性命之憂，所以有『拚命吃河豚』的一句俗語。然河豚的毒，並不全身存在，惟卵巢和肝臟等處有毒罷了：在胚胎期間毒最烈，如把牠的卵巢和肝臟除去，不使其毒質延開，牠的肉就沒有毒了。據日人田原良純的研究，河豚的毒素，有結晶物和樹脂樣物兩種，結晶物是中性，樹脂狀物是酸性的。其他海魚之卵巢亦有含毒質的，如投石魚是一個例子。



勞工界的慈母

紹昌

一

維多利亞時代英國最有名的詩人爲鄧尼孫和卜朗寧．鄧卜二氏，於十九世紀的中葉園還沒有聲色；卜氏的得名，實由於娶了最先欣賞他底詩的，比鄧卜二氏先負盛名的女詩人——勞工界之慈母——巴烈女士（Elizabeth Barrett）．

巴烈女士生於那時武功赫赫、勞工界氣息奄奄的英國．她自幼富有情感，注意社會問題；身體雖衰弱，她的愛人之心和播軍之筆，却使她受人崇拜、讚賞，致她的父親覺得自護不得，覺越俎代庖的替她決策，以爲沒有人堪以和她結婚．她乃於四十歲時與她的愛人卜朗寧偕逃，住於意大利之氣候宜人、風景絕佳的拂羅淩絲；這是紀曆一八四六年的事，恰恰在英政府以其全國勞工的汗血陶成其侵略我國之「始作俑者」的資格後四年．

二

工業革命，於一七七〇至一八二五的五十餘年中進行得非常猛銳．手工製造變爲機器生產；家庭工作變爲工廠經營．英國因天氣適宜，河流不足，煤鐵富有的種種原因；且歐洲大陸於屢次彌漫革命風雲時，英國却以海峽隔離；各國於近世機兢兢然預得的立憲政治，英國已於十三世紀以來，逐年演進了，所以工業革命，得於十八世紀中最先發現於英國．英國爲勞工問題的發源地，也爲試決勞工問題和早立勞工法律的先進者，我們如要愛護勞工，不能不研究英國；要紀念勞働節，尤不能不知道與工人深表同情，使國會早日爲工人打算的英國勞工界之慈母，世界勞工界之慈母．

當時，英國最重大的勞工問題，是幼童工作和婦女工作．不但工廠中人衆複雜和疾病流行，使幼童婦女於體育、德育、諸端，大遺缺憾於家庭、社會、及後世，而且工作的「效率」不大，壯年男子又往往以婦孺工價較低，而釀成不得工作的問題．據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結束的那年——的調查，英國礦廠中的婦孺，每天須工作十二小時！難怪他們要哭了！難怪他們雖於海陸軍大奏凱旋的時候，也要和東亞被壓迫的民族一樣放聲大哭了！

三

工人雖困難萬分，若非有耳目聰明，先知先覺的巴烈女士，誰能感覺呢？女士於靜觀默察之後，於一八四三年把童工的哀號痛哭，一一記述出來——成了一首分做十三節的詩，也可認作一個記載「孩童們哀哭」的留聲機片。

可惜我不擅長音樂，不能模仿這個哀痛迫切的聲調來給大家聽聽，這首詩是英文的，容我譯述其大意如下罷：

嫩花繁榮，小鳥兒歌唱了，稚羊稚鹿也都快樂地跳躍了。那些幼童却在別人遊戲時，哀哭於素號自由的邦國裏，頭紫母親，尚不能止住目淚！兄弟們，你們有聽見了他們的痛哭嗎？他們憂愁滿面的哭道：『你們的老人地球是悽慘的！我們的嫩脚是太弱的！地墳是爲着老人的，還要很久纔可以給我們能！……是的，我的女友愛麗詩於去年死了。但是她安息在墳內了，不哭了，也無人去擾她了！所以早夭是很好的！……』

叫他們且離去礦場和城市，到草場上去玩玩蓮香花，或去唱唱歌如同畫眉一樣，他們却說：『蓮香花是同礦廠邊的野草一樣嗎？……我們很困、很弱；一到草場，只要安眠善睡。因爲我們非鎮日的暗穿地洞而推拖煤炭，就是鎮日的在工廠裏旋轉機器呢！機器的鐵輪終日不住的發聲，有時我們祈禱說：「機輪呀，今天且停息一天吧。」……』

叫他們祈禱，使那保佑別人的上天在將來也可庇佑我們的幼童；他們却哭泣道：『我們常常哭得很響，走近我們旁邊的尚不能聽見；那被天使唱着歌兒環繞的上帝，豈能聽見我們機器聲中的禱告嗎？……我們只能於深夜中呼着「天父」二字，希望他在天使停唱時可以聽見我們而對我們說：「我的孩子呀，來和我一道休息吧。」……』

孩童又哀哭道：『神是無言的，像石頭一樣的；他的像恐怕就似那叫我們工作勿息的主人吧？……我們也瞻仰上天，但目淚竟使我們盲了！』唉，兄弟們，你們傳的是什麼道啊？

他們從沒有見過日光，當然沒有見過比日光更光輝的榮華；他們簡直爲奴隸，爲殉道者和孤兒了！唉，容他們哭吧！

他們面孔蒼白，看來很是可怕，但盡力的哭着說：『我殘酷的邦國呀，你還有幾久要站在孩童的心胸之上，用鐵蹄壓塞那幼童之心的跳動，而進行你的工商業啊？……還有幾久呀？……』

四

這首動人的詩傳出以後，別的文學家，當然也起了不少的共鳴，寫了幾篇小說和戲劇去喚醒民衆；不久輿論遺成，國會中又漸漸加多愛護勞工的份子；保護工人的法律就如雷

催春筍一般成立了。

關於工廠的：一八四七年，棉紗織造廠的工人工作時間由每天十二小時減到十小時了；以後別的工廠也照行同樣的條例。到一八七四年紗織廠中不准有十歲以下的童工了；再後四年，工廠中的衛生情形，也以法律限制受政府的監督了。

關於礦場的：這方的改造却較遲，進步較緩，直至一八四二年，纔不准十歲以下的孩童在那邊工作。一八七二年後則十二歲以下的也不許在地洞裏工作，礦場財主也由政府強令他們負礦工的安全責任了。

十九世紀的初期，英國的資本家以為經營實業和雇用工人乃是個人的事業，不應由政府干預。自從勞工界的慈母人起而援助後，風氣一變；降至一九零一年英國國會中所立關於勞工的法律都集中於兩種目的——保證到有安穩和康樂的情形於礦場及工廠中，並阻止幼童和婦女的入廠工作。到了二十世紀，不但講到工人的年齡和工作時間，而且還講到工資的最低限度和工人的保險、養老、撫恤等等了。這許多改進的情形，當然不能一概歸功於巴烈女士，然而她的引人注意的聲威、號懸，——偉大的人格——我們可以忘記嗎？

五

以上所說，大半是幾十年前英國勞工界的狀況，比諸我國今日的勞働情形究竟怎樣呢？細心一察，實在我們同胞中還有許多如巴烈女士所描寫的「孩童的哀哭」啊！通商大埠的工廠中，不消說我們有急待解決的幼童工作和婦女工作的問題，那些工人的工資、工作時間、和衛生保險等項，有許多急宜改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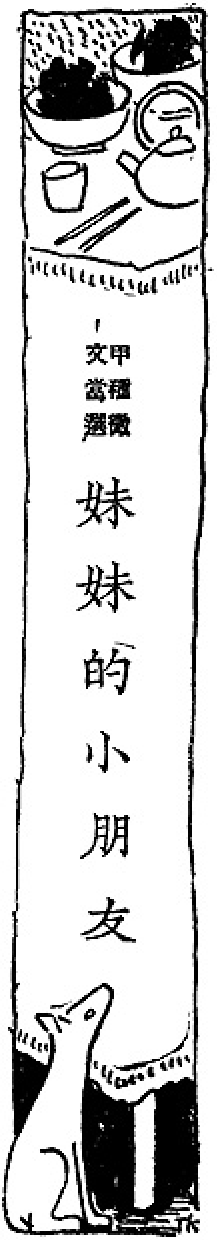
工廠商場以外，再看那些勤勞的農夫！再看那些舊式家庭中的僕婢和童養媳等！唉，他們不是勞工界的人嗎？試問他們有沒有享過合宜的休息，和受教育的生活，有沒有聽過這種生活的標準？

英國的工黨於一九一八年二月在倫敦開會改組後，牠的宣言有「不論階級和職業，凡能用手或用腦去生產的都可為本黨同志」的一句話。按照經濟學的意義，「勞工」是指不論勞心勞力一概能工作生產者而言的。我國從前分人民為士農工商及兵，實則這士農工商兵都是勞工——除非他是名不副實，濫竽從事的。啊！我國教育界的人士怎樣？鐘點是不是愈多愈妙？薪水是不是愈欠愈多？內地的學校雖或不至欠薪，教職員能不能盡仰事俯畜的天職，而得收教育上相當的「效率」？年功加俸，特別加俸，旅費、津貼費、慰勞金、治療費、退俸金、和撫恤金等更談不到了！至若那些負着同等重大使命的領事公使，以欠薪太多更下旗歸國了！唉，我們的勞工界之慈母在那裏？

六

「衣食足而後禮義興」，孔子對於衛國也講了一個由庶而富，由富而教的方略。我人巴不得希望我國早日修明政治，把人民的困苦漸漸減少些就是了。

（完）



甲種徵文當選

妹妹的小朋友

一個人仔出來啦

馬益堅

我們原是住在一個「醬色人等」都混雜其間底「衖堂」裏，住在一間「上海式」一樓一底的房子裏；這所房子，不獨狹隘污濁，而且四圍的空氣、環境，又非常的惡劣！在春天氣候溫和的時候，還不甚打緊，一到了炎夏，酷熱得不堪其苦！因此，母親就主張遷居了。這個主張，我們一家人，自然是個個贊成的！

遠遠的從里門口望進去，那里有一條平坦的、深長的、丈來寬的「閣道」；兩旁夾植著幾棵大柳樹，在那三四十幢黃瓦紅磚的洋房前飄映，景緻倒也不差！由外面循着「閣道」步行，約五十餘步的光景，按著次序數來，那就是「林肯坊三十二號」——我們的新居了，就是我們由「上海式」的屋子，喬遷到這所西式的洋樓來。林肯坊位處上海之北，居於閒靜的華界；既沒租界車馬的喧囂，也不像我們前此「舊居」的環境那樣惡劣！所以在夏天住來，也還覺得比較的舒適！在進新居的那天，我們合家，個個都帶了幾分喜意，但總不及妹妹寶寶的那樣快活！這原因，她一向偏促在那所狹窄的「上海式」的屋子裏，今一旦而遷到這三層樓的洋房，就難怪她手舞足蹈，跳上跳下了！跳來跳去，她就跳到屋外面去了！

大約有一頓飯之久吧，我走近窗前，往屋外一看，啊！原來那「閣道」左邊，有兩個女孩、一個男孩在玩着石子，寶寶却歪插着小手，站在一旁，兩隻小眼睛釘着她們！等一會，不知怎的，她們竟和寶寶談起話來了！再一會，寶寶竟加入她們隊中拋起石子來了！從此每天的午飯前，晚餐後，林肯坊的「閣道」之旁，柳蔭之下，總看見有如世外小神仙般的三個女孩，一個男孩，玩作一團！她們時而拋石子，時而揑泥人，時而摟頭交頸，細語喁喁。

寶寶告訴我，她們是隔壁「三十號」劉遂江律師的子女。長女名阿達，約九

歲，較寶寶小兩歲；次女名阿蓉，年六歲；幼子名拉鼻，年四歲。她們每天是照例的玩做一堆，當夜色昏迷，臨別的當兒，她們總是這麼的一句：「明天早點呀！」她們相約：在每天的清晨，誰起得早，誰就出來學着雄雞「各多，各多！……」的叫喚，一聞「各多……」的聲音，彼此就從屋子裏奔走出來啦！

僅不過十天的光景，她們已經玩得「溜熟」的了！她們隨着寶寶的引導，進我們的屋子裏來，烹調請客，玩她們的小把戲！弄得一個廳房的棹搖椅響，好不熱鬧！從此我們的廳房內，每天都開她們天眞爛漫的笑聲了！

拉鼻最幼，而又最頑皮可愛！無論任何人問他：「你姓什麼？」『姓……牛！(劉)」「劉什麼？」「牛……拉鼻！」所以我常常叫他做「牛仔！」然而她們也調皮，一次見我把頭髮剪短了，從阿蓮的口裏，就宣賜我一個美名、「光頭酥！」(粵語和尚頭的意思)從此遠遠的見着，就提起她們嬌小的嗓子，高喚着光頭酥來了！雖然後來她們的媽媽叫她們改口喚我做哥哥，但她們終於喊慣了，不期然脫口而出還是喚着光頭酥！



我常常左擁右抱着她們

我常常左擁右抱着她們，她們還是不息地喚着光頭酥！

後來不知怎的，她們又將「各多」的招呼口號，改爲「一個人仔出來啦！」從此每天的早上，有時還在朦朧的夢境，忽被「一個人仔出來啦！」的嬌聲驚醒！



妹妹的小朋友

(左阿蓉)　(右拉鼻)

時間過得眞快，我們在林靑坊寄居，不覺間已屆十七年的新歲了！剛是殘冬方退，大地回春之時，母親忽因事南旋，於是我和妹妹寶寶，遂各遷入學校寄宿了！現在林靑坊三十二號的房子，只是屋舊主人非！每天的早上，也

不復再聞「一個人仔出來啦」的嬌聲了！

一九二八，三，二十七，燈下。

你們相親相愛吧！

鄧炎漢

我親愛的妹妹少蘭：

你今年已是小學三年級了，你的智識逐日的進步，你已是預備着向人生路上賽跑的時候了！你將如何的努力，以慰媽媽的希望呢。

你要寶視着和尊重着你活潑的天真的童年，因為這是人生最寶貴的時候，錯過了是會惘然和悄然的；好孩子，這或者你現在尚不十分懂得，但，將來，我相信你總會有明白的一日。

你有你的小伴侶一起遊玩，這是多麼快樂呀！況且同是天真爛漫！但是，好孩子，你牢記着我的說話，你們大家要相親相愛，切勿嘔嘅嘔氣，因為你們都恰似一家人，都是姊姊妹妹一般的。

在此，我不能不寫出你的錯處了。前日，你和你的小朋友紅妹——因為我覺得她的臉龐紅的可愛，所以給她這個渾名——回到家來，這時，我恰在街上買了一個很大的「洋娃娃」，就取些美麗的花布出來，吩咐你和紅妹縫一套衣服給牠穿上；畢竟紅妹這孩子聰明伶俐，她在很快的時候，已縫好一件上衣，接着又幫助你縫好那條小褲子，於是給洋娃娃穿上，這是多麼好玩呵！

但是，後來紅妹欲抱抱洋娃娃和牠接吻，當時，你似乎憤憤的搶開不給她抱，而且扮了怪難看的鬼臉對她；這時，我恰在旁，把她拉開到我的房裏看圖畫。

親愛的妹妹呵！假如你處在紅妹的地位，你將如何的難堪呢？她已替你做了不少的工作，已供給了你不少的勞工，結果欲得一抱和一接吻的慰藉而不可得，這是多麼痛心的一回事！妹妹，你現在或者年幼不知道，若你大了，你方？[illegible]人奪去你精神上所愛的東西時，[illegible]等的痛苦！所以，當你從紅妹懷內搶洋娃娃過來時，若不是我拉開她給更美麗的畫片與她看，她真的要哭起來了！

我親愛的妹妹！我不忍提起你的過處，但是，因為希望你再沒有錯過，使你知道悔改，所以就忍心的寫給你，我也不願意使我再有第二次。妹妹！你真要傷心！如你悔恨前過時，那麼，請你和紅妹握握手，從此大家不要嘔氣，就是再好沒有了！末了還祝你安好！

你的姊姊蓮影於一九二八婦女節日。

少蘭妹妹：

在昨天晚上，看了你的悔過書，雖然是寥寥幾個字兒，但是，已深觸入我

底心裏：我歡喜你能改過，同時，我又傷心我不幸已使你那小小的心兒，感受着了創傷。好妹妹，饒恕我吧！

今天下午，紅妹來找你，這時，你恰巳和媽媽去舅舅家裏，我便留她玩了大半天。

她那玫瑰色的面龐兒，眞具着一種說不出的可愛！她那的溫柔舉動，尤其令人感着她的好處；我給她幾張玫瑰花的明信片，她接着只舒展出笑渦來。

我後來將洋娃娃給她玩，她初時倘遲疑不敢接手，我知道她巳憶起了數天前的事，我笑向她說道：

『怕玩麽？少蘭又不在此！縱她在家，她也要好好的和你同玩的了，原來前數天的事她已悔改了呢！』

我說完，便將你那悔過書尋出給她看，紅妹看完，又舒展出笑渦來，將洋娃娃玩個不置；她於是又向我討索了針線，和一塊花布，縫了一頂很好看的帽兒，戴在洋娃娃頭上。

好妹妹呵！紅妹是何等可愛的孩子！你過一星期後自舅舅處回來，看洋娃娃戴的花帽兒，你也當感激她不置了！

最後，我問她家中的情形，她告訴我她已沒有母親了！只有一個姊姊教撫她，哥哥在外埠沒有回來，父親是一個小學教師。

妹妹呵！她纔是一個可愛的小人兒，同時，又是一個可憐的孩子呀！你此後和她同玩時，你不可誇示媽媽的愛你，因爲她已失了母親，已不能接受母親的愛，若你向她誇誇我們媽媽如何愛你，她聽了是會傷心的。

親愛的少蘭妹妹呵！你有你可愛的小朋友，你們相親相愛吧！祝你平安！

你的姊姊蓮影。

孩子時代的春光

涓涓

薄寒輕暖的初春氣候，使田野的小草都綠了，西畝外的玉簪花，結着苞兒，有的也伸出了稚嫩的白色花瓣，含羞淺笑，招呼着帶了雜亂的飛鳥聲的沉醉春風。

時間眞如白駒的過隙，倘地張着翅膀，向無何有之鄉飛去。故鄉的叢林，小池上的浮萍，岸上的蘆花，紫羅蘭色的小野花，綠茵似的平鋪着的小草，都已改了樣了吧！欣欣然的向榮，發展他們燦爛的生命了。飄飄然的曼歌輕舞，在和煦的春風之微笑裏。阿彩、阿鳳、阿月、阿花、阿天，這五個小朋友，也一定攜手共遊，唱歌狂跳，在散學的傍晚，玩着各種的遊戲，彩也許還帶了他的小弟通——還祇有四歲的，異常惱人的，小通有時要他姊姊滿地同狗一般爬的時候，也祇好依從的，否則就要哭

個不休，滿地打滚的小通，和順的姊姊——彩，是什麼也依從他的，至於衣服染着了泥污，也不顧忌；仍是什麼事情也依從，什麼地方也樂於領他去。

他們五人的面像，身體、姿勢都不同，都有各人的風趣。月是他們中年齡最大的一個，可算是他們的中心人物，是我的妹妹——也做了他們的姊姊。妹妹的長圓形的臉，略帶些淺黑色，柳條般的身子，還可說是一個秀麗的姑娘。

花與其說是美麗，還是說他是有善表於情的臉，她的額如桃花，眼如閃電，遇事勇爲，沒有一般女孩子的怯羞、懦弱。

鳳生得一張顏色淺黑的圓臉龐，有秀麗的眼，棕色的髮，短髮齊眉，常帶笑容，嘴旁有一對深深的酒渦。

彩是他們中最美麗的一個，鵝蛋形的臉，白潤的肌膚，藍眼白，黑眼球，顧盼燒轉，櫻桃似的小嘴，講話時姿態很嫵媚，走時的背影又很玲瓏。

天是個男孩子，粗看去似個很粗暴、強悍、玩皮的小孩，其實也不盡然，不過比其他小孩要剛毅、勤儉些吧了。在女孩子的羣中，他的力氣最大，有時也不免要施其權威，做了哥哥，雖然他的年齡並不比她們大。

這相親相愛的五個小朋友，出入聯袂，任是大風大雨，也必須來候阿月一同到學校去。早晨最早來的是阿天，當嚴冬的時候，手生了凍瘡，手背腫得什麼似的，臉上被晨風吹得發紫。過一回兒，花、鳳、彩也來了，她們互助着理髮，整書包，抽空還要玩角力的遊戲。

假如天不加入，角力佔優勝的算是彩了，其次是花，星期日或其他散學的日子，他們總推成一團。在底下被壓的總是阿鳳，紅了臉不敢聲張；她微胖的身軀，失却了敏捷轉動的能力。

他們中的我，是被驅逐在這樣的樂境之外的，而能永遠做個活潑自在的遊戲隊的旁觀者，在我也很以爲是榮幸的事，每次聽到和喧聲相聯的脚步聲，無論如何也不能忍耐了，迅速的拋了書本，去鼓吹他們的角力，第一個自告奮勇的是阿花，有一次，我講了幾句鼓吹的話後，阿花揚起了圓淨的眼，猛力的一撲，抱住了阿彩的腰，阿彩把身一挺，用力的一扭，二個人立刻同橫到地上，阿花又立刻奮身起來，向旁觀着的阿鳳進攻，一不提防，阿鳳向後倒去，後額碰的一聲響，橫倒在磚舖的地上，大聲的哭了起來，阿花手足無措地，望望這個，看看那個，驚慌的微笑着，妹妹跑過去按摩阿鳳的痛處。

「哭的誰？」父親帶着慈祥的口吻，也從裏面跑出來。

「阿鳳阿鳳！」阿彩伸出頭來往外探了說：「她是被阿花推倒碰痛了頭。」

「唔！阿花到強呢，你能不能站在門限上跳到這裏？」父親把脚尖指了一個離門限五尺遠的地方。

阿花在門限上一跳，却跳出了此指的地方，富於表情的臉上，推下一陣得意的微笑。

阿彩知要挨到自己了，便哭着搖

頭，父親卻叫阿鳳來跳一跳，阿鳳漲紅了臉，緊貼着妹妹，羞得低了首，父親笑了笑也走開了。

他們每次玩的結果，總是阿鳳吃了虧，哭了，她天生得這般膽怯，如是彩、花，至於皮破血流的時候，也不致於流下眼淚來。但是倘若沒有人哭了，他們的遊戲，也沒有停止的時候的。

此外他們也愛捕魚，尤其是阿天，往往伏在屋後的小池上釣魚。有一次，正是陰寒的冬天，小池的水車乾了，大魚被人家捉去，剩下許多線魚、小金魚，阿天亦了足浸在淺水裏，捉那匿在泥裏的魚，阿彩他們出神的看着，偶見捕到較大的魚時，就高聲的喊了起來，並把線魚放到草場上掘好的小窪中，放了些水，中間放了石塊，小石塊上平鋪了帶着泥的青苔，作爲假山，線魚上下浮游的時候，大家指手劃脚，拍手婆歌，阿天也早忘了自己凍紫了的脚了。

太陽沒了的時候，還都不想回家去，圍坐在這個自己創造出來的小魚的住所，評論魚的優劣。

記得在紅紅的夕陽，已西沉的一個傍晚，晚冬蕭瑟的氣象，充滿了家裏荒涼的花園，獨自一人在窗前徘徊的我，忽聽得樓梯擊擊的大響，推開門，先伸進五個頭來，妹妹先爭前跑進來了，他們也就一哄而前，圍住了我，個個笑嘻嘻的露出皓齒。

「你們看那面的是什麼東西？」我手指在窗外問：

「烏鵶。」阿彩答說。

「一只，二只，三只，——」都搬起指來數了。

「噲呀！你的房裏很難得見外面的東西呢，一直到遠遠的地方。」阿彩看了看外邊說。

「對拉！你們都喜歡一個怎麼樣的地方住呢？阿彩先說吧！」

「我早同月姊講過了。」

「我們將來要做尼姑去，母親天天拿東西來給我們吃，那穌山上的大寺，很有趣味。」

「那裏的話。」我即刻打斷月妹的話，向花、彩她們說：

「你們總不要忘了角力的遊戲，這可使你們將來成一個大力士。」

哈哈的都笑起來了，眼睛互相看着，我就即刻打發他們回去，但在我的心裏，覺得有一層黑雲朧罩似地暗淡，也立刻想到妹妹的前途，難道眞的能過那森林的淸閒而死寂的生活嗎？

此後果然覺得月妹沉靜了許多，同時阿彩也是這樣，也許是自己的心裏作用吧！可是她倆的不久要退出這個天眞的隊伍，是當然的事了。

現在角力的遊戲，一定是繼續的，捕魚等事，也許祇剩天、花、鳳三人了。散步郊外，結隊歌唱，總也還實行的。

唯顯明媚的春光，永遠照耀着妹妹和她的小朋友，如同照耀着一朵薔薇花，使他含香噴芳一般。

石型之淚

史美鈞

上

一×年烈火的五月，在忽促中消逝了。我在H城住了數月，覺得異常淡漠；循學校的常例，奔回我可愛的故鄉去。

回家以前，接了惜妹的來信，內附一頁，是蘋妹給我的寄語

哥哥：——

你想我是多麼快活呵！因爲婉珠是我的朋友了。母親又買了許多糖果叫我送給她，她也承受了，我們眞親愛呵！

你現在大約要回家了，一定能看見我的朋友吧！我先告訴你這一個消息，讓你快樂！

你的妹妹蘋。

蘋妹快樂的字痕，使我在以前夢幻過她們的舞影。

蘋是我最小的妹妹，她今年才八歲，自幼聰敏得很。在前年入小學以後，天眞爛漫，愈顯幼小者的情愛了。她曾寫給哥哥的信，莽魯的孩子，眞萬不能及。她全身肥媚的嫩膚，是如何緻白而美麗呵！我喜接吻她嬌艷的臉龐，撫她細軟的黑髮，受了不少愛的沉醉。一望蘋妹嬌笑的美容，腦波上思家的愁紋，立刻雲散了。

我首先望見婉珠，她也是飄飄着烏黑的柔髮，和蘋妹一樣；面龐異常紅潤，閃動流利的眼珠，顯出無限靈活，或是比蘋妹更可愛。

「哥哥，你看婉姊美嗎？」蘋妹指着婉珠，她含羞了轉過頭去。

「是，姊美麗得很。」我絕口稱美。

我低望這美貌的孩子，不由微聲問她：「妹妹，你喜歡在這裏嗎？」

「喜歡呵！我是何等愉快？」她注目望我，使我滿懷充了喜悅。

[illegible]黑髮分披着雙肩，依着簷下沿着濃蔭的石路走去，在藤枝交加的棚下隱滅了。

我的家雖不是在城市喧囂之中，亦不是在鄉村隱僻之間，是離城數步，嬌美的自然圍繞之下，佇立在幽花美草旁的幾幢乳白色的樓庭。前有綠葉遮陽，後伏碧流瀉輝，嬌媚傾吐，我眞認爲唯美的樂宮了。婉兒的家本不是和我們相近，後因她父親在我家近處發現了適意的樓舍，於是便在這裏住下了。蘋妹和婉兒，自然同學了。二人在一塊遊玩，親愛起來，雖有時，她們不知爲什麼而互相爭辯，然而立刻便停止了，似乎親愛的伴侶間，不該有可怕的爭吵，致分折愛大的力。我回家的時候，她們也都放着假了。

我無聊閒望，常常會見她們相偎着

嬉戲，如果她們是在嶙峋的怪道上優行，她們便互抱了雙臂，或並坐在岩石上，靜瞧池中的游魚，她們喜五彩的野花，於是在晴朗的傍晚，往林中集些很小的野花，扎成幾團美麗的花球，掛在廊下。母親想到她們會生危險，我說：「不會吧！她們都敏慧的，否則你將使她們懊喪了。現在是如何悶人的酷暑呵！」有時我見蘋妹呆望着，是候婉兒來吧！她在吃餅乾，(?)或和我作伴，一聽到婉兒的聲浪，飛也似地出去了。這葱青的樂園中，於是常有一對天仙似的伴侶幻現，平添着喜悅。

我愛她們倆淡粉紅色的腮，和嫩白的手足，又愛他們銳敏的鳥眼，以及可愛的行動。我在愉快之時，禁不住去懷抱她們，上帝呵！我已奏幽妙的心曲了。原來是她們給我的安慰呵！

在書房內，蘋妹要我畫小貓，我問她：「作什麼？」

她說：「婉姊喜歡小貓，所以我請你畫幾張送她，哥哥願意嗎？」

「哦！近來天氣太熱了，過幾天給你畫吧！」

「你一定要同我畫，哥哥呵！」

「唉！弟弟，你希望過於急迫吧！」

後來她又對我說，我祇得在此炎日，給她繪好了。

在晶瑩的夏夜，銀光裹住了我們的住屋，很有幾分擇我吟詩的意思，那蘆葦在水面飄揚的微音，異清脆得可愛可聽。我們自然欣幸這幕勝景，不使可歌的月夜逝去，花葉分歧的籬下，尤是寂靜而又芬芳，我坐在石椅上歌唱，蘋妹與婉兒，繞住了我，老是要我講故事。

我極願承受她們和藹的請求。

……………

「哥哥，今夜有更好聽的故事了！」蘋妹時常說。

「我願意聽，不願去睡了！」婉兒彎着頭，手圈住我的頭頸。

她們跳躍起來，我自然也愉快了不少，對澄澈的星天欣慰。

差不多是慣例，不過有幾次她們很早去睡了。我惟有對着孤影彷徨，緩緩走進臥室，深感到寂寥的不安。幾天之內，又說盡了滿懷的童話，神奇的故事，但總要理想出幾個有趣味的神話每夜引她們狂笑，使不致向我拌吵。

氣候漸次清涼，秋風夾着馥郁的花香吹來了，她們喜在滿充詩意的房舍裏，忙着看書、寫字、或畫幾張不成畫的圖畫。虹渡的秋晚，她們在階下細草如茵的柔毯上歌唱而舞蹈，使人的靈魂飄入了仙樂之鄉。現在她們並不像炎暑時這般的嬉戲，是過着更可愛的生活了。

不久，我又別家入校，於是隔絕了這對小伴侶的芳情，她們也許已入校讀書了。

中

闊後，我不回家鄉，惟每次收到惜華妹給我的信，其中難免要提及蘋妹與婉兒的事，說她們摯愛的情緒，使大家欣喜；說她們今天買了有趣的故事圖，在一塊翻閱，談畫中的故事；或說她們在門前玩皮球與套鐵環；有時說她們今

天跟父親到薇山去了。惜妹又常說：「哥哥，你也愉快嗎？」我寫回信給她說：「唉可是我祇能感到一種情愛的餘力，現在不能盼望了。」

有一次惜妹來信說：——

「姑母近來在我家，且帶來二隻送給蘋妹的小白兔，眼兒紅艷艷，豎起了雙耳，遍身生滿柔軟的白毛，是何等可愛呵！蘋妹快樂極了，替兔子做了草窠，拿菜葉散佈在地面，聽牠們嚼葉的齒聲，比音樂是更幽揚吧！

「她們放學歸來，近來是聯着玩兔子了，把兔子抱在懷中，和牠接吻，大概牠是超出一切的美吧！

「妹妹們與兔兒的薰陶，使我幾乎忘食，腦際上時浮起她們玩弄兔兒的情狀，不知怎的，我異感到無限快樂。

「哥哥，你也愉快嗎？」

可恨我在異域飄泊，看不見家鄉的喜樂，惟於茫茫黑夜，再溫半闕殘夢，清晨醒來的頹廢，心也痛了。幸喜，靈花吻着世面的時期也過了。

不安的心靈，總忘不少這一對親愛的小伴侶的形影。

下

春風帶夜鶯的歌聲，在花紅葉綠間飄搖，久已春臨人間了。明媚的春光，是如何使人誘惑呵！可憐春風漸緊，嬌美的春又將遲暮了。

年年清明時節，回家掃祖先的坟墓，這第二年的清明，自然也依舊例。

我又回到家鄉，家鄉的一切都依舊，甚麼都和以前一樣。不過草叢間的野花變色了，空氣裏加增了花香，婉兒的臉胖得更可愛，蘋妹也愈是嫵媚了。

她們的說話，我聽起來似樂神的歌唱。愛她們的心情，怎能遏止呢？蘋妹和婉兒又來繞我了，說：「哥哥，你爲什麼不喜在家裏？」然而我何嘗不喜在家鄉，原是出於無奈，說不盡的苦衷呵！

有一天晚上，夜神已展開暗幕在我們眼前了。似分外的可怕，惟借這黯綠的燈光，使我們稍微壯膽，這時大家團聚在一室，蘋妹在我旁搖八音琴，張媽却從外邊歸來了。據說蘋妹叫她去還物品，帶來了一個極潔淨的石製的人兒，及一張緋紅紙兒用黑筆寫的字條。我暗喜她們的情愛交流了。蘋妹立刻拿了來，看紙上的字：

親愛的蘋姊：

今夜父親從外面歸來，說我們要遷到極遠的地方去了。大約在明晨十時便要去了。真不知父親在以前爲什麼不說起，唉！我們將遠遠別離了！

這一個石製的人兒，也是父親才買來的，請你留存，以作紀念吧！

我急得哭了，不過請你不要悲傷，或者……我可以仍回到這裏來的。

你的朋友婉珠。

石鑄的人兒，滿堆着笑容，正和婉珠一般，後面還有幾個紅色的顯明的

字：

「婉珠送給蘋姊的紀念品」

蘋妹斂了微笑，苦睜着雙眸，是她悽惻的表現吧！她悄然上牀，也許是在被窩中悲慟了。

翌晨，她起身很早，便跑去看婉珠。婉兒的父親在外經商，定是爲或種關係的不便，決意遷移了。而在愛神手中奪去了小者的靈魂。這是如何心痛！聽說這天早上，他們的確往T埠了。

蘋妹回來的時候，已是我們吃午飯的時候了。她苦苦的忍住酸淚，淒然望我，而後終於哭了。我實在不能安慰她，祇好抱住她，替她拭去了落下的淚點。輕聲說：「妹妹，她們就要回來了，不要悲傷吧！」唉！我覺萬分的感到異樣的滋味了。

自後，張媽送她上學校，她每有孤零的悲哀，以前活潑的步伐也死了。她不肯說話，時常默立在一邊，有時看見石型，便想起她的朋友而淒咽了。偷閒的時候，常跑到婉兒家門前立一刻回來。她情懷的落寞，常流露出心頭的疑難，如今，她眞是失伴的淒楚了；而我亦再沒有人用手理我的亂髮，拉我的臂膀了。

「蘋妹，明天張媽又要捉一雙花白小貓來了。」我偶然想起一件事，或許能使她欣喜，因爲她平日最喜小貓。

「……小貓」她淡淡地似乎對於甚麼也冷然了，眞是孤寂得可憐。

——唉！妹妹呵！你頹敗的情狀，使我過於難受了。

蘋妹的歡顏，誰知竟消失盡了。唉！剎那間的變幻呵！我悵望這以往的樂痕而幽嘆了。

——上帝喲！請賜與幼小者碎破的心魂完整了吧！

幾天之後，離我家這不過數步的房舍——婉兒的家——又有人去居住了。

我亦肄業已畢，爲看可怕的世情脅迫，離開家鄉摯愛的人兒與綠沉沉的勝景，又飄浮在H埠了。

我在苦惱的餘暇，偶然憶起可愛的舊痕，與蘋妹的悲哀，薄薄的像一層浮雲，飄蕩在我的心之深處。

作於懷舊的家鄉。

小夫婦的分離

洪祖慶

別離了一年多的故鄉的母親和弟妹，一定在懷念着我，這幾天一定比從前更加急切了，因爲我這次回去是幹那傀儡式的婚禮，由此我記到一位五六歲的小姑娘了！她蘋果般的臉，從淡中泛着微紅，從紅中又泛着微白，在那白色的中間，又時時現着笑渦，她便是我的蘋妹，當我在家的時候，每天下午學校散學的時候，她問了我的小妹妹，背了

書包，唱着：「小姊妹，眞眞好，天天見面天天笑，你也巧，我也巧」；進了我們的大門，就高聲地喊賣「大油條」、「熱包子」來引笑我，因爲我在本鄉表演新劇，曾飾過這樣的配角，預料這次她一定又要得到許多取笑我的資料，在散學的時候，和小妹妹來取笑我。

三面環山，一面濱海的故鄉，已經返映在我的眼簾上了，慈愛的母親，同了小妹妹在船埠迎我，不知是什麼緣故，我竟忘記了一切，開首就問小妹妹，「蘋蘋——這是我給她起的名字——沒來？」小妹妹似乎不懂我的意思，癡呆地望着我。

頭昏目眩了幾天，我也不知道我這幾天做了些什麼事，似乎做了幾天的夢，見了些渺渺的幻影，吃了些無色無味的食物，或者竟沒有吃，所以連渴想着的蘋，也不知道來了沒有。

「你不能這樣拜，那是男人家，我做給你看，……這樣……這樣……這樣纔對！來，來，再來再來！」這樣的聲浪，從開着的西側門中送來，一聽就知是蘋的聲音，正在煩悶的心，給她打動了，下邊的脚，也不等中央的命令，向前開拔了。

躡着足走出西側門，就聽得「時候晚了，我們要睡了，你們客人也應當出去了！」我明白了她們的動作了；她們一定在表現我們的結婚，我就偸偸地走去站在一座半牆的下邊，微微地昂着頭竊觀，她——蘋抱了小妹妹，閉了雙目，躺在籐榻上，過了一會，大家揉了揉眼，同聲說：「天亮了，起來，來！拿臉水來！」就有幾個小孩拿了臉盆水來，忽然嫂嫂來了，見他們這樣的玩着，做着鬼臉取笑她們，於是驚散了她們的遊戲。

我同了岳父，從市上回來，在途中遇到了蘋，頑皮的心，立時記起了那天的事，就誠意地問她：「你沒有到你岳父家去？」她吐了我一口唾，白了我一眼，使我覺到小姑娘的羞態，是宇宙間第一種美的表現。

明天我將同了妻和小妹妹，離開故鄉，到相距千里的武昌去了；蘋的笑渦，和我的行李，同時檢藏起來了，當我拿着幾本書，放到箱裏的時候，笑嬉嬉地問她：「你的老婆去了，你什麼樣呢？」小妹妹白了我一眼，尖出着嘴，現出不安的情態，蘋不知幾時已掛上兩顆淚[illegible]

我永遠替她愁着

葛守眞

妹妹放學歸來了，她同了一個小朋友到我們的小書房裏，那個小朋友是一個孤[illegible]寞的小女孩子，但她的面龐卻是

瘦削得像有病的模樣。她進來就向我行了敬禮，我也回了一個禮，我想她就是妹妹的小朋友高德貞了。

我爲了衣食所迫，在外幹些事情，每天總要到六點鐘天黑了才歸家。我每次到了家裏，很頑皮的妹妹時常要說她的小朋友德貞來過了，還說今天兩個兒玩得很有興趣，她簡直是我最好的朋友。妹妹有時將她的自由畫和作文拿來給我看，如此，我已經很驚奇德貞的天才和學問，並且叫妹妹時常親近她，將來妹妹也可爲她而得了許多進步，因爲德貞的圖畫和文藝確是「雞中之鶴」啊。今天，她來到我們的書房，才認識這一位小姑娘，德貞。

我於是同她談起話來。她活潑的舉動，清利的言語，……一切都深印到我心裏。天晚了，她想回去，經妹妹和我的請求在我家吃一餐便飯，她沉思了好久，終於答應下來。以後往來更密了。

聽嬌小的妹妹說：「德貞，不是富家的嬌女，也不是貴族的千金，也不是大家的名媛，不過是一個平常人家的女兒。」她的爸爸是一個小學校的校長，就是我家妹妹貪近便些的私立學校的校長。記得我有一次曾經看見她的爸爸是一個強兒霸道的滿殺黃臉的大漢，絕不像是教師。我想她的爸爸一定不是好東西，由妹妹幾次告訴我說他時常要打人，並且最喜歡打他的女兒——德貞，果然證明他是一個不仁慈的父親了。

有一次，辦公處放了一個下半天的假，我整日坐在我們的小小書房裏翻着好多的雜誌來消遣，沒有多少的時光，德貞又和妹妹來了，大概她們是放了學了。

「你們放了學嗎？」

「放了。」妹妹拗起嘴說。

「哼，賴學。」我取笑着妹妹。

「不，確是放學了。現在是三點鐘光景了。」德貞幫妹妹辨護。

「……」妹妹一聲也不響，似乎生氣了。

「妹妹，你去拿些點心來，好教德貞妹妹吃些吧。」我說：

「不要如此，我肚皮很飽哩！」德貞話沒有說完，妹妹早已溜去問母親討糕餅了。

我們二人靜了一息。

「德貞妹妹，到書房去坐坐吧。」

「好的。」

到了書房裏，我讓德貞坐籐椅上，我又在書架上翻出許多的小朋友、兒童世界給她消遣。可是費了許多的時光，妹妹還沒有來，我等得心焦起來。

「什麼，妹妹還不來？」

「我肚皮不餓，何必叫白華姐去走一趟呢？」她放下了兒童世界說着：

「不，你不要吃，我要吃呢。」我漲紅了臉說：

「……」她微笑着。

「德貞妹妹，你有母親沒有？」

「有是有的，不過是晚娘。」

「她待你好不好？」我不客氣地問：

「她……她時常欺負我，父親也欺負我哩。」她說着：「晚娘，比我的親

娘，眞是差得遠哩。我娘待我眞好，我現在還記得。可惜她死得太早。不能多使我多享一日的福。娘死了以後，晚娘進了門，我沒有福可以享了，天天被她……」

德貞不肯說下去了，因爲妹妹已經來了。我的妹妹搬了兩盤本鄉產的荸薺和糖花生來享客，於是我們三人坐着吃。不久，德貞告辭去了，我們留也留不住。

晚餐的時候，我在席上和妹妹說起德貞的事情。妹妹滔滔不絕地說德貞了。

她說：「德貞確是苦極了，日裏燒飯、洗碗、洗衣、砍柴、掃地……，夜裏也有不少的事情要做，做得好還好，不好，就是皮肉倒運了……」

妹妹一路吃着，一路嚕嚕囌囌地亂說，我一句一句聽下去。我覺得德貞確是一個苦命的女孩子，即使將來大起來，也不免是個苦命的母親罷了。我永遠替她愁着。我家爲了人事的關係，已經變遷了好多次，和德貞已相隔千餘里了，事情也已隔了好幾年了，可是我還是替她愁着。

瀰漫了悲哀

石深

我從湖畔回來，已是暮色蒼茫了，在晚餐完後，燈光之下，又是我們家人聚語的時候。

活潑而帶稚氣的妹妹，往常是滿含着笑意的，今天晚上不知爲什麼，笑容收了；談鋒息了，隱約中含着無限的愁苦，我不禁問她：『今天在校裏受了什麼氣吧？怎麼不說不笑了？』母親說：『她正記念着她的小朋友而悲傷呢。』滿含淚水的她，急忙遞了一封很長的信──一封含有無限悲哀的信給我，信上是這樣說：

『我親愛的朋友麗姊！我眞不幸！這不幸的消息，想你聽了，也要爲我們悲傷，就是……就是，啊！我親愛的父親，──與惡勢力奮鬭，參加革命去殺敵的父親，果然因傷重而棄我們死了！前幾天我們還接到父親從前方醫院的來信，他說：「……在龍潭附近的地方，幸而我方的軍官和士兵；都是奮勇爭先，終於將殘餘的軍閥擊退了；可是這次的犧牲很大；因此我也是其中受傷的一個。當我們奮勇殺敵的時候，我忘記了自己，也忘記了家，從戰場回來，一路唱着凱旋的歌，眞是歡欣鼓舞極了。隊伍散後，猛覺胸旁劇痛，我便暈去了，醒來，纔覺到自己是受傷了──這傷不是輕微呵！但願沒危險就好了！你們姊弟不要忘記我們是無產的平民，要用功讀書，努力做個好國民，我希望傷快些好，又可多去

殺幾個敵人……」

麗姊！我們聽這驚心的消息，一家都日夜不安了。年高的祖母，常是老淚縱橫，清晨深夜，總是擺起香案，禱告菩薩，我們也日夜祈禱；祈禱受傷的父親；以及許多受傷的軍官士兵，都一個個回復健康！麗姊！這都是幻想啊，菩薩大約也是勢利的，何以我的髮龍鍾的祖母如此誠意跪求，終於是使我們失望了呢！

一星期後，忽然接到更不幸的消息：

「趙連長，因傷重，醫治無效，已於本月七日身故。特此告知。」

這平空的霹靂，不僅驚壞了我們，在嚎啕痛哭聲中；也驚壞了忠懇負責，替我們看門的老黃狗。

「三天後，父親的同事王君送來二百元，他說：「除撫卹金外，這是朋友送的奠儀。」可詛咒的金錢，牠正含着萬能的魔力，向我們孤哀者作獰笑呢！來日方長，這二百元——父親血肉換來的二百元，我們看了將怎樣的痛心，將怎樣的忍心去用牠；然而不得不藉牠苟延殘喘啊！

麗姊！人情真是冷熱得可怕呵！一個月前，父親升任連長的時候，許多親戚朋友，都趕來道賀，隔壁張師母的話，我還深深記得：「做軍官是升得很快的，不兩年，你們趙先生准可升團長了，團長升師長更容易，你真是有福氣的太太啊！少爺，小姐又聰明，將來怕不是一位鴻福齊天的福人嗎，我是善看氣色的。趙師母的確天生的一臉福相……」於今呵，不過一瞬，情景却大變了！誰上我們這裏來？幸而我慈愛的母親，含辛茹苦，督促着我們姊弟繼續讀書。

麗姊！我實在不忍心看我的母親，終日勤勞；並且現在我們的環境；經濟，都使我不能再升學了。就此中止罷！親愛的姊姊！我將怎樣？弟弟才九歲，他竟也懂世故了；有天他哭喪着回來；原來在校裏他不留心，將一個同學的皮球，丟在水裏了，那同學是富家的少爺，大發嬌氣，罵他：「你這窮鬼，將我的球弄壞了，你賠得起嗎？不要臉的小窮鬼！」後來他們的先生來了，她是很有學問的，全校的師生都敬愛她，——溫嚴而公正，幾句話將那同學止住了；並且和藹誠懇的對我弟弟說：「希望你以後不要去和他們鬧，你要常常記到你是沒有父親的人，高年的祖母和可憐的母親，她們正日夜在期望你，你要努力，不可忘記你為國犧牲的父親；以及可憐的祖母母親啊！」那天我弟弟回來，儘是背着他先生說的話，末了他發問似的說：「沒有父親；沒有錢的人，難道祇配受欺侮嗎？」這話說在天真

窅娘

南唐李後主宮嬪，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蓮中作品色瑞雲，令窅娘以帛繞脚，纖小屈曲，作新月狀，素襪舞蓮花中，回旋有凌雲之態，由是人皆効之。所以相傳纏足，始於窅娘云。

徵知錄



吳嘉邵繪

孩子的嘴裏，是何等深刻；何等悲傷呢！我眞被他兩句話感動得流淚。

麗姊！我想我已是十三歲的人了，難道就眼看母親辛勞而坐食嗎？我眞不願做安坐而食的人啊！好在我高小總算畢了業，我決定到工廠去做工，晚上到平民夜校去求點智識，如此一方面可以減輕些母親的負擔；一面仍不荒了學業。麗姊！想你也贊成吧？

這時母親正在爲弟弟補衣服，一線線縫着母親手中的線！一針針刺痛了我的心窩！燈下，祇有母親和我，不時聽見祖母咳嗽的聲。弟弟是已入睡鄉了。多麽可憐的境地呵！這時我忽然想起平日懇摯待我的姊姊——你，好些事情都一一浮現出我的腦膜，不得不寫上告訴你，親愛的姊姊，請你不要爲我過分悲傷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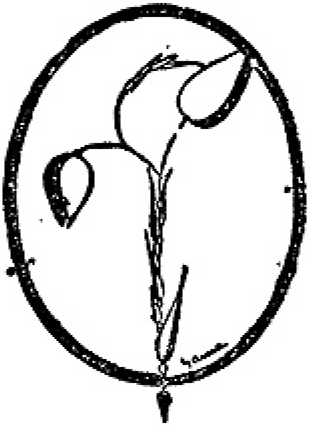
你的朋友慧。

原來妹妹常說起天資聰敏；活潑美麗，輕舞曼歌的慧，竟陷入如此不幸的境地了。我爲他悲傷，同時也引起我潛伏的無限傷感，霎時，一室中頓瀰漫了悲哀的空氣。這時妹妹已挂着淚珠，提着筆桿在寫信了。

『親愛的朋友慧！接來信，不僅我爲你悲傷，我的母親姊姊哥哥也都爲你們一家悲痛。我也是沒有父親的，天下惟有孤兒最受人欺侮，——有時覺也被人看不起。我們不幸，都做了無父之兒了！表面上，我們雖比較好點，其實正和你們一樣。我們的祖父、父親、叔叔，在生前雖做過官，但沒有他們做官的本領大，所以仍是蕭然一室。慧妹！人間的背影，只是一些「冷酷」與「虛僞」，他們那些坐享父兄財產的幸福兒，是沒有看到的；惟有一些沉在不幸中的人們——尤其是無產的孤兒，纔嘗到這「冷酷」「勢利」的滋味。說起這些，哥哥姊姊和我，常是氣憤塡膺！我們一定要不怕荆棘，努力去和惡勢力奮鬭！慧妹！窮不要緊，我們的志沒窮；冷也不要緊；我們的血沒有冷。北風雖則凜烈；但是我們有的是熱血，也用不着狐皮大氅來禦寒的！我願普天下層層壓迫下的孤苦孩子，都努力做個好國民！

我的姊姊也深爲你嘆息！她說：願意晚上抽些時光教你讀書。想你也願意吧？……』

一週以後，每日夕陽西下時，總有一個短髮覆額手提飯罐的女孩子，走到我家來讀書，這孩子就是我妹妹的小朋友慧。



蔗園婦女的生活

淩明

「蔗園人」是種蔗的農民，散居於廣西的南寧、奉議、恩隆、百色等一帶地方。因爲他們多數是種蔗，所以才得這個名稱，也就因爲得了這個名稱，方能將他們的勞績，盡情表露出來。

種蔗，誰都知道是農作品裏很勞苦的事情，每年正月播種，十二月收穫，須經過整年長時間的辛勞，工作方才告成，而且中間還有許多打壠、剝葉、刈荒、榨糖……等各種工夫哩。而此項苦工，都給到婦女份上去做。所以蔗園中的婦女，比他種農婦勞苦，也是我們女界中的最苦的勞役。

蔗園婦女有強健的體魄，耐勞的勇氣，奮鬪的精神，像樣的習尙，所以她們能幹長時間的工作，能過最苦的生活，足使我們敬佩的，這不能不說是她們的特長處。

講起她們工作的煩勞以及時間之長，煞是驚人，她們在每早飛鳥出林時——大約五點鐘——就卽起床、打水、炊早膳、飼畜牧、整理農具，七點鐘早餐後，就要到田園裏去，開始勞動。中飯呢，由男子或孩子送到田園去，她們不再回家，省出許多往返的時間來。每晚仍待飛鳥投林時——大約六點半鐘——方才回家，還要打水、炊飯，晚飯後，又要飼畜牧，收拾農具，縫紉……約至十點鐘才可安睡，明天日復一日照例做去。這不足爲奇，尤可駭人的是：當着盛暑的時候，毒日當空，百草欲枯，而她們正要在蔗園裏剝蔗葉，劍般的蔗葉，割入手面，更醃着如雨的汗，此時肉體上、精神上的痛苦，爲如何呢！到十二月收成的時候，寒風似剪，而她們猶在冰冷的園裏榨糖，斷不因爲天寒而中輟她們的工作。這種耐苦精神，實不可多得。不過沒有經過這樣勞苦，怎能陶冶出她們強悍的體魄來？（享安樂的婦女，病魔纏

身，反不及她。）

更有些男子，反雌伏家中，把一切家務——耕、織、烹飪、樵、牧……都推到她們身上去，反乎「男子治外，女子治內」的舊訓，然而她們竟能毫無疑義地慨然獨任下去（這等男子，對她們能不愧死）。

她們的最長休息日，是每年正月初一日到十五日了；那時也仍免不了日常的烹飪、畜牧呢。至於一闋秧歌，幾聲長嘯，便是她們的唯一的娛樂了。

她們的裝飾，是很樸實的，頭上裹着一塊粗布遮陽的首帕，穿一個窄袖衫，襯着一條很窄的褲子，還束一條腰帶。其實這樣算不得甚麼裝飾，不過是工作時所穿衣服罷了。然而久而久之，却成了她們唯一的美麗裝飾。

她們的知識，可說是等於零。她們雖有求知的必要，可是沒有求知的可能，無論在習俗上，不給她們讀書，即在生活上，亦沒有給她們求知的機會。蔗園女子，方得八九歲時候，便要跟大人們到田園裏去學操作，所謂「幫工」。到了十二三歲，便要做大人們的工作，成爲完全生產者了。從此一直下去，就和大人們一樣勞忙，那裏還抽得出時間來讀書呢？

以上所述蔗園中的婦女，實我們女界中不可多得的同胞，可惜知識低微，不能做上級的勞力者，論其境遇一日不耕，或受之飢，一日不織，或受之寒，只因生活困難，遂把她們求知的機會取消，深可嘅嘆。誠能從此改善農村生活，給她們以求知的機會，則工作上或將有大大的進步哩。

（完）

假造的珠寶

儆知

珍珠、寶石、金剛鑽的假造品，出產最多處，要算法國，物美價廉，也爲他處所不能企及。考法國做金剛鑽所用的材料，係某處森林地產出的白砂，此項白砂質地最佳，非他處出產可比擬。若要做別種合色的寶石，只須加入顏色在內，做成後，用法磨光，無論遠看與近視，竟一點不能看出其破綻。又有做假珍珠的，其法用上等的玻璃料製成珍珠狀的空球，或製成凹歪等形，與珍珠形狀相等，再用數種極光亮的魚鱗，乘該魚生活時剝下，設法攙入小玻璃球中，更用蠟黏滿而封其口。有人說：『這等魚鱗，若不從活魚體上剝下的，其光彩必不能與珍珠的光彩相像』云。從前上海有一種假珠，稱爲寶素珠，恐就是這一類的方法造成的。



連平的婦女

CFP

連平，是我們翁源的鄰縣，相距咫尺，士商往來的，不知有多少人。連平，在九連山南，與龍南（江西）和平、新豐、翁源爲界，內地多山，土匪非常猖獗，所以順流由阿源下廣州那條路，是走不通的。近來，因爲我們翁源這邊，鄉民切實剿匪，比較太平些，每每有人到翁源來交易。到廣州去的，也每每由我們這裏來。連平的教育，因爲山僻的緣故，也不大發達。初中止有一所，而且成立未久，根據不固，款項不敷，成績倒也平常。小學，却是很多，約有二十多處，一律改用新學制教科書，這却不似我們翁源止有五六處高級小學所可比擬的。連平，在前清是獨立州，位置倒是很高。因爲連平的功名，實非他各縣所可及。單是顏家一姓，也有三個翰林，和不少的舉人、拔貢、秀才更不用說了。這是連平的概況，我以爲未敍述本題之先，應該約略說及的。

連平，是一個灰色沉沉，文化落後，風氣閉塞的地方。換言之，還在封建勢力完全支配下的。各位試想想，像在這樣環境所產生的婦女，與我們翁源的婦女的遭際、地位，完全有何分別？

連平的婦女（自然連平也）是做太太奶奶的、做姨太太的、做婢女的……幾種。其地位是不很高的，境況是很平常的，運命是黯淡的。但這也無怪，這些男尊女卑的風俗、習慣、法律……，我們只有忍受、維持，萬不能把來破壞或毀掉的。不然，你就是犯法，你就是禮教的叛徒！——連平婦女的運命之慘，幾千百年已注定了。那麼，我們又還有何說呢！

小的時候，在娘家住着，受着父母的輕視，兄嫂的欺凌。日裏，替娘家撫養小孩，換尿換屎，弄得周身骯髒。煮飯、炒菜、餵豬、養牛、牧馬、割草、斫柴、耕田等，也無一不幹，而做爺媽的兄嫂的，却沒有看見她在整天勞苦着。稍有不適意時，不是打，便是罵『婊子麻』、『絕代麻』、『嫁十二個老公』、『賠錢貨』、『鬼睡昏』……等等，不應該罵的說話，都罵了。他們（或她們）看來，女兒是無用的，不能夠繼承香烟的，罵打點，到不要緊。

社交，是不准公開的。做嬰孩的時候，倒可以自由行走，或是隨着人家去探親，若是年紀大一點，便要整答答的在閨房中度日，幹些織布，做女紅的工作。要到街裏去買什

麼東西時，只可差人去辦，自己是不准去的。否則，人家將說你浪逛、賤濫人、賣醜。其次，在家門口站站步，伸伸腰，見了生人，就要立刻紅漲臉兒的飛跑，不許再企在門前。不，『不知羞』、『大面厖』、『倚門賣笑』等惡詞毒罵，立刻可以使你聽到。探親戚，自然也要顧忌些，非有人隨從作伴不可。若無人作伴，雖幾里多康莊大道，入村密密，也不放心。大約是怕她去偸漢子或被人強奸。（在城市中的婦女，行動自然比較自由些。）

婚姻，由父母一手包辦；無父母的，由家長——哥子、伯、叔等主持，女子是不准自由擇婚的。婚姻的條件，自然以金錢勢利來結合的，即要門戶相對，意氣相投，婚姻一定可以弄成。不獨三五歲的時候，已被爺媽兄長代她訂了婚，就是指腹爲婚的事，也是很尋常的。年齡有否相當，身體能否康健，體貌是否美麗，品性是否循良，只由媒人看看罷了，連做父母的也可以不必親自去觀察、考慮。是以鄉下止有『討婆愛郎中意』的諺語，而無『嫁夫要女心願』的諺語。如果，嫁了生癬疥的，麻子臉的，跛脚的，不人道的，那只有怨自己命運多乖罷了。『姻緣前世定』，倒是一句自慰慰人的說話。離婚，也很少見的。

『嫁出女，賣出豬，』婚後的狀況，娘家是顧不得許多的。你貧也好，富也好，總與娘家不發生關係。如有做母親的痛愛女兒，憐其貧而時予拯濟的，做兒子媳婦的，每每大抱不平，逢人便說她不顧家，只知疼愛女兒，因此而嘌口打架的，數見不鮮。就是旁人來調停時，也不免要說些『已嫁的女兒，她有家有室，何須去拯濟她？她的日子很長，救濟一次又有一次，你能夠救濟她到死麼？……』的說話，才能使做兒子做媳婦的心服。

不幸而丈夫死了，只有搥胸飲泣，孤枕冷清清的空守閨房罷了。改嫁的希望，是沒有的。因爲社會上的法律，只准男子娶小老婆、嫖娼，不准女子再醮、偸漢子。貞節，守身，原來是雙方的，若男女都從一而終，倒未嘗不可。但只強迫一方實行，却是太不公平的事了。因爲這樣的原故，女人的性生活，早已剝奪無餘了。

其實，女人也沒有性生活之可言，縱然她丈夫在世之日。『婦人，是枕頭鬼』『埋人的』，婦人只拿來『傳種』的。否則，絲毫沒有用處。是以『妻子言語，迷人菜』的說話，常常在一般做爺媽的、做丈夫的口裏道出來。是以女人的疼苦，是無時或已的！如果是不得男人的歡心時，不獨日常要做加倍辛苦的田工、家務；不獨穿的不好，吃的不好；而且還要打她、罵她，用盡種種的卑劣殘酷的手段，或罵她至嚶嚶哭泣；或打她至頭破血流；或晚上不准她上床，讓她在地下給蚊蟲的刺咬，晚寒的刺骨。而她只有跪地求饒，不能反抗，不准反抗。否則，他將拋去你，不當你做妻子，永把你當作婢女來役使了。若是鬧起來時，旁人不外勸男人不要氣憤，勸女人要忍受，說些『公婆打交沒冤仇』、『公婆打交無理講』、『大聲罵來細聲教』、『他已然這麼性烈，你就事事順從他罷了，不好輕易去惹他。橫豎他不是別人，忍些氣有什麼要緊？』等說話罷了。這不是承認男子可以打人、罵人，而女人不應該反抗麼？不但如此，做丈夫的，如果不滿意他的女人，可以把她賣與別人。這更不知是什麼世界了！

做家婆的，小姑的，有時也是做媳婦的死對頭。做小姑的，年小無知，驕縱用事，時時去搗鬼，做家婆，做丈夫

的，以爲女兒是自己的，媳婦娶來的，是以只信小姑片面之調去處分自己的媳婦。做家婆的，更有無上的威權，她是一家的主婦，她雖然也受過她家婆的壓迫，但今次輪傳她來做家婆了，她也要用起主婦的威權來壓迫她的媳婦了。白天，叫他怎樣去洗鍋頭、擔水、炊飯、燒柴、蒔田、耘田、割草、斫柴、看水、鏟草皮、種番薯、芋頭、花生、粟、麥、菜、……等，板起面孔來命令、申斥，絲毫沒有放寬，做得好也罵，做得壞也罵，弄得做媳婦的，亦是踏地，沒頭沒腦的工作着，不知怎樣是好。身體雖然疲倦，工作雖然過度，但怕家婆的打罵及其他冷飯、冷粥、臭風菜的待遇，仍是吞聲忍淚的工作着；因此害起病來是常見的。有時一清早便出外去，早飯、中膳還在外邊吃，連洗衣服的時間，乳兒女的片刻，也是抽不出來。不，家婆又要說你『好食懶做』了。晚上，有的要舂米，有的煮牛豬食料。吃飯又夜，又要做夜工，不到十多點，是不能够睡覺的。疲倦過度了，一着席便呼呼的睡去了，連睡在旁邊的丈夫也不暇去理了。又家婆打媳婦，不算犯法。去年十一月（？）顏零燕女士（劉紡織的女人，他們夫婦二人，曾在翁源中學念過書，）因爲家常細故的事情，被家姑率領到她娘家的無賴，把顏女士活活的打死了！此事曾登報章，後向法庭起訴，結果僅將打人的凶手監禁，而主使人（她的家婆），還是逍遙法外！啊！何女人的生命，竟這樣的不值錢乃爾！可慨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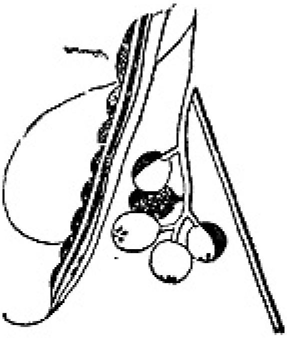
做童養媳的，小時被人打罵慣了，大時也一樣的被人欺凌、打罵，其遭際更難堪的。做小老婆的，除了一切如通常的女所受的痛苦外，還要受大老婆的凌辱、壓迫。小老婆的地位，原是很低的。小老婆要服侍大老婆，聽大老婆吩咐。換言之，除了做丈夫的人，家婆的奴隸外，還要做大老婆的走狗。丈夫縱然親愛他，但是鬧起來的時候，人家總要罵男子『掉了前妻無後嗣』；罵「小婆麻」、「新來佬」作鬼，叫他去向大老婆面前賠罪了事。是以鄉俗罵做小老婆的，每用『你是什麼身份，真是狐狸不知尾下臭』這句說話。

寡婦的境況，也很淒楚的。不獨無改嫁的希望，而且要受一切的輕視、笑罵。所以寡婦和人吵口，不上二句，人家必罵他『妹子麻』、『孤頭麻』、『絕代麻』、『死老公』的。如果是和家婆鬪口，更是不堪了。家婆會說你命運多乖，弄死了她的兒子，叫你賠人！是以寡婦的生活，更是淒慘，毫無絲毫生人的樂趣！

做婢女的，要服侍全家的人，無論男婦，無論長幼。要做比誰都要苦的工作，無論晴、雨、冷、熱、早、晚。主人有命，你是要欣然從命的。否則，誰也可以斥罵、或打擊。你不是人，你簡直是牛馬！吃的是殘餘，穿的是敗絮，有病有痛無人管。睡的地方，無蚊帳，無棉被，倒是常事。人大了，嫁給人家做小老婆，只要錢多，她後來的苦痛，是理不得許多的。婢女是用錢買來的，應該聽主人的驅策、打罵、換賣，這是風氣不通的地方，大概如此。

完了，這篇粗率的文字，就是我對於遷平婦女所貢獻的。

（完）



女詩人魚玄機

儲禕

女詩人魚玄機，是唐代的一個女道士，長安人，字幼微一字蕙蘭；幼好讀書，有思才，情至繁縟。瞿中溶詩道：『女郎本是長安人，生長良家顏如玉。』可見她是一個很美麗的良家淑女。咸通（民國前一〇五二年）中，玄機已是一個盈盈少女，年紀約十七八歲，就嫁給李億做妾，那時玄機文才已經很好，而貌又非常美麗，所以李億十二分的寵愛她。後來李億的夫人嫉妒得不堪設想，弄得玄機一刻也不能安身，而李億在長時間經過他夫人一句半句的讒言，把愛她的心情也漸漸兒衰落下來了，一切苦楚的事情都叫她去幹，披星戴月，仍是不好，還要受夫人苛酷的呵斥，這種生活，誰也都要替她流淚。她曾有兩句詩怨李道：『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如李億對她的心腸不是刻薄到極點，她那肯出這種怨語呢？瞿中溶詩又道：『薄命都緣不近情，從來爭寵反招辱；苟學迴文蘇若蘭，色衰奚致遭刑酷。』中溶的意思，似責玄機爲什麼不效蘇蕙那樣織錦爲迴文圖詩贈與她的丈夫，使她的丈夫讀詩感動，回念舊情，不再虐待她；殊不知蘇蕙和魚玄機並不是受同樣的毛病，不可以用同樣藥方來醫。蕙是竇滔的妻，竇滔納妾趙陽臺不愛蕙，蕙就織迴文詩贈滔；玄機是處於妾的地位，當那種重男輕女優妻薄妾的時代，而李億又是不愛她，她在這種勢力範圍之下，氣息也不敢多歎，怎敢織錦爲迴文圖詩贈給她的丈夫呢？——她既不蒙丈夫鍾愛，遂入院做道士，大概就在那時了。

玄機雖然是一個女子，志意却非常豁達，可惜她的事跡沒有詳細的記載，不得查考了；但她的詩集裏面有首遣懷詩，很可以見得她的人性，詩道：

『閑散身無事，風光獨自遊，斷雲江上月，解纜海中舟；琴弄蕭梁寺，詩吟庾亮樓；叢篁堪作伴，片石好爲儔。燕雀徒爲貴，金銀志不求；滿杯春酒綠，對月夜

琴曲，邊砌澄清沼，抽簪映細流；臥牀書冊遍，半醉起梳頭。』

婦人豪放如此，誠不多覯。

她又很羨慕男子入院考試，金榜掛名的榮譽，但恨自己是一個女子，不能列在男子的行伍；嘗登崇眞觀南樓覩新進士題名賦詩道：『雲峰滿目放春晴，歷歷銀鉤指下生，自恨羅衣掩詩句，舉頭空羨榜中名。』看了這首詩後，可見她的志意多麼激切呀！假使她是一個男子，在當代至少也要幹些事情，有些貢獻，悵然她偏偏是個女子，而又生在那重男輕女只有男子能金榜掛名的時代，使她偉大的天才埋沒不能發展，眞是使她抱恨無窮的。

她的情人很多，如李子安、溫飛卿、李近仁等，都與她相識，看出她的意思；她的集中寄子安的詩，摘錄一二：

寄子安云一：

『飲水食蘗志無功，晉水壺關在夢中，秦鏡欲分愁墮鵲，舜琴將弄怨飛鴻；井邊桐葉鳴秋雨，窗下銀燈暗曉風，書信茫茫何處問，持竿盡日碧將空。』

寄子安云二：

『山路欹斜石磴危，不愁行苦苦相思，冰銷遠磵憐淸韻，雪遠寒峯想玉姿；莫聽凡歌春病酒，休招閑客夜貧棊；如松匪石盟長在，比翼連襟會肯遲，雖恨獨行冬盡日，終期相見月圓時，別君何物堪持贈，淚落晴光一首詩。』

江陵愁望寄子安云三（江陵愁望）：

『楓葉千枝復萬枝，江淹橋映暮帆遲；憶君心似西江水，日夜東流無歇時。』

給溫飛卿的詩：

寄溫飛卿云一：

『苦思搜詩燈下吟，不眠長夜怕寒衾，滿庭木葉愁風起，透幌紗窗惜月沉；疏散未閑終遂願，盛衰空見本來心；幽棲莫定梧桐處，暮雀啾啾空遶林。』

寄飛卿云二：

『堦砌亂蛩鳴，庭柯煙露淸，月中鄰樂響，樓上遠山鳴；珍簟涼風著，瑤琴寄恨生，嵇君懶書札，底物慰秋情。』

給李近仁的情詩只一首。

迎李近仁員外云：

『今日喜時聞喜鵲，昨宵燈下拜燈花，焚香出戶迎潘岳，不羨牽牛織女家。』

諸位看了這幾首她給人的詩，必定要發生疑問，她既然是女道士，怎麼又有這等意思呢？這一層徐德明曾道：『唐時女冠出入豪門與士大夫相接者很多。』近人雪林女士曾替她們題個名目很好，叫做「半娼式的女道士」，她在所著的李義山戀愛事跡考裏說道：『唐時的女道士不乏刻苦淸修的

人，借出家以使其交際自由的，却也不在少數；因此唐朝就發生了一種特殊的婦女階級，替她杜撰一個名目，便叫做「半娼式的女道士」。」大概玄機就是這類「半娼式的女道士」中的一個。因爲男女之情，盡人都有，而中國對於女子敎育，素不活潑，往往一個翰苑才子，弄到一個妻子目不識丁，毫無知識，而一般女道士則通曉文墨，詩文工緻，於是文人們及士大夫皆喜與交遊，始而詩文往還，旣而發生戀愛，結果成爲衆矢之的，而她們因地位及生計的關係，不得不個個都招待；所以名目上是女道士，實難名副其實；並且唐代對於道敎是很發達，自高宗尊老聃爲「玄元皇帝」以後，歷代的帝皇都很尊崇之，後來且以道敎開科取士了；「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這是在專制帝皇時代一種定的現象，所以婦女也去做道士了；宮裏像公主一類的人物，因爲女道士的生活又幽靜又安逸，每每自己請求出家的很多很多，唐代的公主往往握有政治上的大權，那班想做官的士大夫以爲走公主的門路，倒是極便當的一條捷徑，可是公主不是容易交結的，就先去交結她門下的徒子徒孫，再用緩緩的功夫去結上公主；這種風氣一開，不要做官的人，見別人交結得有味，不免垂涎三尺，也就去玩耍玩耍和她們做唱和的伴侶了。這是她會婚妮人的第一個原因。

她被李億散棄後，大概就廣於結交，放浪不羈的；並且她不但自已如此，還勸鄰女也要如此。她有贈鄰女詩道：

「……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自能窺宋玉，何必恨王昌。」換句話說：就是男人都是沒有好心腸的，我們心上想到那裏就做到那裏，何必拘拘於名節呢？這是她生活史上一種特變的觀念，她旣然懷了這種觀念，就很大胆的肆無忌憚起來了。這是她會婚妮的第二個原因。

玄機的生活，我們看了上面的種種事跡，知道是不很愉快的；但是她的死也死得很悲慘，現在把她死的一場事跡述如下：

她有一個女僮名綠翹，也很聰明艷麗；有一天玄機被鄰院裏邀去有事，恰巧那時有個客人來訪她，見她不在院裏，立刻就回去的。到晚上她歸院後，綠翹告訴她道：『今天某客來的，因爲諫師不在，立刻就去了。』這個客人乃是玄機的所屬意的，她以爲綠翹和她嬉戲了，就把綠翹的衣裳脫去，笞責數百下，昏去；旣而復甦叫道：『鍊師欲求三清長生之道，而能忘解珮薦枕之歡，反以沈猜厚誣正貞，翹今日必斃於毒手矣！無天則無所訴，若有！誓不蠢然於冥冥之中，縱爾失淫。』言畢氣絕。玄機當時大恐，就把她埋在後園，以爲可免人家知道了。不久後有一個客人到後園去小便，見蒼蠅數十個集於瘞土，驅去後又來了，客人很覺奇怪，詳細看一下，旁面有血痕很多，並且很腥臭，返家後就把這件事告訴家人，不意爲僕人知道，而僕人的兄弟是府衙裏的守衛，曾經向玄機求金，玄機沒有睬他，所以他很怨恨玄機；就招幾個小兵擁入玄機的院裏把蒼蠅所集的地方發開一看，原來還是她的女僮綠翹葬在裏面，就把玄機捉着送到京兆府吏溫璋前詰問，而當時的士大夫們，都想救她，但是她的罪惡過重；結果判決斬首的。——啊！丈夫不過，又受到那種死，

利，眞可憐極了！但一半是不幸，一半也是自取的。

她的事跡就是如此了，我們來讀她的詩吧！

她有詩集一卷，雖寥寥四十餘首，半爲艷情之作。她給人的詩，前面已經舉出好多首，現在把她的詩分成「悲情」，「離情」「酬酢」「寫景」四類，各選幾首於下：

（A）悲情的詩：

閨怨

蘼蕪盈手泣斜暉，聞道鄰家夫壻歸，別日南鴻纔北去，今朝北雁又南飛；春來秋去相思在，秋去春來信息稀；扃閉朱門人不到，砧聲何事透羅幃。

秋怨

自嘆多情是足愁，況當風月滿庭秋，洞房偏與更聲近，夜夜燈前欲白頭。

（B）離情的詩：

送別

水柔逐器知難定，雲出無心肯再歸，惆悵春風楚江暮，鴛鴦一隻失羣飛。

暮春即事

深巷窮門少侶儔，阮郎唯有夢中留；香飄羅綺誰家席，風送歌聲何處樓；街近鼓鼙喧曉睡，庭閒鵲語亂春愁；安能追逐人間事，萬里身同不繫舟。

（C）酬酢的詩：

寄劉尚書

八座鎮雄軍，歌謠滿路新，汾川三月雨，晉水百花春；囹圄長空鎖，干戈久覆塵，儒僧觀子夜，羈客醉紅茵；筆硯行隨手，詩書坐繞身，小才多顧盼，得作食魚人。

酬李郢夏日釣魚回見示

住處雖同巷，經年不一過，清詞勸舊女，香桂折新柯；道性欺冰雪，禪心笑綺羅，跡登霄漢上，無路接煙波。

（D）寫景的詩：

題隱霧亭

春花秋月入詩篇，白日清宵是散仙，空卷珠簾不曾下，長移一榻對山眠。

早秋

嫩菊含新彩，遠山閑夕煙，涼風驚綠樹，清韻入朱絃；思婦機中錦，征人塞外天，鴈飛魚在水，書信若爲傳。

她的詩現在所存的集中是四十三首，全唐詩裏多一首四十四首，可說首首都是極好的香艷作品；現因篇幅關係，只錄幾首，不及備載，諸君如須看全詩，不妨去買本看看；否則，全唐詩裏也可以找到的。

關於本文的參考書

唐女郎魚玄機詩（中華四部備要本）
全唐詩
唐詩紀事（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
唐才子傳（商務印書館佚存叢書本）
李義山戀愛事跡考（北新書局出版）
情史（上海書局石印本）

一七，二，四，夜一時脫稿。
三，二一，改作。

蚊與瘧的關係

家俊

一入夏令，天氣漸熱，百蟲亦漸漸活動，努力營謀牠的生活而有害於人類者不少，蚊，就是其中的一種，若迨蚊已嗡嗡盈耳，纔想到燃蚊香、熏蚊藥、揮扇、執帚、用力驅除，為計已遲了，總不若於牠將發生時，留意溝污積水，勿使有蚊的幼蟲孳生其間，這就是驅除蚊的根本辦法，為自己謀康健，為別人謀幸福，莫妙於大家同心合作，做大規模的除蚊運動，撲滅得使牠不留一個，不亦快哉，今就蚊的大概，列說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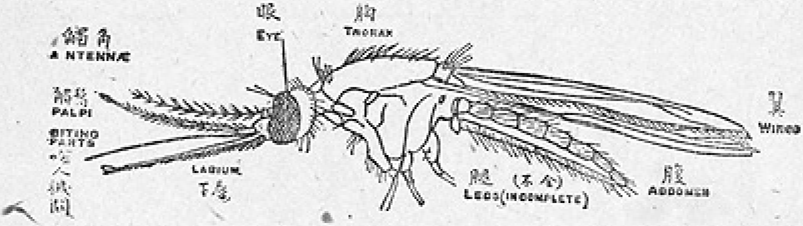
一 蚊的形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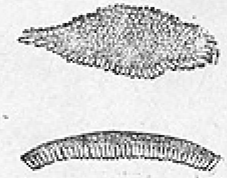
蚊體分頭、胸、腹、三部，頭部很小，幾為複眼一對所占；觸角一對，生在複眼的根部，分數節，每節都生細毛，此細毛雄的比雌的多，但比較短些；雌的口器很長，適於刺螫，食人畜的血液，雄的口器不很發達，吸食植物的液汁。胸部有脚三對，翅兩對，前翅為透明的膜質，後翅則退化成棒狀，腹部較胸部小，共分九節，最後的一節，有肛門，全體皆被有鱗片和細毛。

二 蚊的生活

蚊當幼小時，游行污水中，稱之為孑孓，是從蚊卵發生出來的，當母蚊產卵時，其卵必產在有水處，卵呈橢圓形，普通蚊的卵常聚二三百粒黏成一塊，浮在水面，其色與水色頗相似，這是防禦外敵的作用；瘧蚊的卵和普通蚊不同，是各個分離的，卵發育很速，產生後二三天已發育成孑孓了；孑孓在水中行動很活潑，全體分頭、胸、腹、三部，頭部很大，有褐色的眼一對，前部有許多蓬鬆的細毛；胸部也很廣闊，胸前和兩側也有很多的叢毛；腹部很小，尾端有一細長的呼吸器管，職司呼吸，故常倒懸於水面；約八九日即蛻化成蛹，這種蛹亦能浮沉於水中，俗稱打拳老，胸部較廣，腹部彎曲；蛹再經一二日，就羽化而為飛行的蚊了，總計從卵到成蚊的日期，大約在十三天左右；但在氣候稍冷時，牠的發育也要緩慢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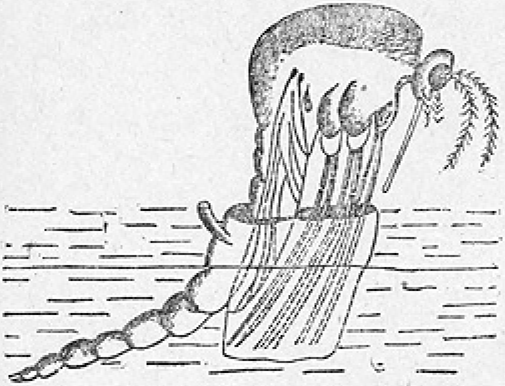
三 蚊的嗜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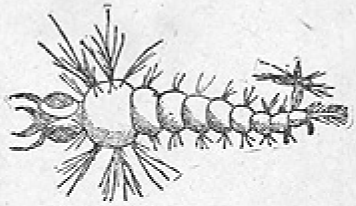


蚊的卵塊

(上)正面　(下)側面



打拳老羽化時的形狀(放大)



蚊的蠋，卽打拳老(放大)

顏色的暗淡和蚊的多寡與刺螫數很有關係；據實驗的結果，知著白襪、白鞋時的刺螫數，比著黑襪、黑鞋時刺螫數的多二十五分之一；又一隻黑狗和一隻黃狗在夏季同居一室，覺得黑狗苦於蚊的刺螫，黃狗比較安穩得多。英國某科學家，曾經費了多天功夫，對於這件事做過一番精細的實驗：他用許多顏色布糊好的布箱，在適宜的光度時放於多蚊的地方，試驗蚊飛入何箱的最多；經十七日後，有一百零八蚊入深青色箱，九十蚊入暗赤箱，四十九蚊入黑色箱，三十一蚊入灰色箱，二十四蚊入橄欖色箱，十七蚊純青色箱，十四蚊入翼珠色箱，九蚊入淡綠色箱，四蚊入淡青色箱，三蚊入白色箱，二蚊入橙色箱，祇有一蚊入淡黃色箱，而柿色箱中竟一蚊也沒有。所以夏日的衣服著白色黃色或柿色的，可以減少蚊的刺螫。

四　蚊的種類及區別

蚊的種類很多，據專門學者的研

究，共有二三百種；吾人常見的，則有普通蚊和瘧蚊兩種。今把兩種蚊的區別列表如下：

普通蚊	瘧蚊
(1)飛時聲高。	(1)飛時聲低。
(2)體小於瘧蚊。	(2)體較普通蚊大。
(3)呈褐色或黃色。	(3)是灰色或黑色。
(4)足比體略長。	(4)足比體長二倍。
(5)翅透明有鱗片，無斑紋。	(5)翅有褐色的斑點。
(6)胸部及腹部有鱗片。	(6)胸部及腹部有細毛。
(7)雌的觸鬚比嘴長一倍半，雄的觸鬚約比嘴短八分之七八。	(7)雌雄觸鬚均與嘴齊長。
(8)停止時體與壁平行，後肢向上。	(8)停止時體與壁成六十度角，後肢下垂。
(9)卵產在污濁的水中，密集成塊，每次產卵二三百。	(9)卵產在澄清而多藻類的水中，個個孤離，每次產卵三個至二十個。
(10)孑孓褐色，呼吸時自水面斜向下垂成四十五度角。	(10)孑孓帶綠色，呼吸時體與水面平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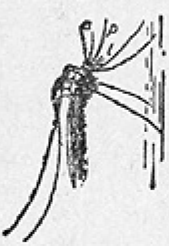
五　蚊與疾病的關係

普通蚊的為害，是吸食人畜的血液。瘧蚊的為害就是傳染瘧疾：牠把瘧蟲刺進於血液中，而瘧蟲遂寄生於赤血球中，攝取血色素以營養發育，到成熟後，便行無性生殖，分裂為許許多多的無性個體，破赤血球而外出，復侵入其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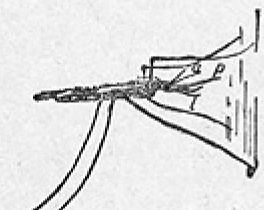
赤血球內，再行無性生殖的分裂法。當瘧蟲出舊赤血球而入於新赤血球之際，便是患者發熱的時候；當分裂的時候，便是患者惡寒的時候。又普通蚊吸食患瘧疾者的血液後，幾經變化，遂產生許多半月狀的小芽體，由體腔集合於唾腺；當這蚊吸收新宿主的血液時，遂乘機而輸入人體，復侵入血液中的赤血球內發育生長，行無性生殖。所以不論瘧蚊或普通蚊，都是瘧疾的媒介，人生的大敵。

六　瘧疾的種類

瘧疾寒熱發作的時期，有好多種的不同，最常見的，有每日發作（俗名每日熱），隔日發作（俗名隔日熱），及三日發作（俗名三日熱）三種：每日熱的病原體為 Laverania Malaria，在赤血中二十四小時成熟；隔日熱的病原體為 Plasmodium Vevax，在赤血球中四十八小時成熟；三日熱的病原體為 Plasmodium Malaria，在赤血球中經七十二小時成熟。此外又有患者的寒熱期沒有一定的，究其原因有兩種：一種是同種的病原體侵入人體血液的時間不同，那寒熱發作的時期也就有差異了。一種是由於不同種的病原體侵入人體，所以發作寒熱的時期也就不規則。例如同種的病原體，一在上午侵入人體的，一在夜間侵入人體的，則依其成熟的時期不同，而患者寒熱的發作當然是不定了。如今日侵入隔日熱的病原體，明天又侵入隔日熱的病原體，那就變成每日熱了。如三種病原體都侵入人體，則發寒作熱的時間更要變得不規則了。



普通蚊



瘧蚊

七　瘧疾的病象

瘧蟲傳入人體後，經過三天至三星期的潛伏期，就發作瘧疾，沒有前驅的病狀，突然就寒慄起來，唇爪都成紫色，顏面成蒼白色，皮膚厥冷，脈微小，約經三十分鐘而體溫上昇，至攝氏四十度到四十一度；同時發症口渴，皮膚燒灼，顏面和兩眼都潮紅，脈搏和呼吸甚急，舌生厚苔，小便減少，神識朦朧。約經三小時左右，汗出熱降，身體異常疲倦。——瘧疾經三四次後，人體血液的赤血球數，每一立方粍中（通常男子五百萬個，女子四百五十萬個），減至三百萬個，三四週後，則減至一百萬個。所以患瘧疾的人，往往是貧血的多。若久不治愈，貧血過分，就會發生心臟、腎臟等病，非常危險；又當發熱的時候，血球破壞，能使脾臟肥大，而尤以惡性病原體為甚，惡性病原體的熱型沒有一定，病的經過亦很久長，一弛一張，很和傷寒症類似，

其性狀很惡，往往使人昏迷，甚至陷於危險，然現在還沒有確實的治療法。

八　治瘧疾的方法

金雞納霜（又稱理瘧鹼 $C_{20}H_{24}N_2O_2$）爲治瘧疾非常有效的藥品，服一·〇至一·五克（市上所售的金雞納霜爲餅狀，約服三粒至五粒），可以撲滅自赤血球分出的病原體，然宜確知發的時間，在五時前服下，百發百中，沒有不奏效的。若不得其時，或早或晚，那就徒然。送去幾粒金雞納霜，一些也沒有效用的。此藥又不可多服，服過多後，能傷胃，幷發生耳鳴等症。

九　瘧疾的預防法

瘧疾的發生，是由於瘧蟲寄生於人體的血液中，前面已經講過，然瘧蟲的到我們血液中來，全由於瘧蚊做媒介品，所以要使瘧蟲不侵入人體，必先處置瘧蚊，不使瘧蚊產生，也不使普通蚊產生爲第一要務。預防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消極的，一種是積極的，今分別述如下：

（A）消極的方法

（1）用蚊帳或用細密的鐵絲網不使蚊飛入牀間和室內，或用旋風機搖動空氣，使蚊遠避。

（2）用樟腦薄荷油等，塗於人體的袒裸部分。

（3）已患瘧疾者從速隔離，勿使蚊吸其血液而傳播。

（4）每隔四五日服金雞納霜六至十格林（Grain），可以避免瘧疾。

（B）積極的方法

（1）用硫黃或其他煙草燃之，以薰斃蚊蟲。

（2）不使污水久積器內，修改川流，不使蚊蟲發生。

（3）用石油散布水面，使幼蟲窒死；一滴石油，約能散布一平方尺，故耗去石油不多，能殺死蚊蟲不少。

（4）育魚類於池中或缸中，食去蚊的幼蟲。

（完）

徵求

（一）鄙人現欲徵求婦女雜誌『美術專號』、『十年紀念號』、『女學生號』、『新性道德號』、『愛之專號』、『離婚問題號』各一册，如肯讓者，每册當以値一圓之書籍或郵票奉贈。來件請掛號寄『貴陽一品坊一百二十六號鄙人』收，後至及無插圖者卻璧，並奉薄酬。

楊稷蓀謹啓

（二）『南通東門外群豐紗莊內郎胡爲徵求桐蔭讀物號、美術專號，有願出讓者，祈先函洽，污損不要。』

郎胡爲謹啓



衣類布帛的染色法

（續前號）

盧本祥

（二）毛織物類染色

毛織物內的纖維，概屬於動物性，故其對於酸性染料，亦可施以與帛類同樣的工程，今述其染法及材料於下：

（甲）染法

（a）將預先溶解於別器的染料液及已經稀釋的酸液，作數次交互加入於染器內，放入毛布，就冷液中操作之，倘染力過速，則加硫酸鈉。

（b）徐徐加熱，約三四十分鐘，使達至九十度或一百度，更繼續維持其溫度約三十分鐘。

（c）放冷後以水洗淨，於陰所晾乾。

（乙）用材及用量

色澤 / 材料及用量	淡色	中色	濃色
染料	1%	1至3%	3至8%
醋酸（硫酸、蟻酸均可）	1至2%	2至3%	3至4%
硫酸鈉	20或15%	15至10%	10%

（丙）各種染料、與棉類染色時之法相同。

（6）鹽基性染料的媒染劑

（一）棉類染色

鹽基性染料，不能直接染着於棉類，故宜先使吸收單寧酸錦等之酸性物質，茲述其染法的次序及用材并各種染料的名目，示之於左：

（甲）染法

（1）第一工程……浸漬。

（a）精練的綿類浸於單寧酸的溫液中放置之，約三小時或一夜間。

（2）第二工程……固着。

（a）入已經浸漬的棉類於吐酒石溫液中，放置之，約三十分鐘，乃取出以水洗淨。

（3）第三工程……染色。

（a）徐徐加染料液於染器中，再放入已經固着的綿類，就冷液內操作之，約十五分鐘。

（b）漸漸加熱至六七十度爲止，時時將綿類反覆着

染，并維持其溫度，約二三十分鐘。

（c）放冷、水洗、及乾燥等，與他法同。

（乙）用材及用量

材料及用量＼色澤	淡色	中色	濃色
染料	1% 以上	1 至 2%	2% 以上
單寧酸	1 至 3%	4 至 6%	7 至 10%
吐酒石	單寧酸之 $\frac{1}{2}$ 量	同上	同上

（丙）各種染料，已揭於前類染色部，故略之。

（7）酸性媒染染料的染色

酸性媒染染料，其性質介於酸性染料與媒染染料之間，其最適當的染法，先浸於酸性液，後以重鉻酸鉀等類的金屬鹽液處理之爲最宜，今述其染法及用量并其各種染料的名目，示於左：

（甲）染法

（a）先以染料及醋酸硫酸鈉等，用法與酸性染料的毛類染色同一方法。

（b）自（a）項內取出的染物，將染液放冷，約達七十度，然後加以所要的重鉻酸鉀攪拌溶解，再將被染物浸入，并加熱沸騰，使充分發色，約三十分鐘。

（c）放冷、水洗、乾於陰處，法同前。

（乙）用材及用量

材料及用量＼色澤	淡色	中色	濃色
染料	1%	1 至 3%	3 至 8%
醋酸（或硫酸）	1 至 2%	2 至 3%	3 至 4%
硫酸鈉	20 至 15%	15 至 10%	10 至 0%
重鉻酸鉀	0.5%	0.5 至 1%	1 至 1.5%

（丙）各種染料的名目，示於下：

（a）赤色……赤色的染料。

（1）Cloth Red. B. 又名 Cloth Red O. 或 Fast Bordeaux O. 或 Cloth Red B. A. 或 Fast Milling Red B. 或 Cloth Red 3G. A.

（2）Cloth Red 3G. Extra

（3）Cloth Red 3B. Extra

（b）緋色……Cloth Scarlet G.

（c）橙色…… Milling Orange

（d）黃色……黃色的染料。

（1）Milling Yellow 又名 Chrome Yellow D 或 Anthracene Yellow BN 或 Mordant Yellow O. 或 Chrome Fast Yellow

（2）Anthracene Yellow C.

（3）Resoflavine

（4）Alizarine Yellow GG.

（5）Alizarine Yellow R.

（6）Diamond Yellow G.

（7）Diamond Yellow R.

（e）綠色……

（1）Diamond Green

（2）Alizarine Cyanine Green 又名 Quinizarine Greens 或 Alizarine Viridine

（3）Acid Alizarine Green B.

（f）靑色……

（1）Chromotrope 2B

（2）Chromotrope 2R.

（3）Acid Alizarine Blue BB.

（4）Anthracene Blue W. GG.

（5）Brilliant Alizarine Cyanine G. 又名 Anthracene Blue W. R.

（g）棕色……

（1）Cloth Brown G.

（2）Cloth Brown R.

（h）黑色……

（1）Diamond Black F.

（2）Chrome Black I.

（8）建染染料的染色

（1）棉類染色

建染染料的性質，對於水爲不溶性物質，故須還元，使其溶解於鹼性溶液中，而後以其溶液浸染綿類物品，染畢，乃取出露於空氣中，藉空氣的養化作用以增其色。今述其染法的順序、用材、用量、幷各種染料的名目，示於下：

（甲）染法

（1）原液的配製

（a）以溫湯調合染料及染料之三分一量之輕養化鈉，使成泥狀。

（b）以所餘的輕養化鈉，溶於約十倍之水中，幷加以『鄉雅力(Longalite)』。

（c）混合（a）（b）兩項之液，以火熱之，使還元溶解，其溫度若係薛拔南（Cibanone）屬染料，則僅六十度即可，倘係薛拔(Ciba)屬染料，則須使達到沸點。

（2）染色

（a）取過量之水，溶以 0.05% 乃至 0.1%（對水之分量）的炭酸鈉，及0.05%的『鄉雅力(Longalite)』。

（b）漸漸注以原液，幷將被染物浸入着染。

（c）加熱，達至四五十度爲止，幷浸置之，約三四十

分鐘，然後取出絞乾。

(d)用石鹼及曹達液，行「石鹼調和 (Soaping)」法。

然後入水洗淨，再使乾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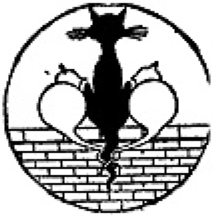
(乙)用材及用量

材料及色澤 ╲ 染料	染料 淡色	染料 中色	染料 濃色	水酸化物 淡色	水酸化物 中色	水酸化物 濃色	那雅力 Longalite
薛拔(Ciba)屬	5%	10%	20%	25%以下	35%	40%	與水酸化鈉同量
薛拔南(Cibanone)屬	同	同	同	10%以下	15%	20%	染料之二倍

(丙)建染染料的各種名目表

染後之色	染料名	原液之色
鏽赤色	Ciba Red G.	棕黃色
赤色	Ciba Red G. R.	同右
緋色	Ciba Scarlet G.	青紫色
牡丹色	Ciba Bordeaux B.	帶綠黃色
淺藍色	Ciba Blue B. BD. or 2B.	金黃色
藤鼠色	Ciba Heliotrope B.	帶綠黃色
同右	Ciba Violet B.	金黃色
桔梗鼠色	Ciba Violet 2B.	同右
紫色	Ciba Violet 3B.	同右
鼠色	Ciba Grey B. G.	同右
橙色	Cibanone Orange. R.	污黃色
帶茶色	Cibanone Orange R. R.	同右
咖啡色	Cibanone Brown B. or R.	污棕黃色
黑色	Cibanone Black	

(完)



讀「生活號」後

儲褘

一 爲什麽作這篇

我恐怕閱者諸君平平淡淡的把這册生活號看過處；同時又期望實現這册專號的相當價值；所以做這篇讀生活號後，又把各地的婦女生活狀況做成統計表。

二 這册專號的價值

本誌的專號已出得好幾册，固然各册有各册的價值，但是我覺得這册第十四卷第一號生活號的價值更大。而尤其是中間的一大部分國內婦女的生活狀況，所以我這篇讀後的範圍，也就是就這一部分而言。她的價值有好幾點：

（1）中國各地婦女生活狀況，從沒有人做過具體的調查，在目前情況之下，派專員調查的舉動，也倘難辦到；而這册專號，果然能把好多處地方的婦女生活狀況，聚集一塊，使人一看而知中國現在各地婦女的生活狀況。

（2）派專員調查，祇能走馬看花，不能常駐一地調查，甚得眞切情形，而這種徵求式的調查，必系各地人應徵各地的狀況，故比較得眞切些。

（3）中國婦女的解放，尙在初期，正需這種調查供給參考，爲改革的方案。

（4）在中國現代情勢之下，新婦女已很新，舊婦女還很舊，此種調查，可得一極顯明的不同情形，及新舊孰多孰少的情勢，以供新舊婦女的省察。

以上四端，不過就其大體而言，此外細小的價值，自還有許多存在；總之，這册專號不無相當的價值，同時也可說是調查婦女生活狀況的先鋒，或許各地在黑暗世界裏的婦女，從此第一步走入光明之路，也未可知，所以我們應當特別的注意她，不使她的價值埋沒。

三 各地婦女生活狀況的統計

各地婦女生活狀況的調查，總共有六十多頁，看一遍幾乎要半天的時日；而文字的記載，遠不及表格來得顯明，因

此特地又化上一天的功夫做成這一張統計表，使各人一目瞭然。

至於統計的範圍，則照應徵者的報告看來，大概爲：（1）地位，（2）教育狀況，（3）婚姻狀況，（4）職業狀況，（5）裝飾這五項，此五項之外的事情如「風俗」等，就列「其他」一項填入。

又有幾處地方，作者比較的熟悉些，雖然應徵君沒有提及的各項，作者也就列入了，其餘如應徵諸君沒有記載的，則在表中都列成空格，恐引起閱者的誤會，特地聲明一下。

地名	地位	教育狀況	婚姻狀況	職業狀況	裝飾	其他
直隸定興	有義務而無權利	女校一學生四十多人	父母之命并有童養媳	一家的廚子、裁縫及爲人傭婦老媽子	白粉紅脂穿耳髻髮裹足	
山東濟南	依賴父母及丈夫	極少數		苦工		
山東烟臺	卑下	給予女讀書的很少	不自由幼小訂婚	富家豐厚貧家於家事外又爲人工作	粉脂滿面髻髮裹足但不束胸	
山東荷澤	三從四德	師範一小學四五但所讀的書爲論孟學庸	不自由有童養媳	苦工居多	富家美麗窮家儉陋受教育者儉樸修潔	
山西大同					足愈小愈出風頭穿紅綠花鞋四季着棉褲變乳外露	
河北河南安陽部	寄生於男性下	僅有女子初級師範一小學一但學生極少	父母操縱不許再嫁	富家打牌等中等人家於家事外助理男子播種收穫貧家爲人傭婦乳媽等	中等以上裝飾華麗中等以下土布棉織纏足穿耳還是普遍現象	如無子女則以頭繩到子孫廟裏去綁孩子

安徽懷遠	寄生於男性下	極不發達令人痛心慚愧	父母之命夫死則由公婆等賣給別人童養媳極多	上等酬酢及打牌中等料理家事下等爲人工作及妓女		賭風盛行迷信極旺
安徽徽州	大部分還處服從地位	給女子入校讀書的已有但守着女子不必要讀書的居多數	新的瞭解戀愛舊的周公古禮		三寸金蓮以至剪除髮髻的都有	
江西南昌		有女校十餘隻但地方視學校爲畏途	新的同學與師生結合舊的父母專制	教員女紅看護奴女女僕卦姑媒婆等		
湖南黔陽	丈夫大如天在家從父出外從夫	很不發達都以女子是人家人不必化費讀書	父母專制夫死再嫁須得族人允許	育兒烹飪及爲人奶媽	頭上則堆珠梳髻耳上則垂着耳環以裹足爲美觀	迷信很深
雲南緬寧	勿違夫志丈夫及翁姑之命絕對服從	完全沒有機會	父母操縱	育兒煮飯	纏尾盛行愈小愈美競爭甚烈	尼姑極多有三百以上
廣東新會			婚權多操於父母之手	上等訪友看戲打牌普通操作家事	裝飾時髦解除束胸	
廣東北部韶關	在家從父出外從夫	公立女子小學一教會學校三	父母操縱	上等打牌看戲下等苦工及妓女		
廣東南雄		沒有女子學校		家事及田間苦工挑夫等		因怕害羞故觸處用藍布大傘遮蓋
廣東贛州		沒有女學校	童養媳盛行	苦工		

廣東梅縣	廣東松口	福建廈門	浙江紹興	浙東上虞餘姚	江蘇揚州	江蘇蘇州	江蘇無錫	奉天	黑龍江
在家則依賴父母嫁後則奉侍翁姑服從夫婿	寄生於男性	中等以上皆比男性低一級中等以下有與男性平衡		處於附屬地位舊禮數壓迫之下	大都處於寄養地位	少數已與男性平權	大都服從少數平等	希望做賢妻而已	
女校一雙建設不完	女校一雙建設不完成績不好	女子中學有三四雙	有學校三四雙	受中等教育的是鳳毛麟角	入校讀書者尚不多	尚不能普及	尚稱發達		女校極少全省婦女大半未受教育
父母操縱并有童養媳	父母之命有童養媳又有二婚親的風俗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服從父母之命	少數已獲得自由	父母專權者居多獲得自由者已有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婦女以勤儉著名大都能下田工作	家事，耕種，做小販等	操作家政為最普通	除家事外有做銀錠錫箔等	除家務外助理丈夫職業上的工作	大都家常瑣事，妓女不少	刺繡織襪及紗廠絲廠工人等	家庭雜務工廠工人及教讀肩販婢媼娼妓等		大都家事
	頭載髮髻耳垂金銀環足穿繡花鞋珠拖鞋	學生簡樸普通簡陋腦後插三把鍍銀刀耳上掛著大耳環	梳着各種髮髻插金銀簪		很喜時髦裝束	考究裝飾衣服時常改變花樣，髮髻新式光輝	多數質樸少數奢侈	衣尚大紅大綠剪裁極不美觀褲管極大	手上戴着極重的銀鐲耳上掛着銀鏈，首飾滿頭
	迷信極深	迷信極盛行		迎神賽會演戲酬神是她們娛樂機會				大都食高粱苞米住泥堆房屋喜吸煙崇迷信	性質樸實勤勉信佛教喜吸煙

四　批評及意見

（1）關於地位　照前面的統計表看來，除了少數幾處地方極少數的幾個婦女外，其餘都是處於「寄養地位」、「服從地位」，還有幾處地方「視丈夫如天」的，從此我們可以曉得現在中國的男女，還是處於不平等的地位。這種現象是好是壞，大家必很明瞭，毋容多述的；但是「婦女解放」、「男女平權」的呼聲，已經好多年了，爲什麼還是如此呢？究竟是誰的過失呢？也是很難臆斷；如歸罪於她們自身吧，則中國婦女受寄養生活的羈絆，因襲已久，成爲牢不可破的習慣了，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覺醒的。歸罪於先進的婦女吧，則她們自己站到光明的路上去的歷史也很短的，人數是很少，力量究竟是很薄弱的。歸罪於政府吧，則十數年來，連年軍閥捭闔，無暇及此的，及到最近纔獲一線曙光。歸罪於……則……。所以過去的事情，是用不着多咎的，多咎也是無用；所望的就是未來。

未來的責任，應當誰來負呢？先進的女同胞當然義不容辭，應起來做她們的明燈；同時男子方面的社會學家、教育家也應負一部分的責任，幫同她們渡那可憐的婦人同登彼岸，此外經濟的責任，當然應由政府襄負。

（2）關於教育狀況　把前面統計表一看女子的教育狀況，眞是令人駭色，但是再一想，在軍閥縱橫時代，能有如此成績，也可稍善了；一個根基總算打在那裏，一個印象總算印在人們的腦際了；不過從今以後，必須多量的擴充，因爲教育是解放的根本問題，教育的程度與解放的程序成正比例的。如最近教育行政院所辦在蘇州那種民衆學校，的確是極好的方法。

（3）關於婚姻狀況、職業狀況、裝飾、迷信等，我想不論誰人看了上面統計表裏的情形，都要發生無限的感觸。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種婚姻也已痛苦極了，而「童養媳」還到處都有；裹足穿耳，塗粉抹脂的習慣，燒香拜佛的風俗，猶盛行於一般婦人間；而所謂職業者，上則打牌與遊散，下則耆工與娼妓，其餘亦不過育兒女、侍翁姑及日常家事而已，豈不令人駭色嗎？但是要改變這種種，還要歸根於前面所述的「教育問題」。

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不得不在此討論幾句，就是「娛樂問題」。中國的社會上，向來沒有可供正當娛樂的地方，而家庭裏也沒有娛樂的設備；所以有許多婦女只好以迎神賽會做娛樂品，打牌看戲做消遣的資料了。這一層也是急需改革的。

五　對於這期「生活號」的意見

我對於這期生活號，也略有一些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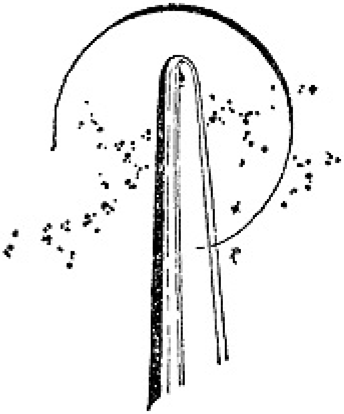
（1）國內各地生活狀況的記載，僅及十四個省區，有幾省也只有一個縣分的記載，沒有能夠普遍，這是第一種缺憾。

（2）在徵求各地婦女生活狀況的題下，未能列出幾個綱要，使應徵者依照綱要作文，致有幾篇詳此簡彼，這是第二個缺憾。

這一定是在事前沒有預料的緣故，不過有如此一種成績，也算得好了。此外我這篇書後，必定也有許多失當的地方，自願虛心聽教，但是對的地方，也要請大家快快接受。

末後謝謝各地的應徵諸君，婦女雜誌社及編輯先生，給我獲得資料做成一張統計表及這篇讀後。

（完）



到美國後的感想

曉未

來了美國以後，不知不覺已經七個禮拜了，未來此地之先，也不覺得祖國的可親；可是來到了此地後，受到了環境上的種種刺激，便覺得祖國和我的關係增大了萬倍！雖然，她是不受人家的歡迎，可是我要爲她而活着，爲她而奮鬬！

沒有出國的時候，總覺得中國同外國差不多；還很奇怪好些留學生也還提倡國家主義，那知道到這一來，眞覺得種族間的偏見仍舊還很深，世界大同也不過是那麼一回事吧！本來我是不會寫什麼東西的，然而我以爲這是我們的責任，將國外的情形報告給我們祖國的女同胞，知道有所自勵，或者會有不被人蔑視的一日吧！

這學校有學生三萬多人，他們的態度雖不能代表全美的學生，但是他們至少也可代表一部分，中國的女生在這裏還算好，多少還有幾個外國女生和他們來往，可是男生就不然了，差不多同外國男生沒有一點關係，在圖書館裏，就是擠到如何田地，中國學生旁邊總是空着幾個位子。

關於課堂上呢，在人少的班上，教授看見有中國學生在那裏，到還不多說中國壞話，若是上大一點的班，一千八百地擠在一塊，教授們又那分得出誰是皇帝子孫呢？就高談無忌地講起中國的壞處來，也不知他們從那裏找來的材料？我最恨就是地理班——商業地理——那個教員，一講到中國就愁眉苦眼的說中國怎麼糟怎麼糟，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可是一提到日本，他老先生就精神勃發，大加稱許，眞教我們火冒十丈，也不知道是什麼滋味在心頭？只有盼望大家努力吧！

還有讓人可笑又可氣的，就是他們有好些大學生，還不知道中國是什麼樣，往往把些神奇古怪的事，加在中國人身上。有一天，我同一個朋友在圖書館裏看書，忽然講到一件可笑的事，我們就笑了（當然是沒有聲音的笑）。可是對面有一個外國女學生，看了我們半天，寫了個紙條給我們，說她從前聽別人說中國人不會笑的，我們既然會笑，一定不是中國人吧？於是我們就對她說，他們是人會笑，難道中國人就不會笑嗎？她這才明白以前是受騙。又有一次到一個地方去聚會，便有好幾個女同學問我，中國人是不是拿老鼠當飯吃？中國學生是不是全是共產黨？是不是中國人睡覺都枕着木頭？中國有汽車沒有？等等不倫不類的問題。我答覆了半天，末了同她們說中國所不及他們的，只有一點自然科學，別的也還可以和他們相匹敵的。

其餘如普通市民對中國人也不表示好感。我纔來的時候找房子眞不容易，有好些地方房子是有，就是不租給中國人！今天我在報上又看見一個奇怪的議決案，就是密西西必河部最高法庭以爲中國學生和美國學生同校是降低了美國學生的人格，所以那法庭強迫那裏的兩個中國學生進黑奴學校。國際的壓迫，眞越來越利害了！

總之，我想我們應該想想，爲什麼像中國這樣的一個國，有四千多年的文化，廣大的地方，豐富的寶藏，世界四分之一的人民；不能和那幾個小國去爭雄，反處處受了壓迫！我們中國有許多人，常常以爲這國可幫忙，那國可援助，自己不肯努力地脚踏實地去幹，我眞盼望我們大家努力，自己靠自己，把中國強起來，到那時候『親善』就在目前；不然，仍舊是口頭禪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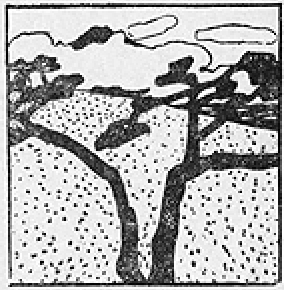
末了，我要聲明的，我做這篇文字，並不是故意說他們的壞話，不過教國內同學們，曉得他們眼中看待我們的地位如此，不要還是依舊做太平夢呢！

十六，十一，九，米西根。

隱顯變幻的字迹

徵知

有一種藥液，書於白紙，陰乾後，並不留一些字迹，若把這個用別種方法處理後，其字當卽陡然顯露，此等藥液，稱爲隱顯墨。法有數種：（一）用葱頭或檸檬果的汁，寫字於白紙上，陰乾後，並無痕跡，在火餤上一烘，字跡卽顯然。（二）用米粥或小粉水寫字於白紙，亦不顯，後用碘酒刷於其面，字跡卽顯。（三）用五倍子浸酒，寫字於白紙上，亦不顯，若用皂礬水拭於其面，則字跡顯明。此外尙有多種，因所用藥物不易得，故從略。



故鄉的端陽節

蘇德鴻

Fuh Tan University Library 圖書館

天氣一天熱似一天。可畏的太陽，漸漸張威起來。皮膚薄弱的人們，固然已懷着『夏日可畏』的感想；樹兒草兒們，也好像缺乏了抵抗力，要想法逃避似的。只有那鋒刃般的菖蒲，在水邊蕩漾着，表示牠氣力的剛強。過路的人們，偶然顧盼牠，牠便搖頭擺尾的格外起勁，向着人們點首，好似牠已知道人們要抬舉了牠，故意現那驕傲的狀態。在這樣的一幅自然景象中，只要還有一葉記憶的孤舟在腦海中浮游的人們，自然不會把端陽節的良辰忘記了的。

節日的前幾天，照例家家戶戶的男婦老幼，都談起這椿事情來了。富有的，固然用不着擔心，只笑嘻嘻的盼望着那佳節的早臨；但貧窮的卻已發生問題。於是樓前樓後都充滿着這類談話的聲音：

『口口！現在祇有三天了，你有淺米了沒有？』（註一）

『口口，你還不知我家的事嗎？在這青黃不接的時光，三餐的糧，尚且保不着！唉！過節的……？還不知要在那兒去鑽門路呢？』

我們向來是半斤八兩的，難道我不是一樣嗎？我才想從前的人眞不會打算，在這苦死的時候，偏要來過什麼節！』

『你說的話，眞合我的脾胃；但也只能怪我們自己不會賺錢哩！』

『唉！什麼都是命定！』

『……………』

千百年來的習俗，是最能征服人的。雖窮出骨的可憐蟲，也會努力出了非常手段去籌幾塊錢來過此一節。所以節日的前二天，大家都比平日要忙些，到處的臼杵，也不約而同的忙起來，表示牠的工作也和人家一樣的。那些有節日需

用的出產品的人，自然是很歡喜預備他的貨色，希望多得些進款。所以山居的人，忙着採竹箬；（註二）村裏的人，忙着捻銀子；（註三）河濱的人，忙着捕魚；田莊的農夫，忙着刈蒲葉；……差不多沒有一個肯錯過的。只有那些天眞爛漫的兒童，他們不知道父親母親的苦處，祇知五月五，有一頓大餐吃，預備放鬆肚皮來應付。到那時恨不得把所有肚皮的地位，留下裝那些香雞美肉。這般情景，雖足令人發噓；可是他們對於端陽節的盼望，也可算十二分的熱誠了。

到節日的前一天，有一墟場，叫做節墟。凡節日需用的物品，如雞、鴨、魚、酒、香紙、菖蒲以及肉類等，無不具備。這時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屬至場中，種是擁擠的了不得。那時衆人身體上發生的汗液的臭氣，和那些食品的香味混成一種不快的感覺，可是他們做買賣的，那能覺到這點呢，他們還不是各做各的事，把二行視線注在貨色上嗎？

說也奇怪，到了端陽那天，大家不知怎的，睡也睡不着了。在那晨光熹微中，便看見許多人提着籃向市上跑去，這個不消說是要趁早買鮮魚、鮮肉的。這時我想人間是快樂了，但豬牛雞鴨，卻因此遭了大難。他們原來是休息在欄裏的，爲何不一瞬間，就血肉橫飛，供人類的口腹呢？我常常想人間越是快樂的日子，牠們牲畜越是遇害遭災的日子，這是何等不平的事！啊！天演公例，莫非就是如此詭！

家祠裏漸漸熱鬧了。一球一球的香煙，繚繞當中，把人們都熏出眼淚。隱約間，好像是正在很傷心紀念當日投江的屈原似的。其實他們何嘗知道五月五竟有這樣的一段故事。更何嘗知道屈原是怎樣的一個人物？因循舊俗，假敬祖宗——爲由吃了一頓就完事了？

夕陽緩緩地向西方沉下去，路上來往的人，也漸漸稀少了。這時，到處的屋舍，幾乎都爲炊煙所籠罩，不消說是家家戶戶烹調的時候了。平日的晚餐是在七時以後的，但這天卻都提早二句鐘。大約黃昏時，大家便已吃個痛快。那些神經過敏的兒童，因爲是狼吞虎嚥的緣故，小肚子都澎漲得和大皮球一般。不幸的反生了一場病，或喪了生。所謂端陽節的良辰，也就此成爲陳迹了。

（完）

〔註一〕我們故鄉——福建永定——的風俗，每逢節日，差不多都有用米粉做成的糍。因爲要先將米浸透，才易於舂成米粉，故有此語。

〔註二〕竹箬是裹糉用的。

〔註二〕銀子是一種紙錢，敬祖宗時要燒的，就是紙錠。

一九二八，五，十，作於興文學校。

蠶事的功夫（續前）

焦秉貞



一年蠶事已成功，歷數從前屬女紅。聞說及時還窖繭，荷鋤又向綠陰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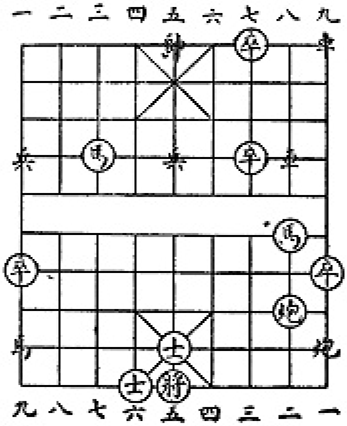
（待續）

原书缺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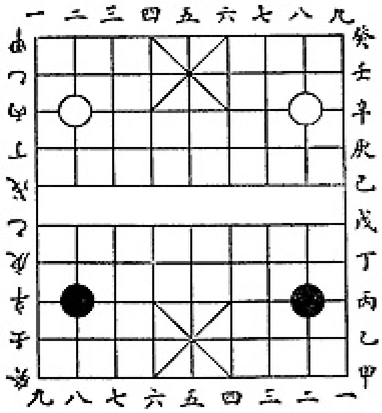
原书缺页

象棋初步（續前第十三卷十二期）

謝俠遜



第一圖



第二圖

（七）炮之着法

中國象棋，設有二炮，而萬國象棋則無之，是為最差異之點，至炮之着法，縱橫步驟，與車相同，惟其效用在於隔子打子，如上列一局，由紅炮先着，去盡黑方諸子，計演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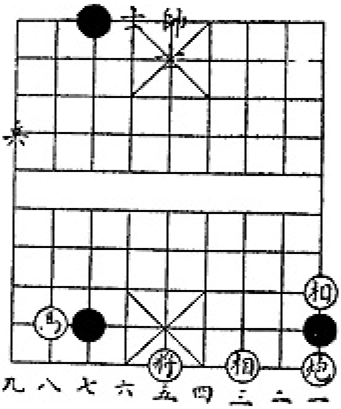
炮二進四去車　炮二平五去兵

炮五平九去兵　炮九退五去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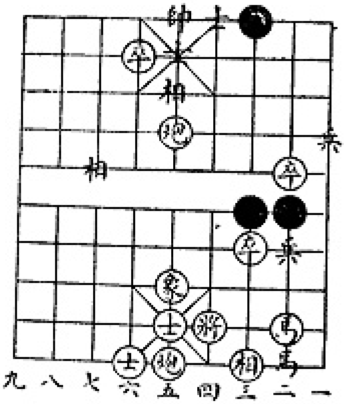
炮九平一去炮　炮一進八去車

炮一平五去帥

炮原列炮位，無論紅黑方面均同，即一在二路丙線，一在八路丙線，如上圖二黑點及二黑圈處，所置之炮，稱為盤眼炮。



第三圖



第四圖

上列一局，由紅炮連弈三着取勝，須循黑點進行，即炮一進一，炮一平七，炮七進八，蓋炮之着法，與車相同，其取對方諸子，須隔一子，如上圖第三着炮七進八後取勝，即隔一士可去帥也。

上列一圖，紅炮連弈五着取勝，即炮五平二去馬，炮二進三去兵，炮二進一，炮二平三，炮三進五，蓋第一着炮隔一相，可去黑馬，第二着又隔一馬，可去一兵，第三第四二着，須憑黑點進行。

姊姊的未婚夫

乙稿徵文當選

珍兒筆記中的一頁

大傅

『我不認識他是誰，我的姊姊叫我呼他哥哥，我想我的三哥沒這般長，二哥還要比他胖些，可是我終想不出他是誰來，他是個陌生人，我羞答答地不肯叫他。

『他的面容很和藹，又時向我微笑，我覺得他並不可怕，姊姊又和他非常親熱，於是我也決計和他親熱，因為我想姊姊既叫我呼他哥哥，他一定也和三哥一般的肯講故事我聽，二哥般肯買東西我玩，我於是上前叫了他一聲『哥—哥，』他握住我雙手，向我不住的微笑，又親了一下嘴，他又問我今年幾歲了？已上學麼？念什麼書？會唱小麻雀麼？這多由姊姊搶先代答了，後來我唱了一只可憐的秋香給他聽，他很贊我聰明呢！

『他去了兩天，又來了，這次他是什麼時候來的，我不知道了，因為校裏還沒放課他便來了，但這次他却帶來許多食物兩件玩具—一只自動的小輪船，和一支小口琴，我正玩着小輪船，吹着口琴玩的當兒，我的姊姊和那個哥哥都不知到那裏去了，我因為有那兩件東西伴着，也便不去找尋他們了，晚飯時，姊姊還沒有回家，後來我熟睡了，不知她是什麼時候回來的。

『那天是星期日下午兩點鐘，那個我新認識的哥哥，又到我們家裏來了，坐了一回，他便同我和我的姊姊，到一處很大的草場上去玩，那草場很大，還

有許多很高大的樹木，間有幾處排列種着些五色的花草，場角裏有個小池塘，池塘裏養着許多金魚，游來游去的倒很有趣。姊姊和那哥哥在池邊的一張鐵椅上坐下了，我便在池邊走來走去的看魚，我看厭了，想催他們到別處去玩。他倆仍坐着談話，好似沒有看見我立在他們身旁，不理睬我。池旁的人漸漸少起來了，草場也沒人了。天色快變黑了，我們纔回家。那哥哥送我和姊姊到了我家的門首，他纔慢慢地回去了。

……………………

『一天很早的早晨，姊姊攙着我一同上了一艘很大很大的輪船，比我那自動的小輪船大得千千萬萬倍呢！在船上的一間房間裏，我們碰見了那我新認識的哥哥。姊姊和他談了好久，眼中似有些水汪汪。哥哥抱着我，親了我好久的嘴，以後便沒說什麼，但是我看見那哥哥的眼中，也包着一包將要流下來的眼淚了。船上的喇叭響了兩次，姊姊和我纔上岸，那哥哥却立在船頭上望我們。船慢慢的離岸，漸漸的不見了。姊姊仍在岸邊立望了好久纔同我回家。姊姊歸家後便臥了，飯也沒喫！

『三哥回來時說：「今天姐夫到外國去了，你為什麼不要他同去？」』我不知三哥說的姐夫是誰，我想一定是我新認識的方纔在大輪船上看見的那哥哥了。我立刻去問姊姊，姐夫是誰，姊姊沒回答，祇向我笑了笑。

『是了！一定是那哥哥了！』

三月二十五日於滬上。

他因她而愛我

君可

這是五年前的事了。

正是一天夕陽壓山的時候，我們的晚飯已過，學校的操場上，照例的聚集了不少的學生。這時已是四月天氣，微風拂面，清爽宜人。三三五五，漫步在柳蔭下，說說笑笑，頗覺閒適。

『小王，你姐夫來了。』我正閒兩位同學順着柳林往南走，一位粗聲壯氣的同學，在我背後這樣大聲地喊，我轉頭見是同班的猛張飛（自然這是大家公送他的綽號），立刻覺得他不該拿這個話來打趣。當時說了些什麼，倒不記得了。總之，一定立刻回敬了他一副難看的面孔。

其實他的話，這次毫無戲謔，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原來我們有一位李老師，在上月忽地辭職走了，他所教的功課，已經停了兩個多禮拜了。現在我芸姊的未婚夫C君，就是被校長邀來的一位新老師。

C君本應今年暑假才畢業，但他們學校向來都是把畢業的期限臨時縮短一兩月，所以C君參觀完畢後，即回到家鄉執教鞭了。

他在教員裏，年紀最輕，可是同學們對他感情很好，尤其是愛聽他講演畢業時參觀江浙教育的故事．什麼西子湖、虎邱山、秦淮河等名勝勝景，他談起來，總是滔滔不絕．

他同我的關係，不知全校同學，怎麼都知道了．他們有時故意向我發問關於C君的瑣屑小事．或談起C君的事來，故意向我含笑地凝視．有時C君在我們面前走過，他們站的遠一點的人，必故意對我咳嗽，近處的也扭嘴擠眼做出令人難於捉摸的表情來．

其實無待同學的竊竊私語，我自己也覺得C君他麤麤有偏愛我個人的嫌疑．不善繪畫的我，平時圖畫成績，居然也站在甲等界上去，我的音樂分數，竟破格的進到九十五分．因此，我見到同學的如在議論分數，我就趕緊躲開．

可是他平日對我總是冷淡淡的，發問時總不肯叫我的名字，點名到我，雖是快快地喝過去，同學們還有人在那兒偷着嗤嗤地笑．我時常看見他臉上泛起一種紅暈，在學生微笑以後，他有時在學校任何地方，單獨遇到我，他的眉峯間，總隱約地露着笑意．

我起初本想到他的寢室裏，同他談談，可是我第一句話怎麼說呢？我究竟怎樣稱他呢？想來想去，不知因為什麼反決定永不再登教員室的門檻．

學校已放暑假，齋舍裏只剩了我和小元二人，等家中派車來接，教員的總務老西，忽地遞到我手裏一紙短札，末了具名是C．

『TP弟弟：

今晚務來此間一談，衷甚以待，萬勿見却也．』

我們這日談的時間很久，他問我對什麼功課最有興趣，假內打算怎樣溫習舊課，他又諄諄地勸我及時勉學，那種熱誠，真真可感，他最後問到我家裏各種情形，我就詳詳地告訴他，可是看他外表雖很滿意，內心終有不滿足的蘊積，未曾發露出來，可是我怎好對他提出我的芸姊，那種嫻女紅、好讀書的美點呢．

到家後，母親這次也破例地向我絮絮地追問學校的事情．——因為她向來不愛聽關於學校的消息，所以說『破例』．芸姊也隨着問問這個，問問那個．母親終於談到學校換教員的事，芸姊不自在地匆匆走出去．

『芸姊夫眞好！』我笑着先向母親說了這麼一句．

（完）

什麼時候最樂呢

王少遊

『妹，你什麼時候最樂？』你說．』良人候樂的間，『我沒有樂的時候；縱[illegible]然有，我也不告你．』

『你不是以前曾經告訴我，說你小時的生活最樂；你說，怎樣的樂呢？』

『小時也不見得怎樣樂，但現在回想起來，却很有趣。——呀，我告訴你，你可不許再對旁人說。』

『誰都不告訴去，對我說罷。』

『真的，我小時的思想——也不是很小了——不知道會怎樣發生！我告訴你，我在十四歲時，是我最快樂的時候了。你不知道呢，我的珊姊那時還沒有出嫁；她那男人，常常到我家來，大約禮拜六下午，總是來的。他那時彷彿像現在的你一般有趣，並且很會和我說笑話，我常常被他說得臉部通紅，我開始裝着發怒似的，逃到屋裏去了。但是他說的話，我很愛聽，我很願他多多的對我說，如果沒有一個人在近旁。但他也可恨，他看了我通紅着臉兒，逃到屋裏去時，他便不說，我雖然側著頭在屏風後窺聽。

我偶然被他觸着我的身手的一部，他有時是無意，我却一定疑他是有意；我極力的想親近他，然而我並沒有自動的去觸着。有一次，媽買了二尾金魚，養在玻璃缸裏，我和姊姊站在桌旁看。我明知他已來了，但我裝着不知，他便站在我的身旁，也俯首看那金魚。我額上微微的被他短髮觸着。

有時他的手帕落下了，我故意踏了一脚，他說給我踏污了；我說我替你洗罷，我不是故意踏你的。我背着人時，拿起他的手帕來聞，我往往覺得有一種異感，在鏡裏窺去，我的臉更紅了，雖是一個人也沒有。

你大約知道我們雲姨家的情形罷。我姊姊不知是為了什麼事情，坐了騾車到雲姨家去；晚上，騾車回來，說是她被雲姨拉著不放。第二天，她的男人來了，說他要雇騾車到那邊去，媽說他從沒有去過，就叫我陪著他去。我自然是願意的。我第一次便由他扶上了騾車，我不得不把他的手扶得緊緊地不放，他却對我笑了，我便又臉紅着說：「不要你扶。」隨後他也跳了上來。車身忽然一動，我的身子不覺就歪在他身上。

他在路上一面告訴我許多話，我都不曾注意，我只看着他那唇腭的掩張，便那麼可愛！他一面又發現了我裙沿上的污點，輕輕地為我拍去。

春天的野景真可愛，滿地都生着淺綠色的小草！車兒從花藤上穿過，枝兒伸入了車裏，他隨手攀了一枝，問我說這是什麼東西，我沒有回答，我只從他的手裏奪來，擲在車外，對着他憨笑。

美麗的春景，從車外悠悠地飛過，我並不曾仔細地去鑒賞；只和他互相談笑着。

此後，我們更熟悉了，我便沒什麼迴避他的地方。但到珊姊出了嫁以後，那時，不知怎的，我們又迴避起來了。——良人，這便我最樂的時候。』

『但是，我總不明白那時的思想會這樣——可是不准你告訴別人去——珊姊和她的男人。』

（完）

爲什麼害羞

廖國芳

那天我家來了一個小客人，頭上長滿了癩痢，兩頰又瘦削，實在不漂亮。我母親叫我喊他做姊夫。我想：他這小小的年紀，怎麼配稱我的姊夫？像張家阿荷的姊夫，同大人一樣，站起來多麼高，而且多麼漂亮呢？

這天晚上，母親弄了好多碗菜，又買了一壺酒，請他吃。我同他坐在一排。父親同母親對面坐着，還有一位空着，母親叫姊姊來坐。說也奇怪，姊姊往日不是同我常爭東西吃麼？現在有了這麼好的菜，怎麼還不來吃呢？

後來我漸漸曉得他姓林名伯先，自小同我家聯下姻親的。他家住在鄉下，現因來城讀書，寄住我家的。但我始終不明白：一個不相干的人，何以要加上一個親熱熱的「姊」字的稱呼，叫他什麼「姊夫」呢？因此，我總總不願意叫他做姊夫，只叫他做伯先呢。

有一天，我同姊姊在園中做捉迷藏的遊戲；我蒙好了眼皮，讓她躲過，正要去捉；恰好伯先走來，說飯已弄好了。我這時正覺飢餓，便望屋裏跑。伯先却扯住我道：『丈母要你叫你姊姊一同去吃飯呢。』我不耐煩的答道：『你自己有嘴，怎麼不叫呢？』他負氣道：『你莫叫！隨你！』我不睬他直跑進來。媽媽看見姊姊沒來，便問我。我說：『只怪伯先不肯叫！』媽媽笑道：『他是有點不好意思呢。好孩子！你乖！你去叫一叫。……』

我眞眞好笑：這有什麼不好意思？他越是不好意思，我越要捉弄他了。有一天，我們三個人都在園中玩。我給伯先爬上大花台，却將小梯子搬開；我便一溜煙跑了，躲在大樹後，看他到底叫姊姊替他拿梯子下來麼。後來我看見伯先在花台上望着姊姊，又不好意思叫，他急得要哭了。姊姊也眞好笑：她一言不發，偷偷的走進去，告訴我媽媽，才把伯先教了下來。

又有一天，我同伯先同到隔壁王三伯家玩。三伯笑着對伯先道：『伯先！你這癩痢頭不快些治好，將來不怕你老婆嫌你麼？』伯先硬着嘴說：『我不怕！』下午伯先忽問我媽說：『城裏有治癩痢的藥沒有？』媽媽同他調侃道：『有是有的，但要你叫她一句老婆，我便替你買來。』伯先聽說有買，喜歡極了，但又不肯叫老婆，扯着媽媽的衣角只是撒嬌。

光陰似水，不覺已是五年了。伯先畢竟把姊姊娶去了。有時他同姊姊到我家來，也自有說有笑，不像從前那麼害羞了。同是一個人，何以未婚以前，就那麼害羞？這道理我至今還不明白。

（完）

以後他是少來了

童子心

羅君——英姊的未婚夫在杭一師畢業後，就在本縣的縣立第一完全小學裏做教員，這小學距我家只有一里多路，因此羅君可以常到我家來。

第一次的來，是我陪了他來的。他與我及我的英姊，在杭時，是遇慣了的，只是我的父母，他是初次見面。在未來之前，我先徵得父母同意；我的父母，算是半開通的人，倒也很歡迎他來的。

自第一次來過後，以後當然用不着我的陪了。我的父母也減少了麻煩的招待，任佢們一對未婚的夫婦，在房裏安靜地去談他們自己的。

他們究竟談些什麽，我們沒有聽着過，他們的聲浪是很低的。但有時不知怎的，忽而大聲哈哈的笑了起來，又時而抿着嘴嗤嗤的笑個不休。當這神秘的滋味的笑的時候，母親也會莫名其妙的獨自迷迷的笑了起來。

以後英姊要求他教世界語了，於是他更多來了。有時一天來一次，有時清早來過一次，放晚學後再來一次。總之，他在校裏什麽時候無課，就什麽時候來。

這是必然的：他從前來時，以及現在天天的來，常是坐在房門口的一把皮椅上，身體半面向內，右手擱在房桌上教英姊的矮、爬、叉……這些東西，而他的左脚，始終是擱在房門檻上，把半個鞋頭伸出在門檻外的。

這在他的意思，是免人背地裏加以種種猜疑，母親也就口口聲聲稱道他說：『這個小後生，忠厚也忠厚，規矩也規矩的。你們看他一隻脚，每每擱在門檻上，靜坐着動也不動。』我聽了，忍不住嗤嗤的笑個不住；因爲忍得用力些，直把眼水笑出，小肚笑痛。

原來好幾天前的下午，母親在廚房裏和大嫂做蕎麥餃的點心，我遠遠地望過去，忽而老擱在門檻上的一隻脚不見了，並且書聲、話聲、以至笑聲，也一絲沒有了，我很疑異，也許他出去了吧，無意中我走過去，貿便在板壁縫裏張進去，啊唷，竟會嚇了我一跳，原來他們互在書桌前揑股糖似的坐着。

我趕忙轉身逃避，可是慌急了些，脚絆在凳脚上，差些兒跌了一交。這我躱到遠處，咯咯的才笑起來，英姊的書聲，好像聲調不自然的也在發作了。

說得肉麻些：她是他的，他是她的。說得堂皇些：她確實要做他的妻，他確實要做她的夫，這種感情上的玩意兒，有什麽希罕呢。不過無意中被我瞧

見，我覺得很是詫異呀。

過了好多天的午後，事出意外，我的姑母，急匆匆的到我家來，神色是有要事帶在身邊似的，逕入內室，正經的對母親道：『喂！你們難道前世沒有女婿見過嗎？女兒未曾抬出門，任一個生婿天天來，算什麼意思，成什麼樣子！你們自己明白嗎？四鄰八舍已講得血血很好聽呢！對我說起的，也不只一個，據說，還常在你家過夜的，是不是？』姑母的神氣，實在說得太嚴重，母親露出不好意思的樣子，堅決的辯白道：『啊！這真罪過！來是為天天教書來的，何曾有一次宿過夜呢！不過有幾次清早來，有幾次放出晚學來，別人就疑為宿夜了，大概是。』

『就是真的過夜，有甚麼要緊呢！』我等母親說完，這麼的搶了一句，不料姑母就對我扳着臉孔，用她姑母的資格壓倒我道：『喔！你倒說得聰明』——我趕忙跳着，並裝着頑皮的笑臉逃出去。但從此以後，他就少來了。

三，二一，於千鏡湖畔。

茝的一封信

吳禊雲

仲哥：

三年不見了。三年內的滄桑，已是不勝枚舉。可是你我幼時故鄉聚首的樂趣，重憶起來，也不過像是前幾天的事一般。過去的事，是如此之速；但是一到盼望你回來時，便覺得時間的長久了，猶其是在蘅姊同着志雄一塊兒的時候。

志雄或許你是不認識的，但你總該記得：「在後溪划船，因你搶了蘅姊的荷花，被三姑的表哥，把你推下水去的虎罷！」今日的志雄，就是往日的虎表哥，也就是現在蘅姊的未婚夫了。

仲哥，我十二歲的時候，你離開故鄉，照我年齡的計算，你在外已有七年了。在這七年中時境的變遷，實在是人意料所不到的。假若你現在回來，你再也不能看見，那高偉的城牆，他已改一條寬闊的環城汽車道了。就是現在的服式，也大異於昔時了。使我個人的觀察志雄乃是這七年時期中，大變而特變的一個人物的代表。

母親常說：「虎的脾氣硬直，和蘅的性情拗僻；仲却活潑，茝也柔和。他們四個老表，倒好似兩對天生的小……」但是母親若對着三姑這般說，到尾她總該說這麼幾句話：「然而我總是喜歡虎，阿仲雖然聰明，却敵不住虎的勤學。」但是那時我還小，我總是不高興有人說你不好。有一次，我便鼓着嘴，對母親抗議：「你說仲哥不好，他也會畫圖，會講故事，會作遊戲，虎哥呢？只會打人，那天在後溪，把仲哥推

下水去。」

「好不知羞的小妮子，管會替阿仲辯護。」母親對我帶笑的說。我那能受得住，禁不住滿臉害羞的，跑回自己臥房去哭。

仲哥，你假若肯慢慢的追想，總能回憶到一個英偉的少年，紅潤的肌膚，魁梧的體魄的虎表哥罷。他從一中畢業之後，便到K省的軍官學去肄業；現在是一個中級軍官了。

依人的想像，他應該是個糾糾的武夫，體質或許是更加強健，性癖或許更加急烈。但是；不然，的確變成一個文質彬彬，溫柔如處女的青年了。她的體格比你神經質的還薄弱的多呢！」

一個未婚的青年，對於他愛人的使命，無論如何，總是遵守的。若更甚的說，就是他的生命、靈魂，簡直是操縱在他愛人掌握之間了。志雄對於蘅姊，當然也不能例外。

蘅姊的性癖，是你知道的，他自始至終，都是逆來順受；他寧可違抗長官的命令，却不敢不服從蘅姊的囑咐。這等的情感、結合，我不能說什麼，只好用「嘉偶匹配」四個字，來祝他們倆永久的情愛。

今年春間，三姑托人向母親提起志雄與蘅姊的親事，母親是早有此意，當然將蘅姊許給虎表哥。他們倆的婚約，也就在今春定了。

母親說好久沒有看見你，請你寄張照片來。

今天星期六，我從校中回來，志雄同蘅姊約我去看電影。但是我辭了他們，忙裏偷閒的寫給你這封信。夜深了，以後再談罷。

仲哥，祝你的安好！

蕾。三。二十二。

和諧的桐哥

陳伯吹

桐哥每次來到我們家裏時，大家沒有不熱烈地歡迎他；因為這是非常有把握而從來不會失望的，在他的左手裏總提着一小包糖菓。

其實，這一小包糖菓，未必是特地為了我們而買的；他和鵑姊更要好呢，比之我們四個中間任何一個。然而，我們是不管的，只要他一鬆手，將小包輕擲在桌上時，又給糖菓誘引起了食慾的衝動，爭先恐後的包圍着桌子，在你搶我奪之下，小包便解開了，忙揀起最大的一顆，嘻皮涎臉的只往嘴裏送。桐哥是個和善的人，他看着這個情景，非但不呵斥我們，反而微笑地，似乎還讚美着我們這種失禮的舉動呢。

桐哥第一次到我們家裏來，是在去年的重陽節那一天。

這天是節假日，校裏也停課，母親

又允許我們在家中玩耍。其時，大家正扮演着一齣空城計。我是做主角諸葛孔明，高坐臺上，揮着毛兒幾乎脫光的一柄破羽扇，提着嗓子，發出破竹樣的聲音唱着：『我——本——是，臥——龍——岡，……』小弟蹲在臺下，「東凄，砰凄，東凄，砰凄，凄東凄東砰，凄凄砰，……」很高興地用嘴敲着鑼鼓。突然，門「呀」的一聲開了，鵲姊在前，引進了一位不相識的先生樣的人，把我們都驚呆了；尤其是我，幾乎從高臺上摔下來。這位先生樣地人，實在比司馬懿厲害得多了。伶俐而乖巧的雁妹，首先逃入後房去；這樣，她倒提醒了我們了，於是，一窩蜂似的都逃了進去。

『喂！魁弟、雁妹、鸞妹、小弟，你們不要逃進去呀，快出來見見桐哥。』鵲姊這樣的喊了三四遍，沒法，我們始出去向他行了個鞠躬禮，羞羞的、低低的呼了一聲：『桐哥！』但是，難為情之極了，不好意思地仍回了進去。

雁妹便問着母親：『這位先生是誰？』

『你們呼他桐哥就是了；別多問！』母親說着也笑了。

聽了，大家也摸不着頭腦；可是，母親的這一笑，顯出裏面藏着什麼神祕！

我們誰都不敢出去，正如羣羊見了狠來似的躲匿着；不過各人的耳朵，都緊貼在板壁上，傾聽着他們的講，怕他要笑我們的頑皮，淘氣。然而，唧唧噥噥地，也只是聽不出什麼話。心裏只希他趕快回去好，讓我們續演未完的戲劇。也太惡作劇了，他們絮絮地談個不休，你講我講的講。啊！此刻，我們正如過着牢獄的生活，多麼的苦悶！夕陽的光，從窗隙裏透射進來，天色已晚，絕望了，玩不成了，大家不自覺的都咀咒着他，更波及了鵲姊。

上燈的時候了，纔聽得兩聲很清晰的「再會！」「再會！」接着履聲，門聲，先後起了。

『好！去了呢！』我們忍不住異口同聲的叫了出來；同時，大家伸了一個懶腰，全身都感到一種倦怠。

鵲姊是進來了，臉上堆滿着笑容，愉快的神情，充溢於眉目間；與我們的倦怠恰成反比。

我氣忿忿地問：『他是誰？鵲姊！』

真出乎意外，鵲姊給我這樣一問，好像學生給教師考着難問題，答不出來而流露出羞愧的樣子，低垂了頭，兩頰微紅，半響，才支吾地說了一句：『你們就叫他桐哥吧！』

於是，我們更懷疑了。那桐哥，那母親的笑，那鵲姊的羞——神祕。

此後，每星期六，或星期日，他必來我家一次，風雨無阻；而左手裏總提着一小包糖菓。因此，先前對於他的咀咒，於今一變為敬愛，像敬愛鵲姊一樣。這是一個有力的證明：當他來時，我們便高聲歡呼着：『桐哥來了！桐哥來了！』似乎比歡迎鵲姊還要甚些。

他的頭髮是分梳着；雖然也曾看見他往後梳過，然而，稀少，恐怕祇有一

次。他那雙兒黑黑地，亮亮地，非常美觀。高鼻，圓臉，架着一副眼鏡。一次，我要求他借給我試戴，奇怪！不僅是人物模糊不清，而且都小了，頭裏還覺得些微昏眩。

他很和藹，可說沒有一次，沒有一刻，臉上消失了笑容的。談話時，聲音很柔和，且談且笑，也不惜厭人家。行路時，步伐又極從容，一望而知是個小心謹慎的人。」的確，我們都這樣承認着：「桐哥真是鵑姊的良友！」

晴朗的天空，明亮的太陽，溫煦的春風，嬌妍的花朵，碧綠的草兒，人們給春色蠱惑了，桐哥常挈着鵑姊出外遊玩，却並不邀請我們，或我們中的那一個。我心裏時時藏着妬意。

終於，我在背地裏向母親要求：「請桐哥帶我們，——或單是我，一同去玩。」

「不成！」母親冷冷的回絕了我。

我又轉身要求鵑姊去。我想想她和桐哥是怎樣的相愛呀，她說了，桐哥沒有不答應的。

「唔——」鵑姊只是含糊地哼了一聲。

一個美麗的春天辜負去了！我們終於不敢跟了他倆出去遊玩。

很誠實，很聰明，很用功讀書

鍾竹友

提起我那姊姊的未婚夫，沈君，禁不住又要贊美他、敬愛他、崇拜他了。

他的父親，是一個誠實而勤勞的農夫。當他小時，他家聽得瞎先生說起，我那姊姊的命，是有底命飯籮的命；因此便定下這一頭親事。

他也很誠實，很聰明，很用功讀書。從小學畢業後，就進中學，以後再進大學。在美國留過三年學，新近得了農學碩士的學位回來。他是耐勞耐苦，成了習慣；安逸和懶惰，不但是不相識，也許是寇讎哩。

我的姊姊，品性和道德，都是很好。容貌也還不差。平常婦女所能夠做的——洗衣、飯煮、耕田，……她都會做。平常婦女不會做的——刺繡、結線、烹飪，……她却大半能夠的。但是却有一個很大的缺點；是舊家庭貽留給她的。諸位不用疑心別的，也許令姊令妹抱着同病。——就是從小不曾受過一點世界上的教育。

因此沈君進了中學，我們很疑懼他沾染習氣，看不起未婚妻了。但他直到畢業，依舊很敬重我們。

當他進了大學，我們越發疑懼了。但他依舊是誠實、樸素，很敬重我們。也沒有說過一句不滿姊姊的話。

他出洋留學了，我們恐怕他看上西方美人，放棄我的姊姊了。但他的來信上，依舊很敬重我們。

他得了學位回來，穿了舊時的服裝，來問候我們時，還是一位很誠實、很謙恭的少年。沒有一些洋架子，很尊敬我們。

據他自己說：「農業的改良，不是紙上空談所能夠做到的。有了學識必須去實驗，才能明瞭一切，因為中外地土不同，在外國試驗成功了，在中國往往會失敗的，所以我不願做販賣洋貨的大教學授，也不願做紙上空談的農學家；我願意躬耕南畝，實驗我的所學，這才能夠名實相符了。好在我的未婚妻，是會耕田的，將來研究上，可以得到不少的助力。那班念了幾年書，便不肯工作的女士們，與我是絕對不配的。……」

諸位想想，這樣誠實的少年，現在還可多得麼？

提起了他，總不免要贊美他、敬重他、崇拜他了。

女性之敵

之芳

沒有人不奇怪，我家的珊姊和住在我家的芸表姊，她們倆忽然同時都退了親、抱了獨身主義，堅決的不與異性朋友相交遊。人們都知道她們倆素來各人都有一個戀愛成功的未婚夫的，現在毅然的宣布終身不嫁，這實在是出人意外而令人詫異與驚愕的。然而這件事我卻完全明瞭，一點也不奇怪；並且還深切地和她們倆表同情，而憎恨男人，厭惡社會。我很可以拿她們當一個前車之鑑，免得將來也墮入悔恨的深淵；因之，我現在似已成了她們的同志了。

她們的事是怎樣的呢？讓我從頭說起來。

珊姊的未婚夫黃圭菴，是我從前見過的，確是一個俊秀的青年。芸姊的未婚夫孫懸生，我卻一遭也沒見過。有一天晚上（那時她們各各都已定了婚），芸姊到我屋裏來約我：「芳妹，一同找珊姊耍去，我和她約下的，要今晚看她未婚夫的像片。」我於是跟了她去。慘淡的月光，平鋪在庭中堦下，兩個修長的影子，斜躺在我們的身後。啊啊！滑稽而可笑的悲劇，在這樣的一個晚上居然發生了。

芸姊到了珊姊的屋裏，就笑嘻嘻地向珊姊說：

「珊姊，赴約來了。」

「好好，那麼先看你的。」原來她們倆約定的是互相交換着看，好像比比誰的未婚夫好一樣。

「不行，先看你的。」

「先看後看那有什麼關係，反正都得看。」我從中插嘴說。

「有什麼關係！那麼先看你的——偏用着你這多嘴娘。」芸姊用手指指着

我，睜大了眼睛怒視着我，使我不敢再插嘴了．

『怎麼樣？論年齡說，你比我大；還是先看你的．』雲姊反過來向珊姊這樣說．

『你這小刁嘴！先看還吃什麼虧嗎？他已是我的手中物了，還怕有人奪嗎？橫豎你奪不了去，先看我的就先看我的，反正你的也得看，我看你有什麼便宜可賺？』珊姊看看沒法和雲姊爭論，祇得跑到桌邊向抽屜裏拿像片去．

六寸長的一個像片，黃圭璁穿着西裝直立着，一手拿着帽子，一手提着手杖；美麗的頭髮向後直梳着，烏黝黝地發光．臉面嫩白而又俊俏，眼睛秀雅而又靈活，依然是我從前見過的那個樣子，的確是一個漂亮的美男子．像片的右上方寫着「我的親愛的筱珊妹惠存．」下面寫着「你的小哥哥黃圭璁敬贈．」我看了心裏正在贊美這個美麗男子．．．．．．出人意外的，雲姊忽然倒在珊姊的牀上，臉色忽然變了慘白，很憤恨似地從衣袋裏掏出一張像片，用勁的擲到桌子上來．我和珊姊緊攏來一看，珊姊一樣地一句話也不說，倒在牀上和雲姊相抱痛哭起來了．我仔細看了看那張像片，除了上邊的字將筱珊改成笠雲，下面的字將黃圭璁改成孫慧生以外，其餘竟是一模一樣的一個美男子！

自此以後，她們倆就同時退了親，抱了獨身主義，相誓終身不嫁了．

三，二二，在濟南．

徵求

（一）鄙人徵求婦女雜誌「美術專號」一冊，如有見讓者，謹以價值五角以上之書籍，或郵票四角爲酬．破舊或缺少插畫者，璧還．通訊處：『陝西漢中東關北井巷九玖九號沙琴暉．』

沙琴暉謹啓

（二）茲代友人徵求婦女雜誌「配偶選擇號」、「離婚問題號」、「美術專號」、「產兒制限號」、「十年紀念號」、「愛之專號」、「女學生號」、「新性道德號」、「家庭革新號」各一冊，讀者諸君如有割愛者，請寄「四川內江小東街同昌榮張鐵民」收，每冊當以郵票五角或價值七角之書報奉酬．汚損、缺頁、無插圖或後至者璧還．

張鐵民謹啓

亞珊的言論自由

孫鶴林

(一)

莊華：

我已經同犖、斌、琪三人離別家鄉了．不過，她三人是帶着珠淚走的，我卻含着憤笑走的．莊華，惹人愁悶的家鄉，値得我來繫戀嗎？値得我來揮淚嗎？

我佩服你留N垣度歲的辦法不錯．你看：我回鄉以來，除惹了滿胸膛的愁悶不算外，還病了三四小場，弄得人也清瘦了不少呢！你留在N垣，天天拚命學習騎自由車，兀尋消遣，好不可羨．但我就因這一點而，怨你怪你，你爲何不早邀我同來N垣，同習騎車？而今你竟兀自學會了，你存心丟人可知！莊華，你好自記着，暑假會到時，須防我暗裏一脚．

我此番所嘗到來校旅行生活的滋味，眞待我將來即使活到我們的胡老先生那麽大年紀的時候，也忘記不了呢．十艙的帆船，三四個桐油商人終日拚命的喝酒，整夜泥醉的打鼾．肥胖的老太婆，帶着她們的笨重籃子，紅布鞋子，齷齪孩子，以及同她們的脚一般大小一般形狀的糯米糭子，咳，我們相信她們身體上還有許許多多糯米一般大一般白的蝨子哩！

船艙中永遠的充滿了桐油氣味，燒酒氣味，同齷齪氣味．船艙外永遠是灰色的天，淒慘的風，同光禿禿的山．這旅行直挨了四天．四天，好久啊！我和犖、斌、琪只好永遠躱藏在一塊．若我們還留有孩提時代的當衆哭泣的習慣，我們眞要放聲大哭一場呢．

所以當我們的脚一踏上杭州街石，我們的靈魂直同驟然受到超升一般．

我和犖今天回想到那種種氣味，還時時在鼻尖塗些香液呢．校中僅到有三位同事和二十多個學生，明後天不能上課．潾、珂等請代我問聲好．

亞珊　三月二日．

(二)

莊華：

昨夜寫給你信時，匆匆地竟不曾把你所最愛聽的話兒告

訴你，通共我年假中到你府上八次，不，不，是八次半——第九次在你門口碰見你的媽媽，不，不，也是我的媽媽，我倆就在門口談了十來句話，這不是只好算半次嗎？——你的媽媽每次祇是一樣的一開頭就要這樣的喊我道：「亞珊你不是來看你的媽媽嗎？」跟着，祇是一樣的扯我到她房裏吃糖橄欖，呵，何等甜美的糖橄欖呀！我牙齒縫裏永世都留存着，記不起是第一次還是第二次，我曾低聲問你的媽媽道：

「媽媽，華姊妹都沒回家，寂寞嗎？」

你媽媽立即走近一步，捉住我的肩膊，——你媽媽太用力了，給我捉的好痛！——拍着喚着道：

「亞珊，亞珊，自然寂寞囉！不過，她姊妹比不得你這樣柔順，每次歸來總是一樣的和我淘氣！亞珊，亞珊，我時時看到你，我就高興了，我就不覺得寂寞了。」

你媽媽說時，眞慈祥可愛極了，居然把兒女看待我，我也老實不客氣地完全頂替了你，完全把你媽媽整個的侵佔了過來，哈，哈，何等有趣的一回事哪！但是，莊華，你別生氣，祇要你裝假背回來，我就把一切完全奉還你了。

始終戴一具假面具的我，在你媽媽看來正同我媽媽看你們一樣的說是柔順，在我自己的媽媽看來也同你媽媽說你們一樣的說會淘氣，這其間是什麼緣故呢？是你我的媽媽有種「幼人之幼」的傾向嗎？還是你我自己有種「老人之老」的性情嗎？

今天，我和翠的心緒都不安定的很，大概人們當生活經過了一度變遷而尙未習慣的時節，總會呈現這種特別意態的。

早上，斌、琪有電話來，說是T女校學生到的也很少，這二天也不能上課，我便和她們定了下午遊湖的約，午後，我和翠驅車到T女校，我一見了琪，我不覺就退了二步，大紅柳條的衫裙，滿鑲着閃灼灼的絲邊，琪變成一尊無錫的泥菩薩了！心直口爽的翠立刻嚷道：

「豔極了！琪，走在路上，包你背後有許多男學生跟着呢！」

琪的臉孔立刻漲得如同牡丹花一般紅，我猜知她立刻生了還是換掉呢還是任人訕笑呢的躊躇之心情？這太使她難堪，我忙斂了笑容厲聲催促道：

「西子湖神在預備歡迎我們了，趕快開步走吧！」

我說完，拉了琪、斌就走，翠隨在後面。

莊華，你知道的，琪常是帶一點兒跑帶一點的跳走路的，今天卻顯得很抑鬱，規行矩步的落在後頭，忽然，翠指着前面一個剛纔吐出一口痰唾的行人有氣無力地說道：

「看呀，中國人行路時，嘴裏常有白沫飛出來的！」

翠話還沒完，琪早已同我們一樣的「格格……」「格格……

……」的笑得不可仰了，莊華，在這個情勢之下，翠這句話眞滑稽而深刻極了。

我們走到西子湖濱，一看，湖面正被一陣陣和風吹着起了無可勝數的像鱗一般的波紋，遠遠的環湖的山頭上，正蒸騰出白色的烟霧，與天上的雲相吻接，湖面輕艇數艘，漂游如浮葉，湖濱男女，來往如穿梭，莊華，當我們找到一隻空的鐵椅子坐下的時候，兜攬生意的「划子」四五個麕集了來，「喂！划到公園去？」「喂！划到岳坟去？」「湖心亭？小姐！」……眞使我們厭苦極了！這正同撥來一盆冰冷的水，把我們一天來燃起「泛舟遊湖」的願欲完打全打熄了。

華看了看腕表，毅然站起來說道：

「去！盡我們脚力跑去！還有三個多鐘頭。……」

我們立刻如同得了上官命令一般，很勇敢地站了起來，並且各人喉嚨管裏都迸發出一種同樣的應聲道：

「就去！就去！……」

這時，太陽慢慢地在天空中滿堆着棉花一般的白雲塊間運行着，湖濱邊縈排的多青樹已滿長出新芽，一些別墅的圍牆披着新藤的綠穗，小鳥啁吱着，鷺鷥吁呀着，春天完全佔據了地球。

在空闊而平整的湖濱馬路上，四人挽行着像一排幹什麼嚴重軍事的兵，八隻輕而快的同樣黑色的脚跑去，彷彿竄逸的鼠，我被擠在華、琪中間，我的思想便向華的身上出發：

華的意志強，心直口快，常征服人，在大家爭執時她的說話，常像一把切豆腐的刀，在大家躊躇時她的主張常像一支日晷上的指南針，在大家猶豫時，她的談笑常像一服囑咐做的興奮劑，……總說一句：她雖是一個二十歲的女人，她的意志、觀念、判斷、……，很像一個三十歲的男人，莊華，你以為然嗎？

昭慶寺的門口擠滿了朝香的客，我們折入看的時候，剛有一位二十歲左右的入時姑娘，跪在佛堂中央的草薦上很虔誠地一五一十地輕輕叩她的粉額，我們屏風似的站在她背後，她一點不覺得，我馬上對準佛座，合着雙掌，做出「師太」模樣，喃喃代她所禱道：

「老佛娘，
老佛爸，
給她擇戶好人家；
莫燒火，
莫喂豝，
金針木耳天天叉。」

她三人「嗤」的一聲，掩嘴彎腰，像驟然中了什麼肚痛嘔吐的急症似的，笑得連聲音也聞不見了，我隨手捉了她們的臂膊，走開幾步，用不快不慢的語氣辯白道：

「何笑之有！我不過代人家直直爽爽的道出內心深處的期望罷了！」

我的莊華啊！夢想未來的丈夫，夢想未來的家庭，夢想未來的榮譽，夢想未來的幸運，不是普通婦女的青春時代的

最普通的隱密期望嗎？這種種隱密的期望：會使一個健全明斷的婦女，無故嘻笑，無故哭泣，無故罵天，無故跪地；會使一個怯懦疲病的婦女，獨竄荒林，獨越險嶺，獨涉泥潭，獨奔火井。但這只是普通婦女罷了：若有超人的人生觀呀，有超人的宇宙觀呀，有超人的藝術能力呀，則期望便成為公開的偉大，意志便成為有力的固定，胸襟便成為無邊的豁達，睡夢便成為舉案的恬適了。呵，呵，莊華呀，你我都早已了解女性世界的四壁不是祇懸着凡和鉛同玫瑰色的羅帷，滿懸着古今婦女各種慘死的寫真與未來世界一切女性應該研究的問題的。那末，莊華，你我在這個佈滿了祇知夢想、祇知作樂、祇知浮蕩、祇知浪漫、——唉，不如說祇知尋死！——的女性的骯髒社會中，該怎樣睥睨自傲、堅決自持與繼續自勉呢？

莊華，當我們坐在昭慶寺客堂的古式竹椅子上休息了二十來分鐘之後，我們才感覺到遊興已盡，我們就坐車分別回校。

你看，莊華，我是多麼的愛你呀！我剛才遊散的倦魔倘沒和我的靈魂分手，我就兀自忠忠實實地詳詳盡盡地把一切統統告訴你。不知你的一切肯還樣的告訴我不？

亞珊　三月三日。

（三）

莊華：

你的覆書給了我莫大莫大的慰愉。我相信：當我的過敏的頭腦微微感覺到苦悶的時候，倘若一接到你的信，惟有你的信，你的滿載着活潑思想、熱烈情緒與美麗詞句的信，則我胸中的苦悶便消滅了去，慰愉便奔進了來！猶之一瓶氫氣飛散了去空氣便填補了來一樣。或者，苦悶的時候，把所有苦悶的感覺統統吐露在素箋上寄了出去，則苦悶也就能跟着飛了出去呢。莊華，不知你可有這種經驗沒有？

瓛、珂等都早已剪髮了嗎？我且問你：她們是不是同一般祇知掛掛新招牌的婦女一樣僅僅把頭髮剪去了些，使四五寸長的髮拳曲起來披散在頸額上，並且仍舊滿飾着珠梳鑽扣把一個頭顱弄成一盞珠圍翠繞的風燈一般模樣呢？做事不澈底，毋寧不做。我不剪髮，因我承認每晨梳髮是最天然的最合生理的十分鐘的上身運動。倘若我要剪髮呢，至多至多留牠一寸半。

我們大多數女性的頭腦真愚蠢，簡單得像初步幾何學上的一條直線一般呢！平素裝扮得花花綠綠的紱，不是知道倉先生有夫人，並且和倉夫人還很說得來的嗎？論情，論理，紱和倉先生只該永遠留在朋友的地位上。但是，誰料得到，誰想得通，每逢紱同倉先生及倉夫人同在一塊的時候，紱和倉先生的瞳人竟會像有鋼絲繫住似的直對得毫不轉瞬的呢！每逢倉夫人瞌睡的時候，——瞌睡蟲往往尋壞幸運的人的頭上爬，一笑！——紱和倉先生竟會像逸了的囚犯似的挽着、

笑着、跳着、跑着的出去上館子看電影……的呢！唉，紋的頭腦若是複雜，怎麼不自己問：「我爲什麼酒醉似的和倉先生玩這套把戲？」「玩過這套把戲之後怎樣做完人？」

華就爲這事憤然武斷說：「婦女的外表的裝飾，最是複雜，內心的理解一定最是簡單。」莊華，眞的呢！社會裏頭那些衫邊的花紋，最是精巧得像稀世的雕梁一般的女子，那些頭上的髮扣最是燦爛得像衆星攢聚的天河一般的女子，一碰到善於搖錢囊的男子，一遇到善於顚舌頭的男子，她的心臟最會像老鼠一般的跳動起來呢，她的靈魂最會像醉漢一般的瘋狂起來呢，她的從積世俏皮祖宗遺傳下來的情慾最會像烈火一般的燃燒起來呢！倒是，倒是一些不專講美學的，一些不專事塗抹粉的功夫的，能忌口，能茹素，能甘淡泊，能身心都規矩到底啦！

斌的丈夫招斌赴滬督共同生活，斌便辭掉校職答應了去。唉呀！「人生是什麼？旅途。死是什麼？目的地。丈夫是什麼？旅客。妻子是什麼？行李。」這是偏見男性的偏見話，觀此覺不能不佩服這是很合乎實際的話了！可憐的斌，居然「行李」一般的完完全全由「旅客」的肆意揮之來又復招之去了！但是，斌卻自以爲新式家庭的幸運在向她微笑，恩愛夫婦的歡樂在向她招手；所以東邊辭行，西邊辭行，臉孔佈滿了怡愉的光彩，手腳表現出輕快的動作，猶之一個離家久遠的孩子得到家人的招喚，將要踏上回家的旅途時所表現出來的不可言喩的快活神情一樣。其實，斌何嘗不覺得離了他並不久遠呀；斌何嘗不知道，去了後完全受人供養呀！而今竟毫不拒絕地跑向樊籠一般的生活的路上去！於是我明白了一切了，猜透了一切了，看破了一切了，想穿了一切了：大多數婦女，自離了搖籃以來，就被人訓導着，就暗自祈禱着：以爲將來可靠着幸運而生存，可不勞一氣一力而獲得終生的良好食料。唉！唉！那些在晨光朦朧中匆匆地出去，在暮色蒼茫中又匆匆地歸來的婦女，只不過是幸運女神還沒有向她頭上撲落的罷了！設若：一旦幸運女神撲落在她們的頭上，她們便立刻把工作的圍裙剪碎，來作糊鞋底的材料了！她們便立刻把多量的脂粉向工作所造成的康健色的臉孔上抹了！可哭啊！可笑啊！莊華，斌昨晨去的；臨去之前大家都很快活；所以直等到火車的烟影同飛在天空中的燕子一般高時，彼此尙揚着白巾叫道：「再會吧！再會吧！……」

肆口已極，請你批評一下？

亞瑚　三月十四日

（四）

莊華：

此間轉而復冷，彤色的天幕密密罩着，彷彿要下雪似的。我適才聽見一個學生嚷的極好：「啊喲！不好了！大地回冬了！」莊華，N垣的天氣呢？

承你關心到我的飲食，謝！謝！我仍舊是你所知道的那

個不喝酒、不喝茶、粥一盌、飯二盌的老習慣呢。我嘗發奇想：設若一盌飯或竟一粒米就能夠維持一個人全身細胞的二十四小時的營養，那末，把所省下的消化的精力與用餐的時間移作其他有偉大價值的工作的用途，豈不很好。然而彼掌管人間一切的無盲眞宰，竟毫無理由地規定一個人需要如許的飲食分量，不容自由減少，眞累贅極了！眞險惡極了！唉，請你把這個已有數千年歷史與已有數千萬人民所居住的地球想想吧：要是自亞當始祖以來，就是一人一日一粒，那末，旅行火星的架空鐵道與通達月球的有線電話，豈不是早成為過去陳跡了，還用得到今日的一般裝鬍子科學家來聚訟來夢想嗎？

斌來了一封信。這位小奶奶，寫得很矜誇，很昂傲，很雜亂，很潦草，很分心，很疏略的！我就從她這疏略的詞句中窺見她祥異的近狀了：一定的！她的男人爲因熱誠地要討她的歡心：給她雇了一個很雅馴的收拾房間的侍女了，給她置辦了若干座以備她嬾惰肢體坐臥的大臂椅了，給她剪製了若干襲合於她薄弱傾向的美麗衣裳了，揀出色的還給她安置了一具七八百元價值的鋼琴了。這種稀有的漂亮的外國式的貴婦人的生活，自然要使她昏了，醉了，瘋了，狂了！莊莘，現代聰明的男性往往建造這樣美麗的墳墓，挖掘這樣芬芳的陷阱，以籠絡女性，安置女性，幽禁女性。唉，現代男性的頭腦眞個有組織，手段眞個高明，氣量眞個闊綽啊！

嘻！嘻！我又在肆口了。但是，管他呢，索性肆口罷！上帝已經給我一張嘴，我的聰明的靈魂又在上帝面前領到一紙「御賜亞珊言論自由」的聖詔，我怎麼肯辜負我的靈魂與上帝的愛我的美意哩？上帝又給我一雙超凡的怪惡的尖銳的眼睛，無論什麼紅紅綠綠的事情，祇要莫逃過我的眼睛的領域，那事情的骨子裏所躲藏的毛蟲有幾頭就莫想哄過我的智慧的靈魂。我的智慧的魂靈作了一個眞實的報告，我的嘴巴就　肆無忌憚地盡吐露的。若想我噤若寒蟬，——或說守口如瓶——除非那惡世風把我的兩片嘴唇吹成巖石啊！

祝你健！

亞珊　三月三十日。

（五）

莊莘：

此刻我的心裏頭還異常難過，自我聽過我的同事張女士的談吐以後，不，是哭訴以後！

彷彿是成爲慣例的了：我和同事們在每天的晚餐以後，一定要會聚在那間佈置精美、電光閃灼的事務室裏面，團坐起來，天南地北地談論一番以消磨每晚的茫茫的時光的。今晚，大家正在談論一個流淚洗面、以哭度日的小媳婦的種種遭遇之後，這位張女士，五十歲到門的張女士，便做出她平日上歷史班的顫巍巍的態度，走到大餐桌前站住，打起微顫的嗓子說：「我！我也是，確實是，一個曾經流淚洗面以哭

虞曰的過來人啊！不過，我的哭，是有歷史的，換句話說，是各時期不同的。唉，在我未曾到目前這樣的年紀以前，我是將這歷史深深地深深地隱藏在我心房的最深處所，便是那個各人隱藏各人的痛苦、祕密同弱點的處所的！現在，我卻願意說了，隨意一五一十地說了。我希望說了後減滅了我回憶的痛苦與感觸的痛苦啊！一個人的孩提時代同少年時代的情緒，原同人類原始時代一般渾沌的。所以諸位總情懷：要講述我的哭的歷史就從婚姻時代講起，正同中國歷史從三皇、五帝起一樣。我結婚後，我便變成一個無力的幸福瘋子，所以每當他——我的男人——向我凝神時，我就立刻生起一種感激不盡的感動；那熱淚，好像在娘胎中就滿盛在眼眶中的無力熱淚，總就因這感動而滾出來；但滾出來後一經他的慰撫總就立刻止住的，他分手後我一回憶起來總就兀自啞然的。三年半後，他發奮於哲學了。唉，甚麼樣的哲學要使得一個輕年的他幽居於靜室之內研究的！於是每當月上紗窗與夫風入綿衾的時節，我的靈敏的感官就感覺到無依的寂寥與被棄的悽惶了，我的幽哀的心弦就彈奏出嗚咽的心曲了，我的無窮的淚泉就流濕了雙層的枕衣了！後來他到濱中去探親，呵，諸位可懂得親字的廣義解說嗎？我費了九牛二虎的力氣，纔從旁方面探聽得他所探的親不是父母親乃是妻子親啊！他原來早有妻的！你們想，這時候，我可傾了多少桶情淚？我可推了多少次心胸？我可哭得像個什麼樣的人兒哪？突然，突然，他飄然歸來了；他踏了若干個不是，他誓了若干個盟約；我乃想起已往的事情是灰黑色，將來的事情一定是玫瑰色的了。唉，唉，……幸運壞的人終究沒法改良的！我的生命歷史終究應該用淚水漬成的！有一個午後，當我望見一床兒被裹着他的直僵僵的身體——他張口閉眼仰臥着像死魚一樣，我記的清清楚楚——抬進門來時，我便不省人事了去。唉，唉，唉，唉，……憂患之來，又不只派一二個步哨來，總是一連一營一團一旅的大隊來的！他死後未及周年，無情的蒼天又奪去了我唯一的將以娛我晚景的六歲的小寶寶阿蓮。天呀！真不堪提起呀！自阿蓮死後至今二十二三年的歲月，那一歲，那一月，那一日的初更柝響時，半夜星落時，晨雞歡啼時，我不哭，我能禁得住不哭啊！哭起來，總覺得有二三根粗大的筋從胸坎通到眼眶，那粉碎了的心兒、肺兒的醋一般酸的液汁，便沿着筋道衝到眼外；毫不似從前那種淺哭，那種假哭，那種有笑潤剩着的哭了！我天天趕不到吃七句鐘的早餐，無可疑的，諸位定以為是我晏起的習慣的緣故。對嗎？呵，呵，錯了！那遍體傷痕的黑暗像醉人似的蹣蹣跚跚地跑向天邊去，那五彩斑爛的光線一絲一絲地從東窗輝耀上來，我天天都聽得清清楚楚的，我天天都噙着眼淚——不，是流着眼淚瞧到的！我下床後，或者流覽晨光，或者呼吸清氣，或者背着雙手在床前踱步，總須等到這雙不懂事的紅腫的眼皮平復後方出房門。呵，這就是我為

什麼趕不到吃早餐的唯一緣故，也就是我每晨的唯一消遣法了！諸位又都時常怪我日見消瘦，日見病態，唉，這也就是我夜夜睡眠不充足所致的！我這種可憐婦人的眼睛是憂患所居住的，而憂患居住的地方睡眠是不來的。我呀！我的生命終將破碎在哭泣的下面啊！……」莊華，設若你也在這裏，你便得看見張女士的一副不堪形容的似哭非哭、似笑非笑的臉孔的可怕了，你便得看見有兩位同事扶着中風了似的張女士走向她房裏去的情景的可悲了。

莊華，你的同情心很富，你看過這封信後你的感想怎樣？

亞珊　四月十二日。

（六）

莊華：

紘的事竟使你憤激到這般地步，我眞料不到！

但是已經滾到斜坡半腰的紘，你以爲能夠就此停止前進嗎？呵，呵，她非加速率滾下去不可呀！她非滾到深谷裏不可呀！其實，並非什麼定律上的不可，只不過紘酒醉似的無明無夜的自以爲非達到她可恥的願慾不可呀！

胡老先生的府上我去過好幾遭。胡老先生時常提及你。尤其是胡老師母。「莊華這孩子進大學念書了，多幸福呀！」「莊華的男朋友不知道多不多？男朋友是傳染毒症的魔鬼呀！」「莊華的婚姻有人說及否？唉，你們的婚姻總該晚點好！……」

莊華，男朋友是傳染毒症的魔鬼的話，固然是老年人的過慮；但是，我們青年女人因爲不能夠常躲在熱情的後營裏面，以致受着男朋友的情來的矢石，弄得遍體傷痕，甚至斷頭折臂的眞很多很多呢。所以老年人的過慮正和我們年青人的不謹愼、不戒懼一般可哂！

我們眞要謹愼戒懼於熱情啊！我們的視官、聽官的經驗告訴我們：激烈歡喜的開場，必有激烈悲慘的結局。莊華，顯然的，合於邏輯的，想事情的結局不悲慘，除非開場不歡喜。現在社會裏頭的一般青年男女，忙忙碌碌地熱血沸騰地互相喚着，互相挽着，互相盟約着，頭腦簡單的蠢漢還流着涎水以爲可羨，理解清晰的達人，卻莫不搖頭嘆息以爲可憐呢。盟約，現在青年男女間的盟約，眞和賭徒立下的咒詛一樣靠不住！因爲當他們情慾興奮與靈魂搖蕩的時節，爲要急切地、迅速地求事情有結果起見，便縱着舌頭亂發盟約；及至事情厭倦了，——他們字典裏最多的也惟「厭倦」二個字呀！——盟約便踏遍地球也無從尋找了！莊華，我們應該同聲疾呼：

「姊妹們呀！
醒起來吧！
別迷信愛神的醍醐可以療飢呀！
別誤認熱情的前營可以安居呀！

爲要使我的胸懷舒爽起見，又說了這許多。

亞珊　四月二十五日。

（七）

莊華：

你月考很忙，是不是？

那個醜東西紋，已經滾到斜坡下底的深谷裏了！你且看我同琪電箭中的談話：

「倉夫人哭回鄉去了，你知道嗎？」琪問。

「不知道！怎麽樣去的？」我說。

「罪過！罪過！被逼去的！」

「倉先生逼她去的？」

「自然囉！離婚書已經簽過字了呢！」

「不甚識字的倉夫人如何簽法？」

「打個手指頭印。」

「紋一定志得意滿了？」

「無恥的很！無恥的很！……」

「怎樣？怎樣？……」

「倉夫人還沒走出房門，紋就佔了她的床了！」

「紋這兩天到S校沒有？」

「我聽蘭說：已經請假四天了！」

「你們猜想她還要到S校嗎？」

「我們料她一定拋棄S校教職了。」

「這兩天你看到這賤貨不曾？」

「我倒不曾。蘭，蘭，……」

「蘭看到的嗎？」

「不錯！蘭說彷彿看到。」

「一副什麽相貌？」

「粉紅！大紅！……」

「那里看到？」

「蘭說在新市場人叢中，……」

「人叢中？……」

「在人叢中和倉急遽地挽行去。」

「我們要研究她爲什麽醉心倉？」

「醉心洋裝！」

「洋裝？」

「還有碩士頭銜！」

………

莊華呵，她們的激烈歡喜——不，是逆天理逆人情的歡喜！——已經開場了。祗要數年之內我們的靈魂不要脫離了我們的軀殼，我們終有眼福看到她們的激烈悲慘的收場的！

莊華，你看過這信後，你還是笑要憤激好。這花花綠綠的人生社會裏頭，已經幹出這樣青天白日看見也要駭人的事的男女很多很多，而預備要幹的更多更多呢。我們要喚醒她們，我們要救治她們，我們要勸導她們，這就是我們生活在

這個世界上的唯一的責任了。

亞珊　五月六日。

（八）

莊華：

昨天上午十句鐘我剛從課堂上走到房裏，你的用玫瑰顏色寫成信封的信，已恭恭敬敬地站在我書案上等候牠主人的朋友的接收了。看後我多快慰。

今日這個日子，杭州人叫做放生節。全杭州城的太太、奶奶……都競她們的經濟能力購買些水畜動物，拋放到西湖中央去。她們當然以為這樣漂亮舉動，很可以表示宅心仁慈，愛好生物；其實是利己計算，為要希望來世做大狐精哩！我午後借舉等四五人往觀，後來買舟遊湖，惹得精神倦疲，汗濕小衫！

莊華，我僅可以簡單地告你幾句：今日的西子湖濱，簡直成了一個紅綠珠寶的展覽會；數不清楚的人影之中，彷彿充滿了飛來飛去的吻影。你瞧，你瞧，這就是繁華境地！這就是一般俗人所醉迷、所夢想、所嚮集的繁華境地！

唉，繁華是誘良為娼的鴇婆！多少高潔的青年為繁華而壽了心！多少有為的青年為繁華而喪了命！現在一般人努力製造繁華，實在就是努力製造罪惡，何等錯誤！何等可憐！

莊華，我二三年來已經自己問過至少總有一千次了：「我將為什麼東西總此一生？……我對於什麼東西有特別興趣？」而我一千次總是一樣的自己回答：『我將為文藝過此一生。……我自己覺得對於文藝有特別興趣。』莊華，你試對於這令人厭倦、令人苦惱的人生設想設想吧：一個人，尤其是我們女人，如其沒有文藝能力，則時代的鞭答，習俗的害人，小人的嫉害，……將使我們痛苦憔悴，死而後已。如其我們有文藝能力呀，什麼鞭答，什麼嫉害，什麼摧殘，都給不了我們一星伎倆了。所以，莊華，我決意用鋼鉤子把文藝天使鉤過來，緊在我的靈魂上，如像馬夫栓馬在柱頭上一樣。承你問我，敢陳以告。

亞珊　五月十九日。

（九）

莊華：

今天，灰色的早晨剛向皺着眉頭的夜色微笑時，我們的親愛的胡老先生的靈魂，就於此時蹣蹣跚跚地跑向極樂世界去了。我夢寐中得到他家人的電話的召，我便呼程媽陪我到胡家去送他老人家的終。我後來回來時，心裏十二分難過；我並不是為胡老先生的死而難過；胡老先生享年已高，德望又尊，死與不死一樣，用不到我們來作無謂的難過；那末，我難過甚麼呢？呵，當我坐在車子上經過下城青雲街時，我看見不可勝數的男女，衰老的，幼少的，挾着飯盒的，挈着菜籃的，匆匆地，忙忙地，向高大的威嚴的工廠的門裏鑽進去，——不，是向冷酷的殘暴的榨取的地獄門裏鑽進去！他

們眼睛迷糊着，我看是睡眠太少所致的；他們臉孔瘦黃着，我想是飲食太壞所致的；他們靈魂像驚弓之鳥一般的顫抖着，我猜是工廠裏的天未明就放起的「嗚嗚……」的汽管聲所嚇傷的；他們一天犧牲半個生命去換取不夠糴兩升米的價值的代價；我彷彿看到資本家的威燄比汽管裏噴出的黑烟更其高，我彷彿看到勞工者的生命比一口唾沫可以淹死的螞蟻更其小；我的同情的熱血沸到百零一度，我的熱烘烘的眼淚便滾出來了！

睡神在側，不多寫了。

亞彌　六月五日。

（十）

莊華：

你說我的思想如春風一般暢快，情緒如春風一般綿長，生活如春風一般情爽，文筆如春風一般流利，……呵，這些我可不敢當。你是我唯一的好朋友，所以我要說便說，有說便說，想說便說，我自信毫不吞吐，毫不隱瞞，毫不顧忌罷了。暢快、綿長、……我委實不敢當！

你約我上北京度暑，眞所謂正合「孤懷」啦。前天，北京方面的青，有信來邀我和犖北上一遊，而我們正打算來約你，詎知你約我們的信竟先我們而發。你還有兩位同學要和我們同道，那末，事情越發多趣了。莊華，我們現在儘可閉起眼睛擬想想：十日後，我們騎上噴雲吐火的鐵馬，馳過塵舞迷濛的中原，曲阜聖邑，馬廠名地，黃河之大，津門之盛，都能一一親覩。啊，我們的壯麗的旅行！啊，我們的快活的旅行！我盼望早早達到，我盼望這幾天時光加速率跑走！

英自殺於津門了。英是我中學時代的同學，你也認識的。她的性情多柔和？姿態多活潑？希望多高遠？誰料得到，她和我相別這五六年中，上了婚姻的舞台，演了家庭的悲劇，於今終以自殺聞。唉，人生！婦女的人生！……

英自殺消息青告我的。我初初打算過N埠時再把英自殺情狀告你，但同我同樣關心於英的你，必定以早知為快的。那末，我又何忍遲告你！

現在，我就摘錄青給我信中的一段於下面：

「亞彌！……我們的英，素來迷信「人生為戀愛而生存」的英，於今終究為戀愛而死了。唉，自殺死了！前年，她同她的好朋友中的一個好朋友M君結婚，一對美滿鴛鴦，一年四回的來往於京津道上，好不令人羨妬。那知反對女子教育的M君的家庭，突然要停止英的學費的供給。我們想：要使恬讀慣自由慣的英長久屈服於頑固家庭的壓制之下，眞不是易事；然而英與M想要戰勝頑固家庭的頑固家長的頑固主意，更不是易事了。英和M遂在暗地裏定了一個計策。唉，是一個出於萬人意表之外的稀有新穎的計策喲！計策是：M和英宣布離

婚，離婚後英必能取得英母家方面的學費的供給，待英補足大學一年半的課程後，M和英便宣告破鏡重圓。果然，M藉口性情不和同英宣告離婚後，英卽由母家供給一切了。那知事情未過一年，M竟當作眞和英離婚似的，另札了一個親密的女朋友。呀，這就是男性容易忘情、容易背約、容易壞事、容易闖禍的表證了！英寫一封信質問M，M不回答；英寫二封信責備M，M又不回答；英寫三封、四封、……給M，M終沒回答。可憐，情緒豐富的英，靈魂幼稚的英，思想脆弱的英，便覺得一重極厚極闊極長的黑幕頓然自身破裂；無可疑的，甚麼過去的愚昧，甚麼目前的歡樂，甚麼未來的空洞，都歷歷在她目前了；於是她悔恨了，驚懼了，痛傷了，灰心了；她的母親愈勸慰，她的憂傷愈深切；所以在一個夜裏她就得了一個不可撓的決心；眞勇呀，……北京同學痛英之慘死，定於七月一日爲英開追悼會；但莫不恨M之儇薄，開追悼會時或將有對付M的相當條件提出。……」

莊華，我要說的話正多，你在N埠等我長談吧。

亞瓊　六月二十日。

徵求

(一)鄙人現欲徵求婦女雜誌「美術專號」、「愛之專號」、「十年紀念號」、「配偶選擇號」、「離婚問題號」、「女學生號」、「新性道德號」、「家事研究號」、「產兒制限號」，以上各專號皆願以現金大洋一元爲酬，如願割愛者，請寄至『廈門泉州盜門外津頭埔』交鄙人可也，但後至及汚損者，一概璧還。

吳榮晳啓

(二)鄙人現徵求本誌「配偶選擇號」、「家庭革新號」、「新性道德號」、「離婚問題號」、「美術專號」、「家事研究號」各一本，讀者諸君中有願割讓者，不論多少均所歡迎。惟破舊或缺少補畫及頁數者璧還。當以倍價之書爲酬，願者請寄『廣東雲浮縣城西街溥贊育轉』便得。

區天民謹啓





社會小說

嘉耦怨耦（續前）

天游

第十一回　散敘環博老母歡心　搜緘扎潤逋人遺跡

聶克走後・荻樓把葛葉亭叫來・一見面・先問他山爾敦夫人目下情形・葛葉亭道・這時候似乎平靖一些・不過他那個風魔態度・一半是悲傷過度使然・還是時時要發・主人不叫・婢子原也想來見見主人・向主人請個長假・婢子實在不能再支持下去了・荻樓道・葛葉亭・你也在此久了・此時我們正遇見了這件不幸的事・你怎忍在此時捨我們而去呢・葛葉亭道・夫人待婢子・同子女一般・婢子對於夫人・也非常敬愛・若是伺候夫人・婢子一輩子都不想去的・老夫人却不然・婢子同他・毫無感情可言・還請主人見諒・荻樓道・你的苦楚・我也明白・只望你看我的分上・再緩走幾時・你一走・要另外找人伺候他・他未必肯要・吵鬧起來・教我怎樣對付・現在沒法想・望你再替我多伺候他一個月・薪俸自然加倍送你・你肯不肯・葛葉亭想了一回・答道・主人・婢子答應便了・一則・主人這般挽留・怎好不識抬舉・再則・也想多積蓄幾個錢・爲……荻樓道・這個・我知道・你不久就要結婚了・對不對・現在我還有一句話問你・工資以外・夫人還欠你錢沒有・葛葉亭稍爲思索一下・答道・有的・荻樓問他多少・葛葉亭說五百元・荻樓驚道・你怎樣有這許多的錢來・葛葉亭道・這是婢子貯蓄而來・夫人拿去用的時候・答應婢子・清償時節・原款以外・還有重重的賞犒哩・荻樓道・你不必



第三十二圖

懽愛•我如數還你便了•只是夫人向你借鏤時節•還有別的話同你講沒有•他也說若是不借給他•他……葛蓀亭道•有的•夫人確有許多閑話•婢子也知道不對•只是沒有抵抗方法•夫人耳目眞靈•不知怎會調査出來•雖是很小的事•婢子恐怕給賈路知道了不自在•他同婢子感情雖好•只是醋心很重•他知道了•一定不舒服的•荻樓道•是了•我並不要知道這裏面隱情•只訪問訪問有這件事沒有•旣是有的•那就好辦了•夫人所欠的鏤•我加倍還你•你却要答應我兩件要求•一件•是在婚期以前•不可辭職•給我小心伺候老夫人•一件•是夫人向你借鏤的事•無論什麼人前•不可洩漏•一字•葛蓀亭喜出望外•連連答應•荻樓道•葛蓀亭•我還有一件事要問你•夫人赴假裝跳舞會的事•當夜除夫人同你以外•還有何人知道•葛蓀亭道•沒有•連山爾敦夫人都是惘然•說到這裏•忽然想起秀荷夫人陸師孟來•失聲道•呀•婢子記起來了•那天夫人更衣時節•秀荷夫人來看夫人•坐了一回•大概他知道的•不過他一到•夫人就吩咐婢子退出房去•婢子不在左右•不知眞相•荻樓道•是了•你進去罷•給我好好伺候老夫人•所有吩咐你的話•不要忘記一句•葛蓀亭退出書室•荻樓又思索起來•他自從出了這件案子以後•別的公事•悉行擱置•書也不看•來見的人•除去必需接待的人以外•一概擋駕•連老夫人也不很見面•老夫人却也居然能原宥起來•這老夫人肯忽然慈悲起來的原由•也是荻樓犧牲了一筆鉅款換來的•梅黛玲葬後•檢點他的奩具•看了也是傷心•所以將他索性一律送給老夫人去處分•或是送給親戚•或是留着自己應用•全憑老夫人做主•老夫人平空得到這一份首飾衣裳•自然喜出望外•起初也想替梅黛玲結些善緣•把所有衣物•分些出來•送給親友•居然興高彩烈•搜索枯腸•將平時和自己說得來的人•開了一個名單•下面註上預備贈送的物品•不料好貨的心•終久戰勝了慷慨的心•到一件件檢將出來•又起了一種慳吝之念•覺得這件捨不得•那件也捨不得•葛蓀亭幇着他整天價搬運•歸根還是他老人家一概笑納•他有了這一票東西•整天玄黃變戰的鳥亂•無暇再同荻樓搗亂•荻樓無意中得到這個安閑清福•覺得非常欣幸•現在聽見葛蓀亭說陸師孟在梅黛玲更衣赴假裝跳舞會時•曾經來過•並且就獨一同纔走•決計到他那邊去探聽些消息•第二天午後•霜克處約的是四點鐘•飯後就先打個電話到秀荷家•說明要見陸師孟•陸師孟滿口應承•還說了許多悲悼的話•荻樓很是不解•立刻傳車上秀荷家去•到相距不遠之處•忽然記起此番偵査•不知又有什麼不幸消息沒有•心中又躊躇起來•不料一見面•陸師孟的態度•非常溫和•頓時釋了隱憂•陸師孟見他進去•笑吟吟的站起來•同他很親熱的握手•口中喃喃的道•荻樓•你來得正好•我很想見你•很想向你面致唁辭•梅黛玲慘死•我聽了非常震悼•一半替你傷心•一半追思亡友•不知我可有什麼地方•可以稍

盡棉薄沒有．荻樓道．陸師孟．你的盛意．我很感激．只是這件事．局外人是無從相助．並且不能相助的．寒門不幸．降此鞫凶．還有什麽說呢．只是既荷盛意．我也別無他求．此來本有奉詢之事．只請你詳賜覆音．巴局萬幸了．梅黛玲是喜歡打勃烈奇牌的．你同他常在一起打嗎．荻樓道．他向你借錢沒有．陸師孟道．常在一起的．荻樓道．他向你借錢沒有．陸師孟道．常借的．荻樓道．他還你沒有呢．陸師孟道．間或也還些．不過還的時節很少．荻樓道．陸師孟．我有句話要奉詢．雖是不能啓齒．却又不得不問．譬如過到你拒絕他的時節．他向你用什麽威脅語言沒有．陸師孟微微一笑．答道．荻樓．你怎會知道．他常用這種手段．向我借錢．朋友中大概都受過他的威脅．梅黛玲的手氣．原也太壞．經濟上受了逼迫．所以做出這件事來．你也不必追究．大家損失．每人不過一二百元．你不必追究．追究下去．反使大家心上不安．荻樓道．陸師孟．你勸我．也是你的一片美意．不過大家損失雖少．梅黛玲的名譽上．却有莫大的損害．陸師孟笑道．你不用迂了．誰還到這個時候．同他過不去來．他淘氣脾氣來了．沒輕沒重的亂說．不瞞你說．大家當時確也有些恨他．只是都念他年紀輕．又是我們朋友中間的社會之花．還他怎樣淘氣．也恕他幾分．何況又是死得這般可憐呢．所以我可以代表衆朋友講一句．梅黛玲以前的過失．巳經一筆勾銷了．現在只有悲悼他的心．並沒有一絲一毫怨恨之念．荻樓．你放心罷．不要再提了．提起來．反足以增加我們悲哀．不說罷．只是警署方面．偵査得怎樣了．究竟是誰……說着．忽地頓住了．荻樓道．你問是誰殺的．這個還一些眉目都沒有呢．這個問題上．我也有奉詢之處．葛蓁亭說．那天晚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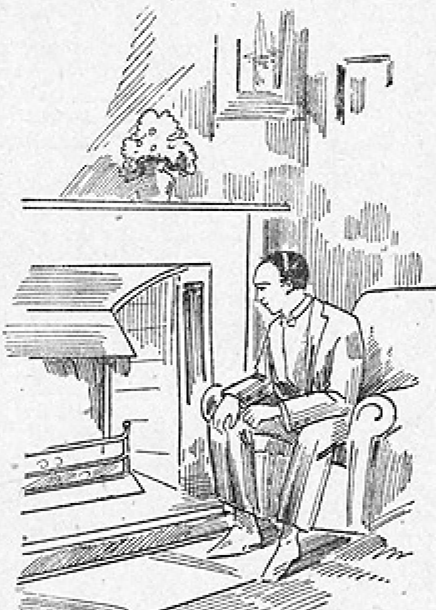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三圖

他更衣時節．你上他房中去過．閒談之中．也他向你提過要上假裝跳舞會去沒有．陸師孟道．我確在他那裏坐一回．我去的原由．也可以同你講．是他叫我去．向我借錢的．荻樓道．你借給他沒有．陸師孟道．我答應他．替他帶到賈玳娜家面交的．後來我帶到那邊．他却沒有來．誰知道臥室中一面．就成永訣呢．荻樓道．你等他不來．也有些詫異嗎．陸師孟道．一些沒有．他是向來自由慣的．如約不如約．全憑他個人的主意．所以我們雖也議論他幾句．並不視為重要．荻樓道．那也情理之中．不過我還要向你問一件事．他那天同你提起上賈玳娜家去之前．要到陸克畫室去沒有．說着．目視陸師孟．彷彿要候他下重要判決似的．陸師孟坦然道．沒有．說到這裏．彷彿驀地裏想起一件事來．失聲道．啊喲．我記起來了．他彷彿說要先上一處去勾當一件要事．却沒有說出地方來．荻樓道．他那時候換了舞衣沒有．陸師孟道．沒有．只穿一件常服．荻樓道．你從我們家中出來．是不是直接回府．再到賈玳娜家去的．我這種詰根究柢．明知是失禮．只是你要見恕．我也是為勢所迫．不得不問．陸師孟看見荻樓有些侷促不安．趕忙道．你不用客氣．客氣反生分了．我告訴你．我回來梳洗之後．因為有幾件重要衣服．要去試一試腰身．所以上衣鋪中去了．幾分鐘纔回來．約了外子．同赴賈玳娜家．荻樓道．什麼時候到的呢．陸師孟道．已經十一點後．記得客人都已到齊．我們夫婦．是最後到的．荻樓．你問他做什麼．荻樓皺着眉頭答道．沒有什麼．我想打聽打聽．究竟梅黛玲同人提起過這個陸克沒有．他究竟為什麼上那裏去的．陸師孟也蹙着雙眉道．你意思是怎樣呢．荻樓道．我實在猜不出來．夢想不到他會同這種人往來的．陸師孟道．你末了一句話怎樣講法．荻樓道．沒有別的．不過覺得他並不是吾輩中人而已．陸師孟道．現在事已如此．你若是得到真相以後．預備怎樣呢．荻樓道．我也毫無意見．現在既落入警署中人手中．也沒有我過問的餘地．至於懲治凶手一層．在你面前．不妨實言．若是這件案子禍根基於打牌．我決不願根究．寧可使凶手逍遙法外．決不願因此將受害者的過去歷史．盡行宣佈出來．陸師孟聽到這裏．很是感動．慨然道．荻樓．你真是個仁人君子．你雖然遭了這種慘變．還想息事寧人．不去追究凶手．這個確是上策．就照這般做去．我知道梅黛玲的許多朋友．一定多是贊許．決不怨你薄情．荻樓默道．陸師孟．承你贊同我的計劃．很是感激．只是大權已在警吏手中．到此地位．我也是空拳徒奮．說着．有些淒然．陸師孟也非常感動．又坐了一回．纔辭了陸師孟．去找聶克．路上自言自語道．還是找不出梅黛玲怎樣會知道陸克來．真也奇怪．我要想偵查的事．竟一件都沒有眉目．只有一樁事．却明白了．到了聶克處．赫欽思已經到了．見了荻樓．笑道．白罕先生．你的懸賞．居然已經發生效力．荻樓聽了．覺得這話很有興味．問道．陸克找到了嗎．赫欽思

道．不是．有個人上我們那邊來．自稱是陸克的兄弟．荻樓道．陸克有兄弟嗎．赫欽思道．他是這般說．只是我却有些懷疑．陸克既是失蹤．什麼人都可以出來自認．是他的親屬．好在是沒有人來說破他的．現在儘是這般．也非久計．倪爾遜先生．你何妨把你預定的計劃．同白罕先生籌籌．聶克道．荻樓．我想上陸克寢室去．用我的目光．去偵查一次．我也知道偵探們已經偵查過了．不過希冀或者可以得到些他們不注意的證據來．荻樓微微一笑道．我知道你腦筋中原也有一小部份．想做大偵探的趨向的．聶克欣然道．不錯．我也爲的是這一件．我想一個人．只要有那必需的常識．有好目力．腦筋靈敏．就可以當偵探．說不定．做起來．還可以比普通偵探．高明一些．荻樓道．我總沒有這種自信能力．不過你既具此熱誠．也不妨前去一試．只不知你從那一件基礎上入手．從檢查足印嗎．聶克正色道．不是．我想從檢查書札文件入手．赫欽思道．這個．陸克都沒有的．聶克道．這就是可疑之點．若是事前先行燒燬．他的失蹤．也是預定的計劃了．荻樓道．若是如此．你下什麼斷語呢．赫欽思道．白罕先生．聞得不錯．我確是也有些不明白．聶克急了．道．你們不必如此．若是不贊成．我就不去幹便了．只是你們的意見怎樣．荻樓正色道．我主張不去再行追究他．赫欽思失聲道．白罕先生．你難道想撤回獎賞．取消這件公案嗎．荻樓道．先生．我們不妨一切用真確的語言．來表示我們的意見．我聽得你已經偵查到我們內人許多很不妙的過去歷史．你也不必爲顧全我的顏面．不講出來．我已經準備着受這個刺戟．究竟你所知道的．是些什麼．赫欽思道．白罕先生．你既要知道這件事的真相．我也不妨直說出來．簡單說．我聽見你夫人有一種不良習慣．常自喜歡利用別人陰私．向他的朋友訛索金錢．荻樓聽了．慨然道．這個．我也方纔聽得人講．那人也是吾輩中人．向來同內人交情也還不錯．諒來決非誑言．所以這一件是我替內人承認的了．他說這幾句話．彷彿犯了大辟的人．自己承認罪狀似的．顏色非常堅決．他也是個好勝之人．向來又正直無私．不料到今日爲妻子所累．自承他妻子的罪狀．也是受的所娶非偶之罪．事已如此．除去自己忍痛承受以外．也並不求人諒解．聶克是他刎頸之交．見了他這般．也替他心痛．他却接着朗朗的道．赫欽思先生．我既遭此不幸．要請你助我一臂．第一件．若是與法律上無所妨礙．這件事千萬要替我瞞着山爾數夫人．他年事已高．很愛這個女兒．給他知道．悲憤所激．恐有不測．內人死後．除我以外．沒有同他合得來可以同住之人．我在內人分上．亦有保護他身體安寧之責．請你格外通融．讓他終其天年．勿事洩漏．不過這是你的特權．我不能越俎．不知你能俯允不能．赫欽思慨然道．白罕先生．你放心．我決不讓他知道．就是我們同事．我也可以禁止他們．荻樓道．第二件．我想不再追究這個凶手．不過若是法律上有什麼窒礙．不能准許．

那也沒有法想•只能束身歸案•聽候法律上的制裁•若是還能稍事圓通•就是要我耗費鉅額的金錢•我都願意•我也知道這是非法行爲•不過我既非殺我內人之人•自願不去追究凶手•省得將被害之人•過去歷史•洩漏出來•死者生者•兩都無益•所以出此下策•只不知還可以想法不能•赫欽思搖頭道•難•難•你的計劃•從片面上看來•確乎也振振有詞•不過流弊很多•先生自己平心息氣•再思索一回•也可以明白•並且此事已經到了警署•警署中已經着手進行•萬金購捕凶手的布告•已經張貼出去•怎樣可以撤銷呢•荻樓道•購捕的公文上•沒有指明陸克嗎•赫欽思道•沒有•你的信到•公文還沒有付印•所以把這一件刪去了•荻樓看見聶克面上有些詫異神色•趕忙道•聶克•我看陸克既非凶手•我們又何必一定要去拿他•並且拿這種人•也不值萬金•所以把他撤銷了•聶克點頭道•你的主見•却也不錯•荻樓道•聶克•你想去搜查陸克畫室•我非常贊成•我也想去哩•聶克叫道•何如•我說這個主意不錯的呀•我想我們就是找不到確實證據•一定有很有興味的線索•發現出來•我們走罷•荻樓道•何不晚上去呢•赫欽思道•不必•要去•此刻就去•我也同去•看看你先生怎樣人手哩•聶克微笑道•我算什麼•不過鬧了玩•或者希冀可以得到一些線索•說着•三個人坐了荻樓的汽車•上陸克畫室來•畫室中一切•從聶克目光中看來•還是同檢查那天的情形一樣•荻樓却有些感慨•因爲上一回來•正是假裝跳舞會開會那天•裝飾得非常華美•現在所有裝飾•都已卸去•室中疏疏朗朗•擺着些桌椅•覺得有些淒楚•桌椅上經買犢揩拭•很是清潔•地上却堆着不少塵埃•因爲警察們•恐怕還要檢查•所以禁止買犢•不准他打掃•荻樓四周看了一看•冷冷的道•這畫室•怎樣一些精彩都沒有呢•聶克道•我的目光•與你不同•覺得此間很是幽靜•足資休憩•比我們那種金碧輝煌的住宅•來的好•荻樓道•聶克•你去偵查去•我在此地等你•說着•在火爐邊一張安樂椅上坐下•聶克雖然抱着雄心•一到此地•却又不覺有些無從下手起來•徘徊一回•總算到牆角邊一張寫字桌上•搜集了一大捲信札•交給荻樓道•你細細把他看看•我再去找來•荻樓接了過去•仔細檢查•不上十分鐘•已經終了•仍舊還給聶克道•沒有什麼•都是些買帆布•顏色•畫筆的收據•聶克又亂找了一回•也找不出什麼重要東西•把幾個小抽屜•交給荻樓道•裏面彷彿都是些畫具•你再把他檢查一下•說着•讓荻樓一個人•在畫室中檢查那些小抽屜•自己上烟室去•赫欽思也跟進去了•搜尋一回•一無所得•仍舊回到畫室•聶克道•買犢呢•赫欽思道•今日是他休息的日子•這幾天他天天閒着•很是無聊•新近他還接着他主人的電話哩•荻樓驚問道•是嗎•赫欽思道•陸克教他去清理那些零星店帳•稍爲大一些的•他自己去料理•你說奇不奇•荻樓道•這樣看來•他不回來的了•不過他躲匿之所•據我看來•一

定不遠・說不定就在左近・他竄匿得周密・所以我們找他不到・聶克道・我意思同你兩樣・你是因爲他通電話・所以斷定他在左近・難道遠一些・他不會用長距離電話的嗎・荻樓道・那也不錯・總之他自衛既非常周密・我看非他自行投案・決難找他・現在赫欽思先生・我也想上烟室去看看・方纔不同你兩位同去・也爲這是個傷心之地・不願再見・現在我想・或者可以得到些線索・所以想忍痛一行・赫欽思當然答應・荻樓進去・看着他夫人被害之地・自是心酸淚下・不忍再看・紫銅書夾・只存一個・還在桌上・那個在地上拾到的・已經給警署當凶器收去存案・搜尋一遍・了無所得・三個人又上陸克臥室・浴室・去看了一回・仍舊向樓下來・這回走的後面那座樓梯・經過烟室・將近出門・荻樓忽然如有所感・腳步放慢一些・聶克催他・他纔跟着走了・回去時節・赫欽思並沒有同行・荻樓在車中・向聶克道・警署中人要找陸克・很是不易・案出至今・一些成績



第三十四圖

沒有・我猜陸克却有玩他們於股掌上之勢・聶克道・這話怎講・荻樓道・我看陸克他自有他的主意・未必再肯露面・你看他畫室之中・並沒有一件值錢東西・也恐怕沒有一件他心愛的東西・至於他那些畫・更是毫無價值・聶克道・那些畫・我看都是些寫意畫・雖是草率・我看了却非常愛他・顏色也好・荻樓道・不都是那一種顏色的嗎・聶克道・不錯・陸克是不會回來的了・他的丟下的東西・確是沒有十分價值・不過警署中人目光・已經注意在梅黛玲的過去歷史上・凶手也從那一路追尋去了・荻樓歎道・我也知道・所以要同你商量・現在用什麼方法・去止住他們呢・聶克道・簡直無法・你行賄的政策・不是剛纔都失敗了嗎・荻樓道・我們萬不能紮個草人出來・讓他們懲辦去・眞是沒有法想・聶克道・最壞的是已經給他們找到一些梅黛玲的過去歷史・他們既已沾上了手・怎肯就此拋棄・荻樓忽然狂叫道・有了・我們去買些報館來・吹散他們・你看可以不可以・聶克搖頭

道。不容易。這件公案。是件大案。承辦的偵探。都急於邀功。怎肯罷手不幹。荻樓道。這件公案。若果是從那一條路上來的。也難怪他們要追查出一個水落石出來。總之上天墜我。我是竭力想撤銷此案。省得他在社會上的地位。有搖動之虞。不過天不見助。也只能聽他。聶克驚問道。你難道拿得穩這件公案。是從這條路上發生的嗎。荻樓道。大概十有八九。要對付那些女人。還是容易。平時他們還有些芥蒂。此時梅黛玲已死。他們也可以放鬆一些。只用各處去敷衍一下。還可以平他們的氣。使他們不說什麼。不過警察一到場。他們無事尚要生波。何況有這些罅隙呢。聶克道。你慮得也是。我問你方纔在烟室鏡邊桌上。你見着那女子的小像沒有。荻樓惘然道。你說的是那個女子。聶克道。就是我同你講過的秦珠。是個雲鬢烟鬟的美人。荻樓道。沒有。我沒有看見這種小像。聶克仔細一想道。哦。我記起來了。一定是方纔一陣亂找。把那小像翻到下面去了。今天我們真無謂。白走了一趟。什麼東西都沒有找到。荻樓道。那個我早就料到。這個人真是了得。我看他早就預備好了。一切證據。都已銷滅。我們還從什麼地方去找呢。聶克點頭道。此刻我也明白了。

（待續）

徵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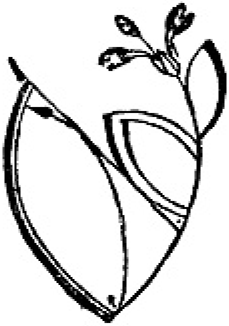
（一）鄙人欲徵求「家事研究號」、「女學生號」各一册。如願割愛者。請將「配偶選擇號」或「愛之專號」以作交換品。來件請寄「四川順慶模範街福慶生內永濟李蔭蹊」收。再徵求本誌十三卷五號及七號各一册。如蒙割愛。當將價値一倍（四角）之書籍爲酬。

李蔭蹊謹啓

（二）鄙人欲徵求婦女雜誌第九卷六號第十卷四號及第十一卷全部共十四册。倘不全，僅有其中一二册者亦可。願以價値五六倍之有用書籍交換，或現金均可。通訊處：「蘇州范莊前五十二號。」

孔美志謹啓





爲着她

[illegible]凡

（一）

壁上的掛鐘還沒敲四點，履光已趕速的把寫字檯上的文件料理清楚，一一放入抽屜，加上了鎖，便匆匆走出辦公室，那時，馬路上日光正輝煌的曬着，人力車夫們拽着車兒飛跑，滿頭滿臉綴着汗珠，他心中有事，也無暇細看了。

他好容易在人叢中看見一輛空虛的人力車，連忙向那車夫點點頭，隨即跳上車去，茫然的向車夫說了一聲「十六舖，」車夫就撥轉向南奔去，他的身體微微有些顛播起來。

他坐在車上，煩躁的心神，稍覺一寬，但立刻他又覺到車夫敏捷的腿力遠跑幾步後，便弛緩下來了，眼見得前面的車子離得更遠，好幾輛後面的車子，也都陸續奔向前去，他的心頭不覺漸漸有些緊張，在心裏替自己的車夫擔虛力，面又自己懊悔乘車時不加揀擇，「實在應該挑一個壯健的，跑得才會快些……」他默念着這句話，同時追想車夫的臉龐，好像是一個年青的，何以這樣無用，並且愈追想愈覺模糊起來了。

半路上他已經換了車，這才敏捷的把他拉到十六舖過去向南轉灣的一條巷口。

他丟給車夫一個雙角銀圓，慌忙走進巷去，巷裏的狹隘和污穢，正和往日一樣，只有那白色石庫門，好像更加冷靜——用手輕輕在黑色雙門上叩了兩下，裏面有人高聲問道：「是誰？」他即感到一種局促和不快，從喉中輕輕哼了一聲，那門便呀呀的開了。

開門的是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姑娘，名叫翠的，見了他，清瘦的小臉上泛出一陣笑容，他也不覺的報她一笑，便走進去。翠把門關了，也跟在他後面，笑着對他說：「姆媽出去了，大姊睡在樓上。」他無話可說，只點點頭，穿過客堂，循着那狹小急直的樓梯，舉起腳尖走上去，梯上的對面，便是掛着花布門帘的房門，他是來慣了的，便輕輕揭開布帘，探身入內。

這個房間是個雙套間，外面間明亮，陳設着兩張臥床，都掛着白布帳子，床幃也是白的，背靠板壁的一張床上是空的，上面疊着花布被單。近窗口那張床上，睡着一個女子，面朝床裏，蓬鬆的髮辮拖在潔白的枕旁，更顯得油潤烏黑。她身上蓋着一條棉被，一雙手放在被上，膚色白中透黃，手指上戴着一個鑲寶戒指，也好像黯然無光。他把呢帽放在窗前的桌上，悄悄地走近床前，看着她的側臥的頸額，被亂蓬蓬的短髮遮蓋着；半個臉很覺焦黃，顯然是憔悴了不少。他再轉面看了看這樓上冷靜的環境，配合着床上憔悴的病人，他心裏發生一種空洞虛渺的悲哀，好像自己正在一個形象慘涼的夢裏。他回頭再向床上望了一眼，不禁有些心酸，連忙低下身軀，就着那昏睡的病人耳邊輕輕喊道：「蕙，我來了。」她乃突然驚覺，轉過面來，卽見她那張憔悴的臉孔。眼睛原是很靈活的，雖在病中，猶未失去那漆黑的丰神，滿含情意向他看着，口唇微啓，嫣然一笑。他就用手撫着她的前額，悄悄地說：「呀，……還有熱！」隨卽絮絮接着說道：「今天覺得好點麼？吃了些什麼？頭還痛不？」她並不回答，只輕輕地嬌嚅着問他：「你來了多……久……了？你從那……裏來……的？」他便一一的告訴了她，又重複問她那一番話。她低聲道：「今天……好……好些了，早上……吃了……一點……粥……」她大概是乏力罷，雖輕輕說了這麼兩句，已覺力不能勝。他便搖手止住她道：「都曉得了，你就不必再說罷。」她的手拍着床沿，他便在床沿上坐下，握住她的手，她閉上眼睛，寂默過了一分鐘，她翻過手來，拿了他的手，放到自己胸口，悄悄地說：「你看……我的……心……跳得……好……快……呀……」眞的，他的手與她的胸口，雖隔了一層夾襖，猶能覺得她的心正在突突地跳着。

有一陣輕微的恐怖，掠過他的心頭，他向上移動他的手，再放到她的額上，又抽回手來，在自己的額上一摸，「呀，還有熱哩！」這時他知道自己的額上已經有了汗，便掏出手帕來揩着。「你該熱罷，讓我來開一扇窗……」她只扯住他的衣襟，幽幽地說：「不，爸爸說……」她咳了兩聲，他便在她的胸上輕輕地拍着，她再繼續着說：「發熱……是不能……開……窗……」她顯然是更加吃力了。

他對着病了才三天而已疲弱到這樣地步的她，雖有無限的愛憐，再回想到從先在這房中笑語盈室的景況，他情不自禁的憂鬱起來。忽聞房門口有一個清脆的咳聲，他急回身，驚愰地向門外望去，原來是翠正掀起門帘的一角，向他做出一個滑稽的鬼臉。

（二）

天色漸漸暗下來了，他移身坐在床旁一張椅上，任憑沉寂的包圍，她在床上不聲不響的沉沉睡着，他茫然坐在那裏，好像忘記了一切，連她的姆媽偕大娘回家也不覺得。

忽然大門很響的開了，她在床上微微動了一下，他便躡

見翠在天井裏和誰說話，接着關了門，客堂裏便有了人聲，很熟悉的一個男子——分明是那討厭的對門房客胡三，曾被他當面覷覷過的，——在高聲大噪的說：「儲大娘，今晚再叉四圈罷？」

「哈哈……」蕙的姆媽聲音拖長了的笑，「我今晚實在不能陪你們了，大小姐身體不大好，况且還有客人……」

「啊，」是胡三娘在驚嘆的說：「眞的，李先生在樓上半日了，虧你這個大母娘，也不接待接待，燒香不見廟主哩！」

「哈哈……」拖長了聲音的笑，彷彿是發了喉癡似的。

「姆媽，要吃晚飯！肚皮餓了！」六歲的蕙的弟弟福兒大聲的在下面喊，並且蹬着脚。

「歇會！樓上有人哩！」好像是扯了福兒一把，却又曼聲的說道：「眞不得了，紅橋口都擠滿了人，細吹細打，多麼場面，眞虧他的兒子好！」

「原說哩，」胡三娘表着同情，却又慨嘆着說：「像這樣才不辜負做了一世人，儲大娘福氣好，兒子，女婿，是不用愁的了，只有我們，眞才，唉……」

「哈哈……」笑的聲音愈加宏亮，像是眞有什麼極開心的事存在心裏的一般。「啊，我上去了，大小姐不大好，樓上還有客人，——喂，福兒，跟姆媽上去！」

樓梯一陣擊擊地響，他坐在那裏，心頭感覺到很厲害的怔忡，在床上的她，也在低低地呻吟，這樣，門簾掀開處，擁進來儲大娘，身後緊跟着福兒和翠，有如她的隨身衛兵。

他不自然地立起來，含着笑向她施給半個鞠躬，她大聲寒喧道：「履光來了？來了多久了？」接着又似解釋又似誇耀的說：「剛才你的福弟弟吵着要去看大出喪，我領了他去，啊，眞熱鬧，半條街……」她見履光鎖着眉坐下，便不再講下去，却轉面叱着翠：「天都已晚了，還不把洋燈加上油！這麼大的丫頭了，還只管嬉玩！」於是她坐在那張空床沿上，福兒便走近他的身邊，嬉皮笑臉的，一雙脚跨上他的身，把兩隻小手同時伸入他外褂的口袋裏去，卽掏了兩小把銅元，有如得勝凱旋，旋風般跑回他姆媽的身邊，擎起兩個小拳，誇耀着說：「喏，喏，銅板，這麼多的銅板！」她帶了笑悄嚇福兒：「不要臉，覺會掏人口袋了！看我歇會捶你哩！」福兒歡笑着跳出門外，並且擊擊地下樓去了，她連忙旋轉頭向板壁大聲的喊道：「不要去賭買，就要吃晚飯了！」

「我看，蕙的病怕是不輕罷，」他終於囁嚅地先開口了。

「唔……」坐在空床沿上的儲大娘感覺到心裏的不安，也就起身丸向病人的床前去，口裏低低地說「發了熱，今天是好多了，早上還吃過粥……」她走近床邊，黑暗已經遮蔽了床頭病人的臉，但她終歸伸進手去摸着枕上那蓬亂的頭，他不禁提示一句：「熱還未曾退哩！」

她恐怕也摸出那焦燥的額上，是帶着炙手的灼熱罷，嘿然站在床前，過了一歇，便嘆口氣，又抱怨似的向他訴苦：

「履光，你看，她爹眞會放心，早上出去，一直到這時也不回家來看一看，就是說請醫生罷，我也不懂，眞是，他眞是糊塗！唉……」她像是有一肚皮的苦衷，都付與這一聲長嘆。

「他——他店裏恐怕招忙罷，」他反而向她解說，「我看，這病，一定要趁早請醫生來看，延長下去是不能的！」他的口氣不知不覺有些固執起來，「伯母也不必操心，我明天早晨便請了醫生來。」

「唔，」她並不十分同意，只輕輕地唔着。床上的蕙，却低低地說：「用不着……就會……好……起來……不要……醫生……」

「履光，在這裏吃晚飯罷，等她爹爹回來，我們再商量。請坐一會，我下去就來。」沒等他說什麽，她已經走出房門，並且沉重的踏着樓梯，擎擎地下樓去了。

他睜眼向黑暗裏瞧，只見蕙那焦黃的臉，隱約的現出一個輪廓，他移坐到床沿，柔和的對她說：「蕙，你要吃點開水嗎？」蕙在喉裏透出一口氣，彷彿哼了一聲，他忙站起來，從窗口的桌上用熱水瓶裏的開水洗過那隻茶杯，然後倒了半杯開水，吹了半晌，又把舌尖舐過，不覺得是怎樣的燙了，就端向模糊中蕙的面前，他略略躊躇了一下，把茶杯換進左手，用右手輕輕托起她的頭，湊着茶杯，她張開口嘀嘟咕嘟的把半杯開水都喝盡了。他又輕輕地把她的頭放倒，柔聲問她「還要麽？」她搖搖頭，他把茶杯再送還桌上去時，樓梯上又響了起來，原來是翠拿來一盞洋燈，放在桌上，從燈光下用一付狡滑的眼光瞟着他，抿緊了薄薄地嘴唇笑着。他便向翠說：「下去時，請走得輕些，大姊病着哩！」翠的笑意立刻收斂得乾乾淨淨，只把白白的眼珠向他瞟過一個含有慍意的眼風，就走了。

她叫他再坐上床沿，握了他的手，低聲的向他說：「履光，我眞對不起你……要你來操心……」她的眼淚在燈光中晶亮的閃着，他見了這樣神情，一面勸她不要如此着想，她使勁的搖了搖頭，同時握着他的手，再悄悄地說：「我不說，心裏更不舒服，姆媽，只有福弟在她的心上，爹爹呢，又是捨不得化錢，所以你不必……」她又咳嗽起來，他一面替她拍着胸，一面寬慰她道：「這都不要緊，醫生由我去請，醫藥費讓我擔任好了。」她把淚眼看着他，有一種感動的眞情，直逼入他的心坎，但她又搖了搖頭，接着便嘆氣。他有些悶急，索性向她說：「蕙呀，我和你還用着什麽客氣麽？這也……」但她苦笑着，半晌，便告訴他：「你須知姆媽是雖然捨不得爲女兒多化錢，但要由你出名請醫生，她又是不會願意的哩！」他眞莫名其妙了，但他立刻聯想到自己那位尙非正式的岳母，在已往種種的花樣，他明白了，便笑道：「這都不要緊，醫生由她出名去請，醫藥費歸我付好了。」

她向他眞情感激的笑了一笑，眼淚已經奪眶而出，就即

轉身面向床裏去了。

這時，他分明的總見樓下有尖銳的聲音在嚷着說：「沒有什麼菜哩，我是毫沒預備，今天梳頭娘姨沒來，早上頭也沒梳，也不好再上街買去，好在……」

「你不要客氣了，看見你的廚裏有一碗燉蹄子哩！」

「哎喲，我不在家，你會到我的廚裏來看過！哈哈……哈哈……」笑聲是特別的高，好像是心花開放的一般。

（三）

履光接連兩天都沒到辦公室去，因爲蕙的病不但未見好，却反加沉重起來。那三代相傳女科專家孫仰山先生，每次出診費五元六角，一天請來兩次，用的藥又是很珍貴的，但蕙喝了下去，只一身一身的汗出着，熱度並不見減退，而且人是終日昏沉沉地睡在床上，眼睛都不願意睜開了。

他兩夜來都是睡在那張靠板壁的床上，但實在說起來，他兩夜都未曾睡過一小時以上的覺。日裏這一座小小的樓房，簡直吵嚷得厲害，蕙的母親儲大娘爲了女兒的病，也有兩整天未曾出去，並且在樓上時，看見履光憂愁的面容，也會担小了密離說話。最使他感動的，昨天她在臨進後套房睡去時，在蕙的床前端開水給蕙喝——可憐她兩日來只喝些白開水和苦味的藥水！——時，眼見蕙昏迷着咬緊了牙根喝不下開水，她也不禁一陣傷心，把半盞開水放到桌上，眼淚像雨點般的落下，掏出小手絹，拭眼睛，眼皮都紅了，再也忍受不住，便走進後套房去，好久未曾出來，想是在裏面暗泣了。他眼見這種天性的流露，觸起自己心裏潛伏的悲哀，便在蕙的床前噓唏着，如同鑽石一般的淚珠直墮到蕙的被上。

只怪那狹小而急直的樓梯是不斷的發響，有人走在上面的時候，簡直好像在搖鼓，直撼到全樓板都會震動。孫仰山醫生說蕙的病是「春瘟」——雖然那時已經是初夏——最好是安靜，「吵不得！」所以履光每次聽到那樓梯上的聲音，心裏便緊緊地收縮起來，目不轉睛的看着床上的蕙，真恐她虛弱的神經受不起這樣震動，會突然的「陷落」哩！翩兒，受了姆媽的吩咐，也較聽話一點，不過有時忘了，却會拚命的奔上樓來，大聲叫着「姆媽！姆媽！」他總格外的受了一驚，忙迎到房門口，低聲對他說：「輕點，大姊病着哩。」一面遞給他一些銅元，他又攀攀地奔下樓去。

至於蕙的爹爹，平時是每天清早就出去了，直到夜裏才回來。這兩天也回家來走兩三次，請醫生買藥料，是他推却不掉的義務。但在他和他相對時，兩人都是默默地，從沒有什麼多話說。履光看了他的臉相，那毫無表情的肌肉，完全是一個「無動於衷」的模範商人，每每引起一陣的蔑視和厭惡，他也好像有點覺得，就走進套間，捧上他的水煙袋，呼呼地吸着。

蕙的第二個妹妹華從學校裏回來了，她是因爲聽說姊姊有病，特地告假回來的。就在那天午後，履光爲了不得不出

去一趟的緣故，便暫時把看護蕙的職務託給了華，自己出去了。

他從銀行裏拿了點錢，又到辦事室裏轉了一轉，瞧見許多的事務都堆積在那裏，可是那有時間去辦理，縱使有了時間，再說，又那有做事的心情呢？他只匆匆地轉了一轉，便馬上乘車回去，到了那巷口時，日光早已不見，並且牆角裏的黑影已經很濃密了。他帶了急迫緊張的心情，走到那石庫門前，便早聽見有一片喧嘩的笑聲，他實在按不住憤恨起來，想着立刻轉身回去，但若真的回去，可憐的蕙將怎樣呢？他在門外豎眉咬牙的站了好一會，只聽門裏的笑聲在說「……那能再叉麻雀？……我那裏會有熬不住的賭癮？……哈哈……你們這樣促狹！……哈哈……」他心頭一時火起，便用脚狠狠地向門上踢了一下，門開了，笑聲還有餘韻，他從她的面前走過，一睬都不睬，便走上樓去了。

當晚，鄒大娘或許是為了華回來的緣故，覺得高興了不少，蕙的爹爹還未曾回來，大家都在蕙的床前桌旁圍坐着，雖使未曾說什麼話，但在他的眼中，確實看出她們蘊藏着急要高聲傾談的興趣，只不過礙着蕙的病，不肯隨意發洩罷了。他再看床上的蕙，瘦得已經厲害，呼吸亦急促，正在昏昏地睡着。「啊，這一家！」他心裏只重複着這麼一句含有惡意的話，臉色却更見沉默了。

「真的，蕙姊到底是什麼病呀？」華在問她的姆媽，偏過半邊的臉兒。

「誰知道哩！」少息她忽又如怨如訴如嘆道：「真奇怪！我們從來就未曾害過這樣古怪的病，從前你們生病，頂多發兩個寒熱，便會慢慢地好了，也無須吃什麼藥。現在，醫生也請過了，藥也吃了許多帖了，只是這樣，只是這樣！……」言下有些不平似的。

「姆媽！要吃花生米哩！」福兒倚着她的身邊拉她的衣服正在咕咕，她只直向燈看，並不加以呵責。「姆媽！姆……媽！」福兒的聲音愈叫愈響了。

「真是，」他實在忍不住了，便紅着臉從口裏衝出來說：「在這裏，一點也不像是有個病人的地方哩，這樣的吵！」

於是「姆媽」的臉紅起來了，打了福兒一巴掌，福兒哭叫着，她立刻起身把福兒拉着走到亭間裏去，華向他默默地望了一眼，也跟了進去，華在最後，差不多是怒目的看着他，也走進去了。這裏遺下他一人，而床上蕙也低低地發出一聲呻吟。

他看着蕙那枯憔的病容，閉着的深陷下去的眼睛，那鼻翅的翕動，胸頭的起伏，他不禁有一種懊悔的情緒，從心坎中湧出來，他想，「我看在蕙的份上，看在蕙的這樣沉重病的份上，也不該在她的床前，向她的母親說出這樣頂撞的話來。自己已經忍耐了多少，難道不可永久的忍耐下去麼？還說自己是個大量的、柔和的、蘊藉的男子，你看，這不是一

下都給破壞了麼？她的母親如果翻了臉，還看你能否在這家裏再蹬下去？這不是愛她反是害了她——唉，愛她反是害了她！……」那時，他確已感覺到發生了什麼事故，翠和華在套間裏來往的蹀躞，並且隱隱聽見一些泣聲，他知道事情有些不妙，心裏很想進去陪個不是，但不知怎的，他那傲慢自尊的天性，卻絆住了他，使他牢牢地立在床前，只把眼看着和疾病掙扎着的蕙的臉。

爹爹回來了，上樓來便和他談着一個同業的朋友舉薦了一個高明的醫生，他說：「那朋友的老太太！他自己的夫人，還有他的兩位小姐都是這醫生醫好了的，並且又都是很沉重的毛病：……」翠忽然跑出來，看也不看他的臉，只向她爹爹說：「媽媽肝氣痛哩。」這位忠實的爹爹就立刻截斷了談話，匆匆走進去了。隨後，他聽見裏面高聲的呻吟，夾着些「啊喲」的呼喊，爹爹忙忙地去買鈎藤，華便到竈上去燒水，頓然的擾亂起來。

套間裏一直忙亂着，直到夜半，聽說肝氣已經漸漸地平了下去，便安靜了許多。這時床上的蕙忽然咳嗽起來，他連忙替她拍了幾下，便要倒開水給她喝，但熱水瓶已經拿進裏面去了，這便怎樣好呢？他心裏一陣焦急，聽見那樣乾燥低微的咳聲，並且她已經是瘦弱到不能再有咳嗽的力氣了，從她的喉裏又發出斷斷的痰喀，他真沒法，便再返身用手替她拍着，直到雙手都很痠痛了，她的咳喀方才漸漸地停止。那時，華從套間裏走出來，把熱水瓶送到窗前的桌上，他立即去倒出一杯溫熱的開水，再送給蕙時，蕙又昏昏沉沉地睡去了。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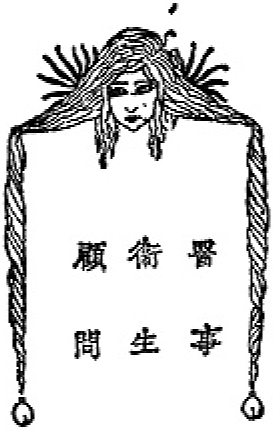
徵求

(一)鄙人現缺婦女雜誌第十三卷第一號「家事研究號」一册，願以洋壹元爲代價，通訊處：「高郵皋祥鏡莊楊倬秋。」

楊倬秋謹啓

(二)鄙人欲徵求婦女雜誌第十三卷第一號、第二號各一册，如讀者肯讓，請寄『福州城內水流灣酒庫街七號林君傑收。』謹備價值壹元餘之書籍或郵票代現金以答雅意，「後至者原書寄還。」

林君傑謹啓



醫事衛生顧問

程瀚章

——規則——

（一）每函以四事，皆以關於本人者為限。
（二）每問至多不得過一百字。
（三）問者必書明真實姓名年齡性別及通訊地址。
（四）信件須直寄本社。
（五）答案均披露本欄，概不直接答覆。
（六）關於複雜之病須經詳細診斷者，概不答復。
（七）關於製藥之性質須詳細分析者，概不答復。

（四百二十七）

問　鄙人現年二十，因前年種牛痘後，患潰瘍之皮膚病，數月方愈；後又患尿黃症——黃而濁——至今十月，患淺補腎之藥，食之不愈，而身體日既衰弱，不知何故，請賜教，并示以何藥治之。　幼初

答　應檢查尿液，有無糖質。我疑你患的是糖尿病，所以有上述種種現象。若糖尿病治愈後，自然能痊愈的。

（四百二十八）

問　（一）我自幼常患頭痛，迄今尚未愈，每遇勞動或感冒時，即悶痛異常。我體衰弱，須服何藥及治愈之法，乞示知。（二）在虛弱的人，如生產時，恐怕受危險或者會停止身體各部的發育，其預防之法請示知。（三）德國生殖靈藥，究竟有無效力。　VSF

答　（一）可服補血藥或滋養品。（二）不必過慮。（三）不必購服。

（四百二十九）

問　我今年二十六歲，自幼絕少疾病，去夏在游戲場，於人叢中猜詩謎，頓感暑氣，一時覺頭暈目眩，意識淡薄，呼吸短促，一若即將昏迷，而全失知覺者；當時雖醫治得法，幸免危險，然已種下病根。至今頭部兩顴，耳後等處，以手按之，作酸痛，有時不按亦微覺刺痛，惟不甚劇。全身勁力薄弱，精神短少，時覺腿軟眼花，作事畏難怕煩，入晚更覺疲憊。如遇心煩意亂時，則身輕如棉，一若即將昏厥。心神一寧，即時覺舒適。公事雖強辦畢後，無心娛樂，因此生活苦悶異常。惟飲食氣色如常，睡眠亦安。前後曾就西醫五六人，中醫一人，有斷為神經衰弱者，有斷為實無真病，純為疑病者，亦有斷為內熱未清者。諸說紛紜，莫衷一是。今欲請教者，有下列四問，乞賜答為幸。

（一）此病究係何病？
（二）此病能治愈否？
（三）如能，以何法或何藥為最有效？
（四）如不能，則長此遷延，有無妨礙？　高冰甌

答　（一）此病完全是你的神經衰弱，並沒有什麼大病，不過你太多慮罷了。（二）只須靜養，自然可愈。（三）調節飲食，勿多用腦力。服藥可不必。（四）不必過慮，不久自能恢復的。

（四百三十）

問　（一）自幼覺吐口沫，不吐又覺很不舒服，請問如何方能治療他。

(二)我從去年一月後，每夜必咳；到暑期間，不幸又大病月餘，校醫說是微與肺病之徵，但病愈後身體漸強壯，亦不咳了，不過喉間常有痰，病愈後，月經只在七月來一次，過後則停止未來，不知是否爲肺病之徵，這是我疑惑的，乞明示。(三)記憶力弱，運動也不靈敏，大概不快，我想這些原因，一是先天乳力不足，二是因受惡環境的支配，現在已是過的學校的快樂生活了，爲什麼以上諸症有增無減呢？今特煩先生賜我一種如何鍛鍊，能夠滋補的方法，開我前途一種的光明。　龐蘭生

答　(一)宜逐漸改良這種習慣，可用自制力制止之。(二)照目前狀態講得知道，你大概恐你體質虛弱，目下未必一定成肺癆，只要你能加意保養你的身體也得恢復的，日常服魚肝油是最好的方法。(三)可加多休息腦力的時間，每天帶行輕和的運動一二時，記憶力也許能徐徐恢復了。

（四百三十一）

問　(一)內人素無別項疾病，惟近半年來，在月經將來之半月前，有白色分泌物流出，彩如鼻涕，略覺難過，是何原因，何法可治？(二)魚肝油牌子最多，請介紹以何種爲最適宜，或云：清魚肝油比麥精魚肝油好，先生以爲如何？　王德明、

答　(一)是月經前子宮內膜及陰道黏膜分泌物增多之故，不能算是疾病，宜清潔之。(二)魚肝油以司各脫氏乳白色者最好，清魚肝油恐服後不易吸收，故略遜一籌。

（四百三十二）

問　口吃終究有何法可治？　韓富俊

答　祇有慢慢矯正之。

（四百三十三）

問　(一)我今年十九歲，身體並不十分肥大，惟乳甚大，有何治法。若用布來捆着，對於生理發育以及生產有害處沒有？(二)拔毛用什麼藥最好，拔去後是否不再出了，拔時有無痛害，拔去後有無遺患？(三)我從小時常要腹痛，痛時常在吃早飯前後，而且時常要瀉，瀉時也在早晨，請問這是什麼毛病，有什麼法子麼？　葛素芬

答　(一)恐是腹內氣體過多，或胃腸下垂所致，藥物很難治療，吃些吸收氣體的藥物如木炭，白炭末等也許可癒，用布緊縛，不很相宜。(二)拔毛藥類有多種，但確效很少。(三)和第一問頗有關係，應治腸病。

（四百三十四）

鄙人有二個問題，請先生詳細指示，感激之至。

(一)鄙人有個表妹，新近得一個病症，據她說每次吃下去的飯，常常不大消化，即試少吃些，多動動，反而較多吃來得爽痛，鄙人竊度她，因積聚而胃弱，請問她病的原因在那裏，有什麼藥可治？(二)家嚴年近六旬，尚有煙癖，近來在日裏沒事做就要睡去，心裏靜些，亦會睡去，這是什麼緣故？　張華

答　(一)令表妹的病，是胃病，須目親臨得診斷，目前祇宜節制飲食，改良環境，整理通便，可以漸治。(二)是年老的人神經衰鈍之故。

（四百三十五）

問　家姊現年十八，十四歲時左頸起一核，請西醫無效，改中醫，破了頸，半年才愈，去年左頸又起一核，到現在未醫治，但亦無痛苦，現頸四周有一些小核，中醫說是氣核——因她不愛說話，愛生悶氣——是真確嗎？要速治嗎？可有治法？　許潤九

答　令姊頸下生的一定是瘰癧，我們新醫稱之爲結核性頸淋巴腺炎，這種病最易使人瘦弱，而且其病菌達肺內，即變肺結核病，前途非常可怕，應當勸她從速調養身體，勿使病勢再進行，平時多服魚肝油，一方面居住空氣清潔的地方或山間。

（四百三十六）

問　鄙人有下列諸疾「耳常鳴起立時目常眩。」此是何故？有藥石可醫乎？又臥枕高低，有關於身心康健否？以上兩項，如蒙指示明白，不勝感激。

鍾定嬌

答　恐你耳內有病，應請耳科專家診治。臥枕高低雖屬關於身心康健，但過高過低，都能使腦內血流不舒。

（四百三十七）

問　除毛劑的「硫化石灰——硫化鋇」，和「甘油。」配置時，每樣的分量怎樣分配的？他的效用，能使毛髮永不復生嗎？還是經時再復生出呢？上述三種藥品，本埠各大藥房，通購無着，上海那一個大藥房有呢？市面所售的拔毛藥，靠得住嗎？（指上海）

唐育英

答　此藥配製時，只用硫化石灰和甘油等分或硫化鋇和甘油等分即可，但其效用或不能使毛髮永不復生。這幾種藥品都可向本埠藥房購取，購取時可用西文較便。硫化石灰西名Calcaria sulfurata，硫化鋇爲Baryum sulfurata，甘油爲Glycerin。市上所售的拔毛藥，也不過這幾種洋藥。

（四百三十八）

問　我年僅二十三歲，平時身體雖不十分強壯，不過在最近的兩月前，痰中發現米樣大小的血塊，或是血絲（每月約一二次。）因此，身體方面，覺得不如以前，如跑路後，便氣急痛脊，也很疲乏，尤其是在熱天，不知可就是肺病的開始？應服何藥？有無危險？請指教。

厲玄

答　你的病似乎有些肺結核病之嫌。你可請內科醫師診斷。常服魚肝油覓居住山間最好。

（四百三十九）

問　（一）余友患脫髮病將近二載，每到春夏時，脫髮很多，至秋冬還漸漸少，屢延中西醫治，毫不見效，不知是何原故，有何藥可治？（二）面部叢生小疱，貴刊曾在醫事顧問欄內答係點滴症，可用硫黃皂醫治，不知此皂在何藥房出售，每枚價值若干？

楊樹本

答　（一）須檢查身體有無他病。（二）大藥房中有售的，每塊約五角。

（四百四十）

問　請答覆以下數問：（一）面上生黃褐色雀斑，用何藥及何法治療之。（二）鼻孔中常出鼻血，當以何法治愈。（三）牙根發黑色，可用何藥治之。（四）牙肉常破，有何治法？

Y　C

答　（一）很難除去，或改良飲水，整理大便，少見日光或有效。（二）行冷水洗臉。（三）（四）須檢查身體有無他種疾病。應多吃鮮菓楊桃等物，或常飲牛乳可愈。

（四百四十一）

問　（一）衛生家說，冷水洗面，能使精神清爽，面皮不皺；但我的父親說（中醫），冷水易使皮膚易老，以及頭痛，傷風等症；究竟孰是孰非？（二）市上盛行之美容機，果有改變皮膚之效力否？（三）催眠術能否醫治精神病？

黃寶琴

答　（一）冷水洗面的效力，全不在此二說。大概能練習皮膚耐得住寒冷，不易起感冒。（二）這些東西都屬廣告宣傳，可不必上當。（三）精神病有幾種可用催眠術治愈的，但術精的人很少。

（四百四十二）

問　（一）記憶力減退，是否神經衰弱，應服何藥，如何調養？（二）含鐵補腦多汁的功效如何，可治何病？（三）韋廉氏紅色補丸，對於身體虛弱者有效否？（四）苦味藥當在食前服用，或當在食後服用？

巫問天

答　（一）是神經衰弱，須休養，多服滋補品。（二）（三）這些都是現存賣藥，我們不願答覆。（四）食前服。

（四百四十三）

問（一）常患牙齦出血，有何治法？（二）常常睡時鼻孔堵塞不快，精神易感恍惚，是何故，應如何醫治？（三）育亨賓與賁斯丕爾明的英文如何寫，他的能力如何？

巫省我

答（一）試多食柑橘。（二）恐是神經衰弱，宜多休養。（三）育亨賓（Yohimbinum hydrochloricum）斯丕爾明（Spermin）二者前者是刺激與奮生殖機能，後者是補治神經衰弱的。前者是植物性鹼質，後者是動物睪丸的內分泌物質，是各不相關的。

（四百四十四）

問（一）患腸胃病之人，有無危險？有何藥可治？（二）腦力不足之人，可用何種良藥醫治？（三）日中所飲之沸水，以電壺盛之，有害於身體乎？（四）欲講求婦人及家庭衛生者，有何種書籍足以研究？及其價目若干？

葉燮

答（一）慢性的腸胃病，不很容易治，但十分危險卻少見。（二）宜休養鍛鍊體力。（三）無害。（四）請至商務印書館購取種類很多，像家庭醫學，公民衛生，家庭藥物學，婦女衛生寶鑑等，不遑枚舉。

（四百四十五）

問（一）鄙人牙齦間，多有黑條黑斑附着，牙之內面，多黃黑之塊狀物附着，不知何故，須用何法除去？用堅硬物括之於琺瑯質有害否？必素淀（牙膏名）真有效否？（二）口氣污濁為何部關係，鄙人經數次檢查毫無肺病，而口有臭氣已經數年，且由鼻孔出者自覺亦帶臭味，每咳嗽其痰，則由痰中帶出米粒狀黃色擬粉物，有謂為先天的然否，於大便秘結有關否？應如何醫治，能傳染否？

劉瑛

答（一）每天用極精美之牙粉或牙膏擦牙，自然漸漸潔白。必素淀牙膏尚無不合。（二）是胃腸內有病，可按常每天通暢，自能治癒。

（四百四十六）

問　年方幼壯而毛髮之白者，今數年來，幾佔全部五分之二，不知白髮之生，是何緣故？可有方法使白者變為黑否，抑係皮膚的病，須醫治否？

張宗儉

答　這是一種先天性毛髮色素缺乏的緣故，雖有藥品可以染黑，但再生時仍是白色，毫無實效。

（四百四十七）

問（一）我自十歲起鼻內時有涕滯，但留在鼻內不出，而覺有一種不可感觸之難忍，猛力呼吸（用鼻管）則其涕和痰一同吐出，及三餐後必喉間積涕，嚨塞，俟吐方安，不知何故？（二）我體格很強健，且自知勇敢，而運動或疲勞時，覺耳之內部鼓膜上每響膨作聲，耐外音致易模糊，不清，必竭力用鼻管呼吸後方復原狀，此為生理是缺陷歟？抑鼻體之外強中乾耶？

李獻

答（一）這是鼻內分泌物太多的緣故，沒有多大關係。（二）是因為你的鼻塞，而運動時呼出的氣體，一時不易由鼻道外出，於是向中耳竄進（口腔兩側各有一管通中耳）而壓迫鼓膜向外方，並不能算生理的缺陷，也不是身體不好。只要張大你口呼出空氣，自然不致使空氣竄入中耳了。

（四百四十八）

問（一）余患吐血之疾，將近三年矣。初起時，頗覺渾身無力，一二星期後，痰中則帶血少許，病狀亘今，未見增加或減輕，且每次見血時，鼻道亦有血少許。此病其係肺病，然余幾不發熱，偶風咳嗽亦甚很少。到底係肺病乎？或他種疾病？還先生見示。（二）余多走些路，則覺背骨下部作痛，此係何故？有何治療法否？

陳秀芳

答（一）未必是肺病，但總須診斷後可確定。（二）此係少練習運動致，若能常常練習，則肌骨均健康，自能免除此種狀態。

攝影術顧問

杜就田

——規則——

（一）每函至多以四事爲限
（二）每問至多不能過一百字
（三）信件須直寄本社
（四）函由書局寄來者恕不接收
（五）問者必書明眞實姓名及通訊地址
（六）答案均披露本欄概不直接答覆

（九十）

問（一）凡屬高等 Anastigmat 鏡頭，必爲數片玻璃所組合，其每片玻璃之間，有係有空隙距離者，有係互相貼合者，其貼合者，聞係用透明之膠黏合，若然者，此種鏡頭在於天氣潮溼之地帶，最易脫壞，小城市中又極難得修理攝影器者，不知有別種高等鏡頭，能免此弊者否？

（二）鄙擬用之攝影器，鄙意以爲 3 1/2×2 1/2 而爲乾片與軟片包兼用者好最佳，惟細考攝影材料說明書，鏡箱所標之底片尺寸多爲 6.5×9 cm.，而攝影之乾片卻行此尺寸，軟片包卻只有 6×9 cm.，不知是否可適用也？

（三）反光攝影器價值自百餘元以至三百餘元，更有五百餘元者，除鏡頭外，其各種開關機械有分別否？

（四）反光攝影器又有摺合式與箱式之別，以何種爲佳？

李方舟

答（一）兩鏡中間含膠的，不用時，當將鏡頭卸下，另藏於小匣內，否則須將全機別裝一盒，縱陰溼的地方，無膠的鏡頭，雖不致因潮溼而膠上起花斑，然亦當置於陸燥無塵處爲是，因鏡頭中玻質甚柔，易受外界的影響（如臭氣溺氣等）而腐蝕，或發油斑，凡鏡頭一經毀壞，非得專門技師不能修理。

（二）主張很是，此號軟片包，可適用。

（三）主要機關相同，其他附件，略有微異。

（四）可摺疊者，便於攜帶而易壞，不能摺疊者，攜帶不便而久用，利弊相生，鏈過公理，務善於使用，卽摺疊的亦可久用不壞。

（九十一）

問（一）柯達克攝影術第十五頁，載述直鏡頭之光圈，大都用等級系（略號 U. S.）而無縱橫差鏡頭上，則用焦點系（略號 F.），鄙人有一鏡頭，其中僅有甚厚之玻璃二片，而光圈刻有 F. 8 等字樣，是否卽無縱橫差鏡頭，抑是何種鏡頭？

（二）鄙人見照相館所售之底片，人面上常塗一種透明之液體，并塗以紅黑等色，此液體與紅黑等色，各爲何名，何處有買，價各若干？

（三）三寸手提影機之觀影匣，可配購否，價格幾何，何處有買？

（四）鄙人有一三寸影機，攝得之影，雖對準焦點，常覺中央明晰，而四圍不清，是否鏡頭缺點，抑別有原因，可以較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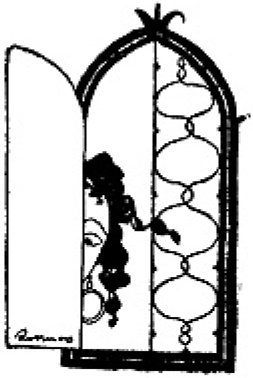
廣東 羅頴靈

答（一）光圈用焦點系的，不能一定說是無縱橫差鏡頭，閣下所有的 F. 爲 8，不過是一個尋常的品類而已。

（二）透明的，大概是白漆，爲保護底片之用，紅黑的，是一種塗附品，爲欲曬出的肖像，面部減少黑斑，紅的是紅色料（洋紅可代用），黑的恐是墨鉛，或墨汁。

（三）有的，價格因貨品的好壞而分高下，商務印書館備有出售。

（四）此乃鏡頭不佳的明證，把光圈收小些，可以稍稍校正，然光度就要低減，不能作快速的攝影。



盲聾女子克勒氏自傳（續前）

高君韋譯

第二十一章

我已經把我過去的事實大略記下來，但是我還沒有告訴你們，我怎樣與書籍相倚爲生。書籍不但供給我樂趣，不但給我智慧，我還從書籍裏，得到人家用眼睛、用耳朵得來的知識。書籍在我的教育裏的功用，比在別人要重要得多，所以我想從我初讀書的時候說起。

在一八八七年五月裏，我第一次念一篇整篇的故事，那時我纔七歲。從那一天起直到現在，我手指所及到的地方，一碰到印刷的東西，便不加選擇的看下去。我前面已經說過了，在早期的教育裏，我沒有認眞的讀書，我也不按照計劃的看書。

起先我只有幾本凸板的書——入門的讀本，幾册兒童故事，還有一本論地球的書，叫做『我們的世界』，我想大概只此而已罷。但是我把這幾本書念了又念，後來凸板的字覺給我摸光了。差不多辨不出是怎麼字了。有時候沙利文女士念給我聽，她把短篇的故事、小詩，就我所能了解的揀幾篇拼在我手上。但是我喜歡自己念，因爲我歡喜把我所愛好的東西多念幾遍。

我第一次到波斯頓時，方纔開始認眞的看書。他們許我每天花幾點鐘在 Institution Library（圖書館）裏頭。我從這個書架跑到那個書架，我指頭觸到什麼書便拿下來看。我那時候眞是盲看書，也不管十個字裏懂得兩個字，或一頁裏只認識兩個字。那些單獨的字眼，已經把我迷住了，但是我並沒有有意識的把他們保存在心中。那時代的我一定很容易感受印象，因有好多字眼和句子給我保存在腦子裏，而當時我對於這些字句簡直是莫名其妙。後來我開始談話，開始寫文時，這些字句便很自然的流露出來。我的朋友們，對於我字眼的豐富很覺詫異。我這樣子莫名其妙的看書，也看了

許多段的書（在那個時候，我想我從沒有把一本書整部念完，）和不少的詩。直到了我發現了『小公爵 Fauntleroy』，我方纔把一部有價值的書好好的念完，而且明白書中說的是什麼東西。

有一天，我的先生看見我在圖書室角上翻閱『紅字』。那時我纔八歲。我還記得她問我歡喜不歡喜書中的珠兒。她又替我解釋了幾個難字。她於是告訴我她有一本好小說，講到一個男孩子的事。她想我一定歡喜這本書，勝過『紅字』。這部小說的名字，便是『小公爵 Fauntleroy』。她答應夏天到時便念給我聽。但是我們直到八月裏，方纔念這部書。我初到海邊頭幾個星期之內，充滿了新發現和新興趣，竟把書本丟諸腦後。過了一時，我的先生去波斯頓去，與幾個朋友，和我暫時分離。

她一回來之後，我們就開始念『小公爵 Fauntleroy』的故事。我現在還清清楚楚的記得，我們念這本有趣故事時，所在的地方及時間。那個時候是八月裏，很熱的一個下午。我們倆同坐在一張吊床上。吊床是吊在屋外不遠的兩棵莊嚴的松樹上。我們午餐一完，趕忙把碗碟洗好，預備留一個整個的下午來念這篇故事。我們踏著長草向吊床走去，一路上許多蚱蜢紛紛的繞着我們，有的爬到我們身上。我記得我的先生一定要把身上蚱蜢一個個的拾起來丟去，方肯坐下來；我覺得這是無謂的浪費時間。吊床上都是落下來的松針，因為當我先生不在這裏時，這個吊床沒有人用過。陽光曬在松樹上，把松樹的香味都勾引出來。四周的空氣溫柔和煦，還夾着一點海的氣味。沙利文女士曉得我有許多東西不能懂，在未念之前，先把他們解釋給我聽。我們念的時候，她又把生字解釋給我聽。剛起頭的時候，因為我生字太多了，沙利文女士時時刻刻把故事停了來解釋。後來我明白了書中頭緒，我一心一意都給書中的情節所吸引住，沒有工夫去注意其中的生字了。沙利文女士以為很切要的說明，在我聽起來只覺得不耐煩。後來沙利文女士手指拼字拼得倦了，不能繼續下去；這是我頭一次深刻的感覺我自己的缺憾。我把那一本書拿過來，想用手指來摸書中的字，當時那樣急切的欲望，使我一生都忘不了。

後來經過我懇切的要求，安納格樂斯先生把這部小說製成凸板。我於是把牠反覆的念了又念，差不多能夠把書中內容背出來。在我孩童的時代中，『小公爵 Fauntleroy』是我的最親密溫柔的伴侶。我不避累贅，把這些瑣屑的事情寫下來，因為這一回的念書和先前那種混沌雜亂的看書，完全不同了。

從『小公爵 Fauntleroy』那一回起，我對於書本便有眞切的興趣了。以後兩年中，我在家裏看了不少的書。到波斯頓也看了好些書。我也記不得那時看的是什麼書，及其先後的次序。但是我曉得我那時所看的書中有以下這幾本：

Greek Heroes, La Fontaine's Fables, Hawthorne's Wonder Book, Bible Stories, Lamb's Tales from Shakespeare, A Child's History of England (by Dickens), The Arabian Nights, The Swiss Family Robinson, The Pilgrim's Progress, Robinson Crusoe, Little Women, Heidi （這是一部很美的故事，後來我在德文裏又念一遍。）我看這些書，都在功課和遊戲外所餘下的時間內，越念越高興。我並不把他們來分析來研究。我也不知道裏面文章的好壞。我也不管到著作者的本人及其體裁。他們把這些珍寶放在我面前，我便收領下來，正如我們領受陽光的溫煦和朋友的愛情一般。我歡喜『Little Women』這本小說，因為他使我覺得不盲不聾的一般，男女小孩和我也沒有多大的分別。我的生活和外界有許多地方不能接觸，我只好到書本裏去得一點外面的消息。

我並不喜歡『Pilgrim's Progress』，我好像沒有把他念完。我也不愛看 La Fontaine 的『寓言』。我第一回念這本寓言，念的是英文譯本，並不覺得怎樣滿意。後來又把法文的原本來看一遍，雖然裏面描寫得很不錯，文章很好，我對於他的感情並沒有進步一點。我也不知道什麼緣故，但我對於一切禽獸作人言，學人舉止的故事，都不大歡喜。我心中給那些禽獸的奇形怪狀所佔據，沒有空去留意到故事中的教訓。

而且 La Fontaine 寓言中的教訓，並不能引起我們最高尚的道德思想。在他所謂最高的道德，便是自利和理性。他的各篇寓言中有一個一貫的思想，就是：人類的道德完全起於自利的心，如果能用理性來節制自利的心，我們便得到幸福；據我看起來，自利心是一切罪惡的根源。但我也許是錯了，因為 La Fontaine 對於人類觀察的機會一定是比我要多許多。我倒並不怎樣反對那些含譏帶諷的寓言，但是教猴子狐狸來宣傳偉大的眞理，我卻不能贊成。

我對於 The Jungle Book 和 Wild Animals I Have Known 卻很歡喜。裏面的禽獸很能引起我的同情和興趣。他們是眞眞的動物，並不是用來諷刺人類的。看書的人對於他們的愛情，他們的怨恨和同情，為他們的喜劇而笑，為他們的悲劇而哭。假使這種故事裏有什麼教訓，那教訓也一定是很隱微而不顯露在面上的。

我的心和『古代』這個觀念一接觸，便如一朵花一樣很天然的，很高興的開放起來，希臘——古代的希臘，對我好像有一種神秘的吸引力。在我的想像中，希臘的男女天神好像還在地上行動，和人類當面交談。我的胸中藏着幾個神龕，供奉着我最心愛的幾位神道。希臘的一切的水仙，英雄，神人我都認識而且都歡喜——不，不，不能說都歡喜。米地亞 (Medea) 和遮孫 (Jason) 那樣貪暴無度，是不容寬恕的。我常常疑惑為什麼上帝讓他們幹了許多壞事，然後責罰

他們，我不懂爲什麼

『上帝默默無言，

眼看着罪惡在他的宮中爬過去。』

我讀 Iliad 時，希臘眞變做我理想中的樂園，我早已變得脫洛哀城的故事，所以我剛會了希臘的文法，便能夠把希臘詩中的大意搜求出來。好的詩，不論是英文的或希臘文的，只要你有易感的心，便無須其他的說明了。世上有不少學者，把好好的詩用他們的分析、附會、批評弄錯了。假如他們能夠了解這個簡單的道理，我們眞感謝不盡！我們要了解一首好詩，並無須能夠把詩中每個字說得明明白白，或把他的文法的屬性以及句中的地位弄清楚。我曉得我的教授在 Iliad 這篇詩裏所得到的好處要比我多。但是我並不貪心，人家學問比我高，他由去高去。但是他們確有博大淵深的學問，他們也不能夠把讀這首史詩時所得的樂趣測量一下。我呢，自然也不能夠。我每讀到 Iliad 詩中最好的幾句時，我覺得我的靈魂飄飄然飛出去，脫離塵世的狹隘拘束的環境。我把我的形體上的缺憾也忘了——我的世界是在上面，廣闊無際的蒼天，是我的住處了！

我對於 Æneid 的熱忱不如對於 Iliad 的高，但我也很愛 Æneid。我竭力想獨自的把他念一遍，能夠不用字典不靠注解，便不去求助他們。我歡喜把其中最悅我意的幾節翻譯出來。Virgil（Æneid 的著者）的描寫很妙，但是他詩中的人和神好像帶了伊里莎白時代的面具，很文雅的活動於熱情、爭鬥、憐憫、戀愛之中，不比 Iliad 詩中的人物，那樣放肆的舞蹈高歌。Virgil 的詩溫柔靜穆，好像月光底下的 Apollo 石像，荷馬便不同了，好比一個美麗活潑的少年，風飄着頭髮，站在日光之中。

在書籍中，飛來飛去，眞是多麼便利呀！從 Greek Heroes 到 Iliad，不需一天的路程，但是這條路也不是十分好走的。本來可以飛騰的兜轉世界好幾次，但我卻不得不穿越文法、字典的荆棘，慢慢地一步一步跋過去。路上還有陷阱，叫做考試。這種考試是學校當局故意安置好來阻撓尋求眞理的人。這樣艱苦的『天路歷程(Pilgrim's Progress)』，因爲最後的報酬，似乎不妨忍耐一點。但我只覺得他太長，似乎是不完。然而我卻不時在轉角處碰到意外的好景緻。

我很早就念聖經，那時候我念雖念，要懂他卻差得遠。現在想起當時我竟不能理會聖經中美妙的節奏，眞是不可解。我記得在一個下雨的禮拜天早晨，無事可做，我就求我的『克純』(從表兄弟姊妹都是『克純』)把聖經中的故事念一段給我聽。她雖然不信我能了解，她卻肯把約瑟和他的弟兄的故事用手指拼給我聽。不知怎樣，我對於這故事不能發生興趣，那很特別的體裁和那重複的敍述，使人覺得這故事荒唐飄渺，發生於荒遠的 Canaan 地方，和我們的生活沒有關係。我聽厭了，覺睡着了。還沒有聽到約瑟的兄弟們穿了五

色的衣服回到雅各的蓬帳裏，撒一個大謊，那一段。我至今不懂爲什麼在那時代希臘故事能夠吸引我，而對聖經裏故事我却不感到興趣。也許因爲在波斯頓地方，我曾經結交了幾個希臘人，他們對於本國故事的熱忱把我鼓舞起來。至於猶太人和埃及人我沒有認識一個，也許因此竟把他們當做野蠻的民族，以爲他們的故事都是後人杜撰出來的。這種猜度，在那時，我以爲已經可以解釋聖經中古怪的名字和重複的敍述了。奇怪得很，我從來不以希臘人的姓氏爲「古怪」。

我後來從聖經中所得到的好處，是什麼樣呢？好幾年來我念聖經，越念越興奮，越高興。我愛聖經勝過其他的書，然而聖經中有許多地方，爲我的天性所不能堪的。我眞不願把聖經從頭念到底，但我有時卻不能不如此。我以爲我從聖經裏所得到的歷史和聖經來源的知識，還不能抵銷裏面。我所知道的各種可憎的事實。我和 Howells 同意，希望把過去的文學的醜惡的部分都除去。但我也不歡喜人家把這些大文學來改頭換面，或弄得奄奄無生氣。

聖經裏 Esther 那一章的敍述，單純直接，留下一種可怕的深刻的印象。Esther 站在她可惡的丈夫面前那一節，眞是生動極了。她知道她的生命是在她的丈夫手裏。她知道在她丈夫的盛怒之下，沒有人能夠保護她。然而她勉力抑制她的恐慌，走到她丈夫的面前，抱着最高尚的愛國心，胸中只有一個念頭：「如果我死，那就算了。如果我能夠免於死，那麼我的民族都得不死了。」

Ruth 那一章，東方色彩何等濃厚！但這些質樸的鄉人的生活和波斯京城的生活又何等不同！Ruth 又忠心又溫柔，我們看見她和一羣收割者站在波動的穀田裏，誰能夠不歡喜她？她的美麗無私的精神在那暴虐黑暗的時代中，好比一顆光明的星。像 Ruth 那種的愛情——超越宗教信條和種族成見的愛情——在全世界上是不容易找到的。

聖經給我一種深沉的安慰：「看得見的東西是暫時的，看不見的方是永久不滅的。」

我自從歡喜看書以來，我就歡喜莎士比亞。我也記不得我什麼時候開始念 Lamb 的「莎士比亞本事」。但是我曉得我那時候是抱着兒童的見解和兒童的好奇心來，念這些故事。Macbeth 所給我的印象似乎最深。我只念了一遍，裏面的一針一縷都永遠印在我的記憶上。過了好些時候，在夢裏這些鬼咾巫咾還在追逐我，我能看見，明明白白的看見，那把劍和 Macbeth 夫人纖白的小手。那可怕的血跡，好像就在目前，就是那憂懼的 Macbeth 夫人所看見的，也不過是這樣。

我讀過了 Macbeth 後，便讀 King Lear。我讀到 Gloster 的眼睛被挖去的一節，眞是不寒而慄，這個情景使我畢生不會忘記。我怒極了，手指不能動彈，坐在那裏僵了好一刻工夫。我的頭岑岑然，血管很沉重的一下一下在跳動。我幼稚

的心裏所能有的憤恨都併發出來。

Shylock 跟撒旦在我心裏總是聯在一起，大概我當初在同一時期內認識了他們。我記得我那時很可憐他們。我心中有一種淡淡的感想，覺得即使他們要努力爲善也做不到，因爲沒有人肯幫助他們，沒有人肯給他們自新的機會。就是現在我中心還不能夠深惡痛絕他們。我常常覺得這班 Shylock，撒旦，猶大們，不過是完美的車輪中幾根斷輻，將來總得修補好的。

我跟莎士比亞初次會面，便留下這麼許多不快意的痕迹，眞是怪得很。至於那般光明『溫和』輕盈的戲劇(現在我最愛這一類)，當初反而沒有什麼影響。也許這些輕盈的戲劇，正是兒童時代歡樂光明的反照，所以對於兒童沒有反應。『世上捉摸不定的東西無過於兒童的記憶了。兒童記憶中，那一種東西能夠保持，那一種隨時去去，眞是不能預料。』

從那時到現在我把莎氏的戲劇念了好幾遍，有幾節還能背出來。但我不能說我最歡喜那一篇。我的嗜好跟我的心境而變。莎氏的小歌，對於我也有美妙新鮮的意義，正不下於他的戲劇。我雖然愛莎士比亞，叫我用批評家所加於莎氏的解釋來讀莎士比亞，卻是非凡乾燥無味。我從前常常努力把他們的註解記住，但我總是厭倦失望而止。後來我便打定主意，決計不再嘗試了。這個決心到現在讀 Kittredge 教授所教的莎氏功課，再不能守下去了。我知道世上有許多東西，莎氏裏也有許多東西，爲我所不懂的。我很高興看見人家把一層一層的帷幕慢慢揭開，把思想和美的新境界顯露出來。

除詩歌外，我最愛歷史了。我碰到歷史書便拿來念，也不管他是乾燥事實與年月的目錄，或是格林所著的公平而且生動的『英國民族史』，也不管他是 Freeman 的『歐洲史』或 Emerton 的『中世紀』。我在十三歲生日時，收到 Swinton 的『世界史』。這本書使我初次明白歷史的眞價值。這本書現在雖認爲不甚可靠，但我仍舊把他收藏起來，作爲我的寶貝之一。從這部歷史裏，我知道各種民族怎樣在地面上分佈開來，在各地建設城市。幾個偉大的統領者怎樣蔑視一切，怎樣一開口便奪去了幾百萬人的幸福。各國人民如何在藝術和科學界中打頭陣，把荒地開墾好，爲將來的樹木留地位。世界的文明怎樣經過一個腐朽的時期，然後像鳳凰般從新蘇生於北地民族之中。世上偉大聰明的人如何提倡自由、寬容、教育，來拯救全世界。

我在大學裏也念了一點德國跟法國的文學。德國人重視『力』過於『美』，重視『眞實』過於『習俗』。在平常生活裏如此，在文學裏也是如此。德國人無論做什麼事，總帶一點斬釘截鐵的猛氣。德國人的語言文字，不是用來發動別人。他胸中有火一般的思想，如果不給他一條出路，要爆發開來的。

德國文學裏還有一種沉默的氣味，我也很歡喜。然而我以為德國文學裏最可自矜的一點是：能夠認識女子犧牲自己的愛情來拯救別人的偉力。這個思想在德國文學裏到處都可以看見。哥德在 Faust 裏，把這個意思用神秘的詩句表現出來。

All things transitory
But as symbols are sent:
Earth's insufficiency
Here grows to Event
The Indescribable
Here it is done.
The Woman-Soul leadeth us
Upward and on!

(一切暫時的東西，不過是一種象徵。世界的缺憾，到這裏變為圓滿。不可言狀的，在這裏居然成功了。女性的靈魂帶我們望前走。)

在我所讀過法國文學家中，我最歡喜 Moliere 跟 Racine。Balzac 跟 Mérimée 的著作裏，也有很好的東西，新鮮強烈，像海面上吹來的風。Alfred de Musset，簡直不成話！我很崇拜 Victor Hugo ——他的天才，他的卓越不凡，他的浪漫主義我都傾佩，但我對於他卻沒有強烈的愛好。然而 Hugo，哥德，Schiller 和各國其他大詩人，都是宇宙間永久事物的表現者，我的靈魂很恭敬的跟着他們到真、善、美合一的境界。

我這一段關於書籍伴侶的敘述，恐怕寫得太長了。然而我所提及的只不過我最心愛的幾個文學家。人家看見我只說起寥寥幾個名字，很容易誤會，以為我在書籍中的交遊是很不廣了。我愛各文學家，因為他們各有各的好處— Carlyle 的質樸及虛偽的排斥：Wordsworth 的人類與自然合一的教訓。我愛 Hood 的奇特和意外的妙句。我愛 Herrick 的異樣的風味和他詩中的百合與玫瑰的香味。我愛 Whittier 的熱誠和正直。我認得他，我們的友誼使我格外歡喜念他的詩。我愛 Mark Twain——誰能夠不愛他？就是神仙們也愛他。他們給他各種的智慧，又怕他變做厭世者，再給他一道愛情和信仰的彩虹。我歡喜 Scott 的新鮮，勇氣和爽直。我愛一切像 Lowell 那樣的文人——他們的心池在樂觀的陽光中起泡，成為快樂和善意的泉源，有時夾着一點怒氣，還加上一絲同情和慈悲心。

總而言之，文學是我的理想國。在這國裏我的地位跟別人相等，沒有什麼感官的缺憾，妨礙我享受書籍伴侶的美妙的談話。他們和我交談絕沒有什麼困難或[illegible]的地方。我所學的，人家所教給我的一切東西，和他[illegible]的愛，高尚的布施」比較起來，真是微不足道了。」

(待續)

十四卷十二月號徵文

（陽曆十一月十五號截止）

（甲）欲求如意本先差

（乙）插了梅花便過年

附徵

◉各地方婚喪的情形
◉各地方的珍談與笑話
◉各地方著名風景的紀事及照片
◉婦女時裝的照片
◉結婚時照片
◉名媛的照片
◉愛兒的照片
◉愛讀本誌的諸女士肖像

下期要目預告

〇今後我國婦女應有的覺悟
〇新婦女進化的過程
〇法國的婦女運動
〇無產階級兒童的呼籲
〇性的犧牲與解放
〇霍邱婦女生活的大概
〇兪理初對於婦女的幾個概念
〇閱讀舊書的危險
〇夏日的家庭衛生
〇室內的害蟲滅除法
〇滑稽的卻暑談
〇六月中的火神醮
〇日晷儀的製法
〇火腿與青鹽橄欖